

連
寫
與
隨
筆

■ 開明文學新刊 ■

速寫與隨筆

茅盾著

筆隨與寫速

版初月七年四十二國民
版六月二年五十三國民
角一元二幣國價定冊每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代表人
開明書店
范洗人

著作者

茅盾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前記

昔年在日本西京，曾因「賣豆腐的哨子」，「紅葉」，「櫻花」等等，而寫了幾篇隨筆。當時國內文壇尚無所謂「小品年」，而「性靈」，「個人筆調」之說，亦未有人大聲疾呼。我是向來不大懂得「性靈」這個微妙的東西，而且素來喜歡發點議論，所以「賣豆腐的哨子」等篇雖然是偶書所見，仍舊充溢著「俗」的議論。

後來有二年多，我沒有什麼隨筆之類寫出來。不寫，因為有別的事情分去了我的工夫。

「二二八」以後，我常在自由談上投稿。自由談所需，正是五六百字的短文；然而自由談到底是「軟性讀物」，不宜於說教式的短文。於是我所寫的，便不得不是又像隨筆又像雜感——乃至有時簡直竟像評論。

同時東方雜誌復刊後也因「文藝欄」地盤太窄之故，需要隨筆一類的短文。我開始投的一篇，就是題爲我們這文壇的，實在完完全是議論。不過一個作家有時既不能不像一個廠家似的接受外邊的「定貨」，那他就不能不照着「定單」去製造，這結果便是冥屋，秋之公園，公墓等等。

到一九三三年的七月，不知不覺已經積有四十多篇了；有一家書店要我給一本稿子，我就拿這些來充數，胡亂題了個茅盾散文集的名字。

在這散文集的自序中，我有這樣一段話：

「從來有『小題大做』之一說。現在我們也常常看見近乎『小題大做』的文章。不過我以爲隨筆之類光景是倒過來『大題小做』的。」

「在這時代，『大題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里『大題小做』把天大的事說得稀鬆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個心靜靜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謂『大題小做』不是這麼一種作法。」

「我的意思是：大題不許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

「而這『做』字就很難。太尖銳，當然通不過；太含渾，就未免無聊；太嚴肅，就要流於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讀者以為當真是一樁笑話。」

「所以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論，則隨筆產生的過程是第一得題難，第二做得恰好難。雖然因為被『逼』著也寫了這麼幾十篇，而每次都是一身大汗，其不足觀，自不待言。」

「不過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而且並不是大家都像我那樣不濟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題小做』的隨筆近來已經產生了不少。細心的讀者自然會咀嚼，不必我在這裏多說。」

上面這一段我的話，是一九三三年七月寫的；其時「小品年」尙無影蹤；「性靈」之說，市面上亦未見樣品；我把隨筆解釋為「大題小做」的文章，初非爲了論爭，亦不過沿襲我往常之所信罷了。

等到既有了「小品年」而且有了「性靈」有了「個人筆調」之說，我還是因為「需要」而大膽寫着隨筆。其間我也曾嘗試找找「性靈」這微妙的東西，不幸「性靈」始終不肯和我打交道；但我卻也以爲「個人筆調」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只是此所謂「個人筆調」倒和「性靈」無關，而爲各個人的環境教養所形成，所產生；我的隨筆寫來寫去總不脫「俗」的議論的腔調，恐怕就是一例罷！

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我所寫的隨筆居然又可以集成一冊了；於是就以話匣子這名兒在良友文學叢書內佔居了一冊。

其實在散文集和話匣子裏大部分的東西，雖然我稱之爲隨筆，實非通常所謂隨筆而是評論體的雜感。本年（一九三五）上半年——或者竟是一九三四下半年，文壇上發生了「雜文問題」的時候，有好幾位先生指出「雜文之產生與發展，是因爲有特殊的社會需要」，這使我想起了我在散文集自序所說的「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這句話，而且頗自喜沒有說錯。但是在散文集自序寫下以後，我一天一天的自

覺得「不濟事」我覺得我寫的雜感太像硬梆梆的短評了。

從太白發刊以後，我就打算——借郁達夫先生的一句話：「利用他的所長而遺棄他的所短。」（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序）我打算寫寫通常所謂隨筆，以及那時很風行的速寫。一年以來，不知不覺也寫了不少；在太白和申報月刊上發表。

可是雖在「利用」我的「所長」，成績還是不好。

現在因為開明書店擬刊印一種「文學叢書」，要我也湊一本。我把一九二八年到現在所寫的隨筆和雜感，再讀一遍，從散文集裏選了十來篇，又從話匣子裏選了八九篇，再加上去年到現在的已經陸續發表過的，也有十多篇，略依年月先後，分爲三部，取了個速寫與隨筆的書名。

這算是我所寫的隨筆（照這詞的通常的意義）的選集——或第一次的整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茅盾記。

目錄

第一部

賣豆腐的哨子·····	一
霧·····	五
虹·····	七
紅葉·····	一〇
速寫一·····	一三
速寫二·····	一五
櫻花·····	一七
鄰一·····	二一

鄰二	二四
風化	二六
自殺	三〇
冥屋	三三
秋的公園	三六
在公園裏	三九
公墓	四一
健美	四四
黃昏	四七
沙灘上的腳跡	五〇
天窗	五四

第二部

我的學化學的朋友·····	五六
「現代化」的話·····	六五
香市·····	七四
鄉村雜景·····	七六
陌生人·····	八五
談迷信之類·····	九〇
冬天·····	九五
上海大年夜·····	九九
也算是「現代史」罷·····	一三
老鄉紳·····	一六
第三部	
雷雨前·····	一三

大旱	二二六
屏水	一三四
人造絲	一四四
桑樹	一五一
談月亮	一六〇
瘋子	一六九
再談「瘋子」	一七九
舊賬簿	一八七
狂歡的解剖	一九四
上海	二〇一

第一
部

賣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來的時候，聽得賣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嗚嗚地吹。

每次這哨子聲引起了我不不少的悵惘。

並不是牠那低歎暗泣似的聲調在誘發我的漂泊者的鄉愁；不是呢，像我這樣的 *outsider*，沒有了故鄉，也沒有了祖國，所謂「鄉愁」之類的情緒，輕易不會兜上我的心頭。

也不是牠那類乎軍笳然而已頗小規模的悲壯的顫音，使我聯想到另一方面的燭雲似的過去；也不是呢，過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爲現實的嚴肅和未來的閃光所掩煞所銷燬。

所以我這悵惘是難言的。然而每次我聽到這嗚嗚的聲音，我總抑不住胸間那股迴

蕩起伏的悵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樣酸辣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見那些用一張蓆片擋住了潮溼的泥土，就這麼着貨物和人一同擠在上面，冒着寒風在嚷嚷然叫賣的衣衫襤褸的小販子，我總是感得了說不出的悵惘的心情。說是在憐惘他們麼？我知道憐惘是褻瀆的。那末，說是在同情於他們罷？我又覺得太輕。我心底裏欽佩他們那種求生存的忠實的手段和態度，然而，亦未始不以爲那是太拙笨。我從他們那雄辯似的「誇賣」聲中感得了他們的心的哀訴。我彷彿看見他們呼出的熱氣在天空中凝集爲一片灰色的雲。

可是他們沒有鳴鳴的哨子。沒有這像是悶在甕中，像是透過了重壓而掙扎出來的地下的聲音，作爲他們的生活的象徵。

鳴鳴的聲音震破了凍凝的空氣在我窗前過去了。我傾耳靜聽，我似乎已經從這單調的鳴鳴中讀出了無數文字。

霧。

我猛然推開帳子，遙望屋後的天空。我看見了些什麼呢？我只看見滿天白茫茫的愁。

霧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道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還沒有電燈，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魘魘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緲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蹤。

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弱。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寧願後者呵！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夠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鬥。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頹唐闌珊，像陷在爛泥淖中，滿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兩三丈以外，便只見一片煙雲——依然遮抹一切，只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紅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我不知道紅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既然沒有呆呆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的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虹

不知在什麼時候金紅色的太陽光已經鋪滿了北面的一帶山峯。但我的窗前依然灑着綿綿的細雨。

早先已經聽人說過這裏的天氣不很好。敢就是指這樣的一邊曬着陽光，一邊卻落着泥人的細雨？光景是多少像故鄉的黃梅時節呀！出太陽，又下雨。

但前晚是有過濃霜的了。氣溫是華氏表四十度。

無論如何，太陽光是歡迎的。我坐在南窗下看 N. Evreinoff 的劇本。看這本書，已經是第三次了！可是對於那個象徵了顧問和援助者，並且另有五個人物代表他的多方面的人格的劇中主人公 Paraclete，我還是不知道應該憎呢或是愛？

這不是也很像今天這出太陽又下雨的天氣麼？

我放下書，凝眸遙矚東面的披着斜陽的金衣的山峯，我的思想跑得遠遠的。我覺得這山頂的幾簇白房屋就彷彿是中古時代的堡壘；那裏面的主人應該是全身裹着鐵片的騎士和輕盈婀娜的美人。

歐洲的騎士樣的武士，豈不是曾在這裏橫行過一世？百餘年前，這羣山環抱的故都，豈不是一定會有些揮着十八貫的鐵棒的壯士？豈不是餘風流沫尙像地下泉似的激盪着這個近代化的散文的都市？

低下頭去，我浸入於縹緲的沉思中了。

當我再擡頭時，咄分明的一道彩虹劃破了蔚藍的晚空。什麼時候牠出來，我不知道；但現在牠像一座長橋，宛宛地從東面山頂的白房屋後面，跨到北面的一個較高的青翠的山峯。呵，你虹！古代希臘人說你是渡了麥丘立到冥國內索回春之女神，你是美麗的希望的象徵！

但虹一樣的希望也太使人傷心。

於是我又恍惚看見穿了鎖子鎧，戴着鐵面具的騎士湧現在這半空的彩橋上；他是要找他曾經發過誓矢忠不二的「貴夫人」呢？還是要掃除人間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假虎威的「鷹騎士」？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書桌上的電燈突然放光，我從幻想中抽身。

像中世紀騎士那樣站在虹的橋上，高揭着什麼怪好聽的旗號，而實在只是出風頭，或竟是待價而沽，這樣的新式的騎士，在「新黑暗時代」的今日，大概是不會少有的吧？

紅 葉

朋友們說起看紅葉，都很高興。

紅葉只是紅了的楓葉，原來極平凡，但此間人當作珍奇，所以秋天看紅葉竟成爲時髦的勝事。如果說春季是櫻花的，那麼，秋季便該是紅葉的了。你不到郊外，只在熱鬧的馬路上走，也隨處可以見到這「幸運兒」的紅葉：十月中，咖啡館裏早已裝飾着人工的楓樹，女侍者的粉頰正和蠟紙的透明的假紅葉掩映成趣；點心店的大玻璃窗櫺中也總有一枝兩枝的人造紅葉橫臥在鵝黃色或是翠綠色的糕餅上；那邊如果有一家「秋季大賣出」的商鋪，那麼，耀眼的紅光更會使你的眼睛發花。「幸運兒」的紅葉呵，你簡直是秋季的時令神。

在微雨的一天，我們十分高興地到郊外的一處名勝去看紅葉。

並不是怎樣出奇的山，也不見得有多少高。青翠中點綴着一簇一簇的紅光，便是吸引遊人的全部風景。山徑頗陡峻，幸而有石級；一邊是谷，緩緩地流過一道淺澗；到了山頂俯視，這淺澗便像銀帶子一般晶明。

山頂是一片平場。出奇的是並沒有一棵楓樹，卻只有個賣假紅葉的小攤子。一排蘆蓆棚分隔成二十多小間，便是某酒館的「雅座」；這時差不多快滿座了。我們也佔據了一間，並沒有紅葉看，光瞧着對面的綠叢叢的高山峯。

兩個喝得滿臉通紅的遊客，挽着臂在泥地上婆婆跳舞，另一個吹口琴，嗚嗚地響着，聽去是「悲哀」的調子。忽而他們都哈哈大笑起來；是這樣的響，在我們這邊也覺得震耳。蘆蓆棚邊有人擺着小攤子賣白泥燒的小圓片，形狀很像二寸徑的碟子；遊客們買來用力擲向天空，這白色的小圓片在青翠色的背景前飛了起來，到不能再高時，便如白燕子似的斜掠下來（這是因為受了風）；有時成爲波紋，成爲弧形，似乎還是簌簌地顫動着，約莫有半分鐘，然後失落在谷內的豐草中；也有墜在淺澗裏的，那就見銀光一閃——

你不妨說這便是水的歡迎。

早就下着的雨，現在是漸漸大了。遊客們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減少了許多。山頂的廣場（那就是遊覽的中心）便顯得很寂靜，蘆棚下的「雅座」裏只有猩紅的氈子很整齊地躺着，時間大概是午後三時左右。

我們下山時雨已經很大，路旁成堆的落葉此時經了雨溜，便洗出絳紅的顏色來，似乎要與那些尚留在枝頭的同伴們比一比誰是更「赤」。

「到山頂喫飯喝酒，擲白泥的小圓片，然後回去：這便叫做看紅葉。誰曾在都市的大街上看見人造紅葉的盛況的，總不會料到看紅葉原來只是如此這般一回事！」

我在路旁拾起幾片紅葉的時候，忍不住這樣想。

速寫一

沿池子的水面，伸出五個人頭。

因爲池子是圓的，所以差不多是等距離地排列着的五個人頭便構成了半規形的「步哨線」，正對着池子的白石岸旁的冷水龍頭。這是個擦得耀眼的紫銅質的大傢伙，雖然關着嘴，可是那轉柄的節縫中卻蚩蚩地飛迸出兩道銀線一樣的細水，斜射上去約有半尺高，然後亂紛紛地落下來，像是些極細的珠子。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的水打溼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妹。坐在左邊的一個的肥白的小手裏擎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皂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的

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手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摩。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嫵媚。

這樣想着，我側過臉去看我左邊的一個人頭。這是滿腮長着黑森森的鬍子根的中年漢子的強壯的頭。他挺起了眼睛往上瞧，似乎頗有心事。

我再向右邊看。最近的一個正把滴水的毛巾蓋在臉上，很艱辛地喘氣。再過去是三角臉的青年，將後頸枕在池子的石岸上，似乎已經入睡。更過去是一張肥胖的圓臉，毫無表情地浮在水面，很像個足球。

忽然那邊的鑛泉水池裏豁刺刺一片水響，冒出個黃臉大漢來，胸前有一叢黑毛。他握着頭，似乎想出來卻又蹲了下去。

大概是驚異着那邊還有人，兩個小女孩子都轉過頭去了。拏肥皂盒的一個的小臉兒正受着冷水龍頭逃出來的水珠。她似乎覺得有些發罷，她慢慢地舉起了來搔了幾下，便又很正經地舀起水來澆胸脯。

速寫二

水聲很單調地響着，琅琅地似乎有回音。濃霧一般的水蒸氣掛在白堊的穹窿形屋頂下，又是入睡似的靜定。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浴場中只剩下我一個人。

坐在池子邊的木板上，我慢慢地用浸透了肥皂沫的手巾摩擦身體。離開我的眼睛約莫有兩尺遠近，便是那靠着牆壁的長方形的溫水槽，現在也明晃晃地像一面大鏡子。可是我不能看見我自己的影。我的三十度角投射的眼光卻窺見了那水槽的通到隔壁浴場的同樣大小的鏡平的水面。

這樣在隔斷了的兩個浴場中間卻依然有這地下泉似的貫通彼此的溫水槽呢！而現在，卻又是映見兩方的鏡子。我想起故鄉民間傳說裏的跨立在陰陽界上的那面神祕

的鏡子來了。豈不是一半映出陰間的事而又一半映出陽間的事，正彷彿等於這個溫水槽的臨時的明鏡？

我讚美這個民間傳說的奇瑰的想像，我悠悠然推索這個民間傳說的現實的張本。我下意識地更將頭放低些，卻翻起眼珠注視這溝通兩世界的新的陰陽鏡。

驀地一個人形印在我的眼裏了。只是個後身。然而腰部的曲線卻多麼分明地映寫在這個水的明鏡！如果我是有一個失去了的此世間的戀人的呀，我怕要一定無疑地以為陽間的我此時正站在陰陽鏡前面看見了在冥國的她的情影！

一種熱烈的異樣的情緒抓住了我。那是癡妄的，然而同時也是聖潔的，虔誠的。

然後，正和傳說中神祕的鏡子同樣地一閃，美麗的腰肢驀地消失了；潑刺一聲，挽着個小木盆的美麗的白手臂在鏡平的水面一沉，又縮了上去。溫水槽裏起了暈狀的波動。傳說的夢幻的世界破滅了，依然是現實的浴場，依然是濃霧一般的蒸氣瀰漫在四壁間入睡似的靜定。

櫻花

往常只聽人豔說櫻花。但要從那些「豔說」中抽繹出櫻花的面目，卻始終是失敗。我們這一夥中間，只有一位Y君見過而且見慣櫻花，但可惜他又不是善於繪聲影的李大嫂子，所以幾次從他的嘴裏也沒聽出櫻花的色相。

門前池畔有一排樹。在寒風凍雨中只剩着一身赤裸裸的枝條。牠沒有梧桐那樣的癩皮，也不是桃樹的骨相，自然不是楓——因為楓葉照眼紅的時候，牠已經零落了。牠的一身皮，在風雪的嚴威下也還是光滑而且滋潤，有一圈一圈淡灰色的籜紋發亮。

因為記得從沒見過這樣的樹，便假想牠莫就是櫻花樹罷！

終於暖的春又來了。報紙上已有「嵐山觀花」的廣告，馬路上電車站旁每見有市外電車的彩繪廣告牌，也是以觀花為號召。自然這花便是所謂櫻花了。天皇定於某日在

某宮開「賞櫻會」，賜宴多少外賓，多少貴族，多少實業界巨子，多少國會議員，這樣的新聞，也接連着登載了幾天了。然而我始終還沒見到一朵的櫻花。據說時間還沒有到，報上消息，謂全日本只有東京上野公園內一枝櫻花樹初初在那里「笑」。

在煙霧樣的春雨裏，忽然有一天擡頭望窗外，驀地看見池西畔的一枝樹開放着一些淡紅的叢花了。我要說是「叢花」，因為是這樣的密集，而且又沒有半張葉子。無疑地這就是櫻花。

過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櫻花樹都蓓蕾了，首先開花的那一株已經穠豔得像一片雲霞。到此時我方構成了我的櫻花概念：比梅花要大，沒有桃花那樣紅，繖形的密集地一層一層綴滿了枝條，並沒有綠葉子在旁邊襯映。

我似乎有些失望：原來不是怎樣出奇的東西，只不過鬧烘烘地惹眼罷了。然而又想：到如果在青山綠水間夾着一大片櫻花林，那該有異樣的景象罷！於是又覺得嵐山是不能不一去了。

李大嫂子在國內時聽過她的朋友周先生誇說嵐山如何如何的好。我們也常聽得幾位說：「嵐山是可以去去的。」於是在一個上好的晴天，我們都到嵐山去了。新京阪急行車裏的擁擠增加了我們幾分幻想。有許多遊客都揹着大瓶的酒，搖搖擺擺地在車子裏就唱着很像是夢囈又像是悲呻的日本歌。

一片櫻花林展開在眼前的時候，似乎也有些興奮罷？遊客是那麽多！他們是一堆堆地坐在花下喝酒，唱歌，笑。什麼果子皮，空酒瓶，「辨當」的木片盒，雜亂地丟在他們身旁。太陽光頗有些威力了，黃塵又使人窒息，摩肩撞腿似的走路也不舒服，剛下車來遠遠地眺望時那一股興奮就冷卻下去了。如果是借花來吸點野外新鮮空氣呀，那麽，這樣滿是塵土的空气，未必有什麼好處罷？——我忍不住這樣想。

山邊有寬闊的湖泊一樣的水。大大小小的遊船也不少。我們雇了一條大的，在指定的水路中來回走了兩趟。回程是挨着山脚走，看見有一條小船蝸牛似的貼在山壁的一塊突出的巖石下，船裏人很悠閒地吹着口琴。煩渴中喝了水那樣的快感立刻凝成一句

話，在我心頭掠過：嵐山畢竟還不差，只是何必櫻花節呵！

歸途中，我和惠得到了的結論是：這穠豔的雲霞一片的櫻花只宜遠觀，不堪諦視，很特性地表示着不過是一種東洋貨罷了。

五月十五日

櫻花謝後綠葉成陰的時候，有一份人家搬進了我們左邊的空屋。

主人是警察，有兩個小孩子；大的男孩子總有八九歲了罷，已經會騎小腳踏車。小的是女孩子，也很能走了，但有時還像週歲左右的嬰兒似的背在操作的母親的背上，所以我最初以為他們有三個孩子。

但是右邊的房屋卻還是空着。常常有人來看，總沒人來住。

忽然一天有一個中國學生帶着日本老婆搬來了。卻不料僅僅三天，便又搬走。

「那邊的簾子太壞，房東又不肯換……」

我們常常這樣議論。

然而到底有人搬來了；扛進了幾隻原來是裝酒瓶的木箱，又梆梆地敲了半夜。第二

天，我們就看見一個女人在門前掃地。是個十足的東方式美人呢，多麼嫵雅幽靜！很想看看她的丈夫。在第三天也看到了，卻是瘦瘠蒼老有一張狹長臉的和尙式的中年男子。

我們覺得這一對兒不配。偶然到我們這里來玩玩的Y君更是很義憤的猜測他們是父女。爲的那男人實在可以估計到五十多歲。很能夠做女子的父親。

然而這父親樣的丈夫也是不常在家裏住。每天早上，我們這位芳鄰掃好了自己門前的一段地——有時也帶便替我們掃，就坐在窗前的木板上，惘然望着池裏的綠水。也曾經和我們招呼過，可是言語不通，彼此只能笑笑而已。這僻靜的門前路便連過路人也幾乎沒有。在十時左右，賣豆腐的哨子又遠遠地吹來的時候，我們偶然探頭到窗外去望，總見她還是悄悄地坐在那裏。

從她的幽媚的眼波，她的常像是微笑的嘴唇，她的嫵靜的舉止，她的多愁善感的表情，我們彷彿了解她的生平，無端替她起了感傷。啊，寂寞！幽閨自憐的寂寞！舊時詩詞裏所詠東方式的女子的寂寞，這不是一個實例麼？

偶而那父親樣的丈夫回來了。那也大都是在晚上，不聲不響和影子一樣。雖然只隔着一層比紙窗好得不多的泥牆，可是我們從沒聽得我們這芳鄰有什麼話響。卻在一次聽得她和警察的大孩子說話，是多麼美麗的聲音呀！

在我的偏見，日本話算不得好聽的語言，但是在這位芳鄰口中，卻居然也有法國話那樣美麗的音調。

以後我們常聽得那樣音樂似的話響了：賣豆腐的小子，收買舊貨的老頭兒，每一趟買賣中，我們這位芳鄰總要和他們談上十分鐘以至半小時的話。當話聲寂靜了時，我們偶然望望窗外，照例的看見她又是惘然坐在門前的木板上，手支着下巴，似乎在凝思什麼。

寂寞！我們了解她的不可排解的寂寞了！

鄰 二

春靜的明窗下，什麼輕微的響聲也可以聽到。

市外電車隆隆然的輪機聲像風暴似的逼近來，又曳遠了。水井上轆轤的鐵鍊子，時或也發出索郎郎的巧笑。房主人的一大羣鴿子咕咕地叫。在窗玻璃上鑽撞的蒼蠅也噙噙地湊熱鬧。

忽然有比較生疏的沙沙的小聲從窗前碾過，在漸漸遠去消失了的時侯，牠又回來了。這樣來回地無倦怠地響着的，便是鄰家小孩子的腳踏車。

這一排住家，只有這一位小朋友，他只能整天坐在他的小腳踏車上，沙沙地碾這沒有行人的池畔小道。

小朋友該有八九歲了罷！他的小臉兒時常板板地，比他做警察的父親還要嚴肅。母

親是太忙碌，小妹子又是太小，不懂得玩耍。所以他——這位小朋友每天只能坐在他的
小腳踏車上碾門前的泥土了。

偶然沙沙的聲音在半路上戛然而止，於是便有輕倩美麗的女子的話響點綴這春
的寂寞。我們知道這是又一孤寂的鄰人——那可愛的憂悒的日本少婦在和這寂寞的
孩子談話了。我們的好事的心便像突然感得了輕鬆。

但是沒有聽到回答。音樂樣的語音也中斷了。沙沙的聲音又漸漸遠去，然後又回來
了。我們失望地向窗外張望，依然是那樣的春光，依然是嫺雅的身體靜靜地坐在門前木
板上，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遼遠的不知所在的地方，小腳踏車的寂寞的孩子又沙沙地
跑過又回來了。

這寂寞的孩子！這寂寞的少婦！而他們又無法互相安慰這難堪的春的寂寞。

在春靜的明窗下看到了這詩一樣的小小的人生的翦片，我們的心不禁沉重起來
了。

風化

夏已經到了。夜的公園內幢幢然往來着納涼的人們。警察於是乎也特別忙。什麼大樹下的綠草茵上有一對人兒在呢呢私語吧，警察先生便要來光顧，而且他認為「必要」時，也許要問問這一對兒的住址，如果碰到他是一位奉公不貳的先生，也許這一對兒要跟隨他到「署」裏去一次了。

因為照料著每個市民的利益，是他的義務，而維持社會的安寧秩序又是他的職權；因為假若某一對兒不是法律所承認的結合，而可以被放任，那麼至少是有一位市民的利益會因此受了損傷；因為「戀愛」雖然是文明國家所應許的個人間私德的自由，然而「野合」也是文明社會內所不堪容忍的有傷風化。

就是站在這樣嚴正的立點上，大都市的大阪有一位「風化」警察特別熱心。他纔

牲了整夜的工夫，在公園在什麼寺什麼神社的附屬園林，在任何隱僻的地點到處巡行，想找覓他的忠於職守的「人證」；而在午夜三點鐘街頭既已人靜的時候，他又闖進每一個咖啡店去維持那里的全空的客坐的秩序。

到底忠誠有酬報！這位風化警察在一家咖啡店樓上發見了並頭睡覺的一對兒女，的是該店的侍者，男的不知是誰。他們申述了許多理由，他們又懇求，但是警察先生只認識法律，不懂得人情，終於帶了他的人出來，說是要到「署」裏去。

不料在半路上，這位官長又變了主意。他說男的可以不去，只要女的。這樣拆開了，他就自己來扮演「男的」地位。當他那張大的嘴巴貼到「女的」臉上時，他就喫到了清脆的一擊；女的也就轉身逃了，背後緊跟着那位官長。在一個小學校的操場前，他追上了；像發瘋一般，他把女的拖進操場，就在那裏強姦了。

雖然他努力要祕密這一件事，可是無效。第二天，咖啡店的女侍者就報告了警署。我們猜，那位賢明的長官是怎麼辦呢，他並沒拘囚那犯罪的警察，卻向要求解釋的社會作

了如下的回答：「M是這裏的模範警察呢！這回的失態，也許是一時的錯誤；然而爲紀律計，我們覺得還是罰他的好，卻不必張揚其事——我們已經將他解職。」

那麼「強姦」也不是怎樣了不得的罪惡，只是一時的「失態」而已！我們好不好這樣的想：把一個人的職業派定爲專門與聞男女的「穢褻」，事實上不啻引誘他去「失態」，是對於人類本性的惡作劇的挪揄，所以「失態」是應該原諒的，所不能原諒者卻是那些「穢褻」的人兒！這又是「只許州官放火」的新的心理說明。

在這裏，我想起了莫爾納（Molnar）的一篇有趣的作品。這位匈牙利的諷刺家很巧妙地剝露出人們的所謂正直品格不外乎是一種積疊的強制。做警察的人，第一次從小竊身上搜出金銀寶石來的時候，不免也要心動吧，但因他的職業是「正直」，他不能不強制。正和偷摸是小竊的生活之道一般，警察的生活之道是不偷。

所以我就覺得那位日本警察先生還沒有學會他的職業的調子。然而他們還是已經辦了六七十年的警察呢！因而我更覺得什麼貪婪枉法之類在我們貴國的新貴人中

間出現，照例是一點也不足奇。可不是早就有人說過，短促的兩三年怎麼就怨得人家還沒養成不偷不摸的職業的「廉潔」呢。

這是最新發明的道德論，是滾在地下說大話的那種東方式的老潑皮的口吻！然而這便是目今我們貴國最有名的「思想家」呢，據說！

自覺得反正偷摸不到什麼或不便偷摸的人們，往往是「正直」的君子。這在「偷女人」或是「偷漢子」的事項中，表現得最充分。「維持風化」的叫聲也便是從這里出來。怎麼怨得腿脚不中用的老頭子妒忌小夥子會跑會跳？又怎麼怨得雖則並沒老然而有什麼東西絆著腿的小夥子也要妒忌同伴們的行動自由？所以我們即使有許多「自由精神」的名人，卻很少聽得自由精神的批評。

可不是人畢竟還是太不完全而且太多矛盾？

一九二九，八月一日。

自 殺

自殺在報紙上天天有得看見；這也是一種「文明病」。

最近東京市發現了一樁值得想一想的自殺案子：

某甲患着強烈的肺病，他的二十八歲的年青的老婆又是個不很輕的歇斯底列的女人；他們有七歲的女兒和五歲的兒子。

因為感覺到病是總不會好了罷，丈夫就和妻商量着要自殺，而妻也贊成。

於是三月十七這天，由丈夫絞殺了妻和兒女；可是他自己卻出門去浪遊。

經過了整整的四十天，他忽然從某處打電話給他的在外交部辦事的哥哥，說是已經殺了妻兒。大概是不很相信罷？哥哥也置之不理。

直到七月二十九日，那位哥哥到兄弟家裏去，這纔發現了四具腐爛的死屍！

在女孩兒的屍身旁，排列着許多「人形」很正式的按照着女孩兒的「人形祭」的規矩。

這是浪遊歸來要自殺以前的父親對於他的女兒的最後的慈意！

據說五月二十那天，這位肺病的父親還在他的銀行裏支取一千五百元，因而推想他的終於自殺至早是在五月二十以後。

呵！在近代生活的狂亂急轉的大輪機中，不健全的肉體，即使有錢，也還是沒有生活的意義，可不是這就是他所以要自殺的原因？

自殺，自殺！你是弱者的逋逃藪，你多麼不光榮！

然而可否讓我們從反面解釋這是人類覺醒後暫時變態的心情，是天明前的半晌陰沉？

讓我們唾棄那些爲了經濟壓迫爲了失戀而自殺的人們，但是讓我們讚美那些苦求着合理的生活，高遠的憧憬，而終於自殺的人們！

他們誠然不免於脆弱，但不能不說是已經覺醒了的靈魂！

所謂新土耳其現在不是也洶湧自殺的黑潮？不是他們那里的青年有些幻滅，有些失望？不是因為他們畢竟有比凱末爾將軍更高的理想？

只有在反動的羅馬舊教的國家裏纔表現了最低的自殺統計，只有在豬羶一般過着泥濘生活的民族內這纔只有被殺，而連自殺也不會！

在麻痺灰黑的社會內，有意義的自殺還不失爲一道驚覺的電光，我是這樣覺得。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

冥屋

小時候在家鄉，常常喜歡看東鄰的紙紮店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一類的東西。那紙紮店的老板戴了闊銅邊的老花眼鏡，一面工作一面和那些靠在他櫃臺前捧着水煙袋的閒人談天說地，那態度是非常瀟灑。他用他那熟練的手指頭折一根篾，撈一朵漿糊或是裁一張紙，都是那樣從容不迫，很有藝術家的風度。

兩天或三天，他糊成一座「陰屋」。那不過三尺見方，兩尺高。但是有正廳，有邊廂，有樓，有庭園；庭園有花壇，有樹木。一切都很精緻，很完備。廳裏的字畫，他都請教了鎮上的畫師和書家。這實在算得一件「藝術品」了。手工業生產制度下的「藝術品」

牠的代價是一塊幾毛錢。

去年十月間，有一家親戚的老太太「還壽經」。我去「拜揖」，盤桓了差不多一整

天。我於是看見了大都市上海的紙紮店用了怎樣的方法糊「陰屋」以及「船、橋、庫」了親戚家所定的這些「冥器」共值洋四百餘元；「那是多麼繁重的工作」——我心裏這麼想。可是這麼大的工程還得當天現做，當天現燒。並且離燒化前四小時，工程方纔開始。女眷們驚訝那紙紮店怎麼趕得及，然而事實上恰恰趕及那預定的燒化時間。紙紮店老板的精密估計很可以佩服。

我是看着這工程開始，看着牠完成；用了和兒時同樣的興味看着。

這仍然是手工業，是手藝，毫不假用機械；可是那工程的進行，在組織上，方法上，都是道地的現代工業化結果，這是商品；四百餘元的代價！

工程就在做佛事的那個大寺的院子裏開始。動員了大小十來個人，作戰似的三小時的緊張！「船」是和我們鎮上河裏的船一樣大，「橋」也和鎮上的小橋差不多，「陰屋」簡直是上海式的三樓三底，不過沒有那麼高。這樣的大工程，從紮架到裝殯，一氣呵成，三小時的緊張！什麼都是當場現做，除了「陰屋」裏的紙糊傢具和擺設。十來個人的

總動員有精密的分工，緊張連系的動作，比起我在兒時所見那故鄉的紙紮店老板撈一
朵漿糊，談一句閒天，那種悠游從容的態度來，當真有天壤之差！「藝術製作」的興趣，當
然沒有了；這十幾位上海式的「陰屋」工程師只是機械地製作着。一忽兒以後，所有這
些船，橋，庫，陰屋，都燒化了；而曾以三小時的作戰精神製成了牠們的「工程師」仍舊用
了同樣的作戰的緊張幫忙着燒化。

和這些同時燒化的，據說還有半張冥土的房契；（留下的半張要到將來那時候再
燒。）

時代的印痕也在這些封建的迷信的儀式上。

秋 的 公 園

上海的秋的公園有牠特殊的意義；牠是都市式高速度戀愛的舊戰場！

淡青色的天空。幾抹白雲，瓷磚似的發亮。洋梧桐凋葉了，草茵泛黃。夏季裏戀愛速成科的都市摩登男女雙雙來此憑弔他們那戀愛的舊戰場。秋光快老了，情人們的心田也染着這蒼涼的秋光！他們仍然攜手雙雙，然而已不過是憑弔舊戰場罷了！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然而也就是衰落！感情意識上頹廢沒落的都市摩登男女跳不出這甜酸苦辣的天羅地網。

常試欲找出上海的公園在戀愛課堂以外的意義或價值來。不幸是屢次失敗。公園是賣門票的，而衣衫不整齊的人們且被拒絕「買」票。短衫朋友即使持有長期遊園券，也被拒絕進去，因為照章不能冒用。所以除了外國婦孺（他們是需要呼吸新鮮的空氣的），中國人的遊園長客便是摩登男女，公園是他們戀愛課堂之一（或者可以說是他

們的戶外戀愛課堂，他們還有許多戶內戀愛課堂，例如電影院，正像大世界之類的遊藝場是上海另一班男女的戀愛課堂。

一般的上海小市民似乎並不感到新鮮空氣，綠草，樹蔭，鳥啼……等等的自然界景物的需要。他們也有偶然去遊公園的；這纔是真正的「遊園」；匆匆地到處兜一個圈子，動物園去看一下，呀！連老虎獅子都沒有，掃興！他們就匆匆地走了。每天午後可以看到的在草茵上款款散步，在樹蔭椅上綿綿絮語的長客，我敢說什九是戀愛中的俊侶，幾乎沒有例外。

春是萌芽，夏是蓬勃，秋是結實，也就是衰落的前奏曲；過了秋，公園中將少見那些俊侶的遊蹤了，漸漸地漸漸地沒有了。

然則明年春草再發的時候，夏綠再濃的時候呢？

自然摩登男女雙雙的情影，又將平添公園的熱鬧，可已經不是（而且在某一意義上幾乎完全不是）去年的人兒了。去年的人兒或者已經情變，或者已經生了孩子，公園

對於他們失了意義了。經過了情變的男或女自然仍得來，可已不是「舊」的繼續而是「新」的開始；他們的心情又已不同。很美滿而生了孩子的，也許仍得來來，可已不是去年那個味兒了。

只有一年之秋，的公園是上海摩登男女值得徘徊依戀的地方。他們中間的戀情也許有的已在低落，也許有的已到濃極而將老，可是他們攜手雙雙這時間，確是他們生活之波的唯一激蕩。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憑弔戀愛的舊戰場！

這是都市式高速度戀愛必然的過程，為戀愛而戀愛者必然的過程；感傷主義詩人們的絕妙詩材！上海的摩登男女呀，祝福你們，珍重，珍重，珍重這利那千金的秋光感傷主義的詩人們呀！努力，努力，努力歌詠這感情之波動罷！

因為這樣的詩材，將來就要沒有；這樣的風光不會久長！

在公園裏

華氏表七十五度了！今春第一天這麼熱，卻又是星期例假。公園進口處滿是人，長蛇陣似的。

因為有胃病，某先生告訴我「要多跑路」，趁今天暖和，我也到公園裏去趕熱鬧；那就實行「多跑路」罷，我在公園裏儘兜圈子，儘在那些漂亮的遊客陣中擠進擠出。

說是「擠」一點也不誇張的。今天這公園變成「大世界」去了！

各式各樣的人們，不同的年齡，不同的階級層，不同的國籍，佈滿了這公園的最僻靜的角落。真真實實的一個人種展覽會呀！

我不知道遊客中間有沒有人也像我那樣抱了療病的目的而來這公園。他們不能從我的臉上看出我有胃病，而且神經衰弱。但是我兜了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我卻從他

們遊客的身上看出一點來了；我從他們那不同的「遊公園的方式」可以推想出他們的不同的教養和思想趣味來。

帶了小孩子，也像我那樣儘在那裏跑，（可不兜圈子，）望着那些還沒開花的花果樹或花壇縐一下眉頭，到池邊去張一眼，「呀，沒有魚的！」終於踏遍了園裏的每一條路，就望望然走了的，是我們的真正老牌國貨的小市民：他們是來逛「外國花園」！他們也許是逛膩了「大世界」，所以今天把兩角錢化到這「外國花園」來了。他們沒有看見什麼花，動物園裏連老虎獅子都沒有，他們帶回去的，大概是一個失望。

我敢斷言，這一類的遊客是少數。

另一班遊客可就「歐化」些了。他們一樣的帶了老婆和孩子，甚至還帶着老媽子，小大姐，他們一進公園就搶椅子坐：於是小孩拍皮球，太太拿出絨線生活來，老爺踱了幾步，便又坐到椅子裏，頭靠在椅背上打呵欠，甚至於瞌睡。老爺光景是什麼機關什麼公司的辦事員，他是受過教育的，太太從前光景是女學生，也是開通的；他們知道「公園」的

可寶貴。他們也知道孩子們星期放假老在家裏客堂內桌子底下捉迷藏太不成話。因此他們到公園來了。他們是「帶孩子們逛公園」。公園本身和他們本身之間實在沒有多大吸引的熱力。他們對於公園的好感是通過了理智的。像他們一類的遊客可也不很多。最多的是摩登男女，大學生。他們既不像第一種人那樣老是跑跑，也不像第二種人那樣坐定了不動，打呵欠，打瞌睡；他們是慢慢地走一會兒，坐着一會兒，再走，再坐，再走。他們是一隊一隊的，簡直可說沒有單個兒。公園對於他們起的作用是感情的。

這三類遊客之例外的例外，我自以為我算是一個。然而我還發見了另外四個。那是在一叢扁柏旁邊，是過路口，並不幽靜，可是他們四位坐在草地上很自在地玩着紙牌。確是玩，不是賭，看他們那隻裝了熱水瓶和食物的籐籃，就知道他們上午就來了這裏，而且不到太陽落山是不會走的。

去年夏天酷熱的時候，常見有些白俄在大樹下鋪下簾子，擺滿瓜果餅點，「逛」這麼一個整天。但在這初春，那四位就不能不算是例外。

公 墓

第一次觀光了萬國公墓，走過那美麗的墓道時，也許每人都不免心中一動；將來自家死後就埋在這里倒還不錯罷！

人類是自私的動物。當其生時，恨不能盡天下以供一己，所謂要嘗遍世上的快樂果子；及其死後，雖然明知朽骨無知，卻也想佔據湖山佳境的一角，等而下之，是想佔據公墓的一角了。

真不懂得人類對於自己遺下來的臭皮囊爲什麼如此寶愛！文明人是將牠埋葬起來的，這寶愛很爲顯然；火葬雖然把屍骨化灰，可是像日本仍舊要取屍灰的一部分來寶藏，而且後來還是要葬這灰，（日本的皇族不火化，是一種特權；）有些野蠻民族通行把死屍喂野狗，喂鳥，然而這也是一種葬——好像世界上人類無論文野，把死屍當一只破

鞋子似的扔了就算那樣的事，簡直是沒有的！

冰心女士在一篇小說裏曾經說過願沉屍海底，以珊瑚爲牀，與魚龍爲伴。這好像是「超」於埋葬的範圍之外。然而何嘗不是替自己的身後着想，又何嘗不是葬呀！好像無論誰，一想到死，就會連想到死後的何處埋骨；人類對於這地面的執着也真算得厲害極了呀！

從這屍骨的安排，於是又產生出多少「文化」來。埃及的法老因爲寶愛他的遺體，興出了金字塔的偉大建築；不單是金字塔，埃及的一切文化幾乎全同「死」有關係，從「死」出來。

伐爾加曾說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財富的積蓄是長城，運河，祠堂，墳墓，寺廟；我想我們幾千年來費在死人身上的人力財力大概百倍千倍於長城，運河罷？從這一點看，就覺得現在的公墓到底是可以讚許的。

健 美

希臘神話裏有一個關於歐羅巴命名由來的故事——

東方亞洲的泰耳 (Tyre) 國王有幼女名歐羅巴 (Europa)，爲神的宙斯所愛慕；宙斯化爲白牛，乘歐羅巴與伴侶在海灘上遊嬉的時候，竊負而去，直到了克里底 (Crete) 島，宙斯乃復原形，而以歐羅巴爲妻，並命名該島附近之大陸爲歐羅巴，卽今之歐洲。後來歐羅巴的哥哥喀特摩斯 (Cadmus) 尋妹不得，飄海到了希臘，依了神的啓示，建城自立爲王；這城就名爲底比斯 (Thebes)。喀特摩斯又爲始創希臘文字的人。

這個故事在神話上不過是解釋「事物由來」的小小的故事。歐羅巴與牛的戀愛也不過是神話中許多「人獸性交」的殘遺。在東方神話中，這一類「人獸性交」的故事屢屢有之。

但是曾在德國盛行過一時的表現派的劇作家凱撒 (Kaiser) 卻將這段故事加了新的解釋。他的劇本歐羅巴將神話中的「劫奪」改變為歐羅巴的「選擇」。宙斯化身的「牛」是代表了剛健的肉體。歐羅巴在劇本裏是被說成她厭倦了那些文縷縷跳舞的求婚者的人，而中意了那剛健的獸。她不要「靈」她要「肉」。

凱撒寫這篇劇本乃所以諷刺司但方喬治 (Stefan George) 的唯美主義。同時又是表現派的「性道德」觀念的宣示。表現主義者在當初以革命者自命。可是凱撒這「唯肉主義」的性道德觀正和他在「*Gaia*」這五幕劇裏所表示的「社會革命」的觀點同樣地錯誤。在「性道德」方面，凱撒是「左到不知所云」，「左到」了布爾喬亞所追逐的肉感荒淫頹廢，但在「社會革命」方面，凱撒又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一個空想家，一個社會法西斯蒂。

這就是表現主義所以為崩潰中的布爾喬亞的文藝！

然而歐羅巴一劇中也有表現派對於「美」的觀點，這就是所謂「健美」！

多愁多病，弱不勝衣的女子，白面書生的男子，在「健美」的標準下，不用說是落伍者了。「健美」這口號，一般地說來，是不錯的。但現在我們也常常聽到「健美」的呼聲。這意義就像某一位「學者」所說，封建社會的生活是靜定的，所以男子對於女性美的要求是嬌弱文雅貞靜，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卻是動的，冒險的，所以布爾喬亞的男子要求壯健活潑的女性美。我們這社會實在還不過是畸形的殖民地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可是壯健活潑的女性美已經如此其需要之般。

於是我們就常常聽得高呼：健美！

事實上所有一切促進肉感的頹廢的影片也是「健美」的提倡者，我們在「健美」的幕後將看見仍是布爾喬亞所瘋狂地追逐着的肉感的刺激，荒淫，頹廢。

「健美」仍舊無補於女子的被侮辱的地位！真正意義的「健美」要在女子被解放而且和男子共同擔負創造新生活那責任的時候！

黃昏

海是深綠色的，說不上光滑；排了隊的小浪開正步走，數不清有多少，喊著口令「一，二——一」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來了。擠到沙灘邊，漸破——隊伍解散，噴著忿怒的白沫。然而後一排又趕著撲上來了。

三隻五隻的白鷗輕輕地掠過，翅膀撲著波浪——一點一點躁怒起來的波浪。風在掌號。衝鋒號！小波浪跳躍著，每一個像個大眼睛，閃射著金光。滿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躍。海塘下空隆隆地騰起了喊殺。

而這些海的跳躍著的金眼睛重重疊疊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濃溢著血色的赤，連到天邊，成爲紺金色的一抹。這上頭，半輪火紅的夕陽！

半邊天燒紅了，重甸甸地壓在夕陽的光頭上。

憤怒地掙扎的夕陽似乎在說：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也是我的新生期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呼~~~~呼~~~~

風帶著永遠不會死的太陽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汪洋的太平洋，陰鬱的古老的小村落，銀的白光凍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陽都噴上了一口血焰！

兩點三點白鷗劃破了漸變為赭色的天空。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命命，勃命命！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盪，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沙灘上的腳跡

他，獨自一個，在這黃昏的沙灘上行走。

什麼都看不明白了，僅可辨認的，是那白茫茫的知道是沙灘，那黑魃魃的是醞釀著暴風雨的海。

遠處有一點光明，知道是燈塔。

他，用心火來照亮了路，可也不能遠，只這麼三二尺地面，他小心地走著，走著。

猛地，天空瞥過了鋸齒形的閃電。他看見不遠的前面有黑簇簇的一團，呵呵，這是「夜的國」麼，還是妖魔的堡寨？

他又看見離身丈把路的沙上，是滿滿的縱橫重疊的腳跡。

哈哈，有了！趕快！他狂喜地跳著，想踏上那些該是過去人的腳跡。

他渾身一使勁，迸出個更大些的心火來。

他僵著腰，辨認那縱橫重疊的腳跡，用他的微弱的心火的光焰。

咄！但是他喫驚地叫了起來。

這縱橫重疊的，分明是禽獸的腳跡。大的，小的，新的，舊的，延展著，延展著，不知有幾多遠。而他孤零零站在這獸跡的大海中間。

他惘然站著，失卻了本來的勇氣；心頭的火光更加微弱，黃蒼蒼地像一個毛月亮，更不能照他一步兩步遠。

於是抱著頭，他坐在沙上。

他坐著，他想等到天亮；他相信：這縱橫重疊的鳥獸的腳跡中，一定也有一些是人的腳跡，可以引上康莊大道，達到有光明溫暖的人的處所；腳跡，只要耐守到天明，就可以辨認出來。

他耐心地等著，抱著頭，連遠處的燈塔也不望牠一眼。他相信，在恐怖的黑夜中，耐心

等候是不錯的。然而，然而——

隆隆隆地，他聽得了叫他汗毛直豎的怪響了。這不是雷鳴，也不是海嘯，他猛一擡頭，他看見無數青面獠牙的夜叉從海邊的黑浪裏湧出來，夜叉們一手是鋼刀，一手是人的黑心煉成的金元寶，慌慌張張在找覓犧牲品。

他又看見跟在夜叉背後的，是妖嬈的人魚，披散了長髮，高聳著一對渾圓的乳峯，坐在海灘的鵝卵石上，唱迷人的歌曲。

他閉了眼，心裏這才想到等候也不是辦法；他跳了起來，用最後的一分力，把心火再旺起來，打算找路走。可是——

那邊黑簇簇的一團這時閃閃爍爍飛出幾點光來。飛出的更多了！光點兒結成球了，結成線條了，終於青閃閃地排成了四個大字：光明之路！

呵！哦！他得救地喊了一聲。

這當兒，天空又撒下了鋸齒形的閃電。是鋸齒形！直要把這昏黑的天鋸成了兩半。在

電光下，他看得明明白白，那邊是一些七分像人的鬼怪，手裏都有一根長傢伙，怕就是人身上的什麼骨頭，尖端吐出青綠的鬼火，是這鬼火排成了好看的字。

在電光下，他又分明看到地下重重疊疊的腳跡中，確也有些人樣的腳跡，有的已經被踏亂，有的卻還清楚，像是新的。

他的心一跳，心好像放大了一倍，從心裏射出來的光也明亮得多了；他看見地下的腳跡中間還有些雖則外形頗像人類，但確是什麼只穿著人的靴子的妖魔的足印，而且他又看見旁邊有小小的孩子們的腳印。有些天真的孩子上過當！

然而他也在重重疊疊的獸跡和冒充人類的什麼妖怪的足印下，發見了被埋藏的真的人的足跡。而這些腳跡向著同一的方向，愈去愈密。

他覺得愈加有把握了，等天亮再走的念頭打消得精光，靠著心火的照明，在縱橫雜亂的腳跡中他小心地辨認著真的人的足印，堅定地前進！

天窗

鄉下的房子只有前面一排木板窗。暖和的晴天，木板窗扇扇開直，光線和空氣都有
了。

碰著大風大雨，或者北風虎虎地叫的冬天，木板窗只好關起來，屋子裏就黑的地洞
裏似的。

於是鄉下人在屋面開一個小方洞，裝一塊玻璃，叫做天窗。

夏天陣雨來了時，孩子們頂喜歡在雨裏跑跳，仰着臉看閃電，然而大人們偏就不許，
「到屋裏來呀！」孩子們跟著木板窗的關閉也就被關在地洞似的屋裏了；這時候，小小
的天窗是唯一的慰藉。

從那小小的玻璃，你會看見雨腳在那裏卜落卜落跳，你會看見帶子似的閃電一瞥；

你想像到這雨，這風，這雷，這電，怎樣猛厲地掃蕩了這世界，你想像牠們的威力比你在露天真實感到的要大這麼十倍百倍。小小的天窗會使你的想像銳利起來！

晚上，當你被逼著上牀去「休息」的時候，也許你還忘不了月光下的草地河灘，你偷偷地從帳子裏伸出頭來，你仰起了臉，這時候，小小的天窗又是你唯一的慰藉！

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的一粒星，一朵雲，想像到無數閃閃燦燦可愛的星，無數像山似的，馬似的，巨人似的，奇幻的雲彩；你會從那小玻璃上面掠過的一條黑影想像到這也許是灰色的蝙蝠，也許是會唱的夜鶯，也許是惡霸似的貓頭鷹，——總之，美麗的神奇的夜的世界的一切，立刻會在你的想像中展開。

啊唷唷！這小小一方的空白是神奇的！牠會使你看見了若不是有了牠你就想不起來的宇宙的祕密；牠會使你想到了若不是有了牠你就永遠不會聯想到的種種事件！

發明這「天窗」的大人們，是應得感謝的。因為活潑會想的孩子們會知道怎樣從「無」中看出「有」，從「虛」中看出「實」，比任憑他看到的更真切，更闊達，更複雜，更確實！

第二部

我的學化學的朋友

前年冬天，偶然碰到了闊別十年的老朋友K。幾句寒暄以後，K就很感觸似的說：

「這十年工夫，中國真變得快！」

「哦——」

我含糊應了一聲，心裏以爲K這「中國真變得快」的議論大概是很用心看了幾天報紙的結果。他那時新回中國。他在外國十年，從沒看過中國報紙——不，應該說他從來不看報，無論中外。他是研習化學的，試驗管和顯微鏡是他整個的生命，整個的世界！

K看了我一眼，慢慢地吸着「白金龍」，又慢慢地噴出烟氣來，然後慢慢地搖着頭，申述他的感想——或者可說是印象：

「船到楊樹浦，還不覺得什麼異樣；坐了接客小輪到銅人碼頭上岸，可就不同了！我

出國的時候，這一帶還沒有七八層高的摩天樓。我是說那座『沙遜房子』，可不是從前還沒有？——第二天，親戚世交都來了帖子請喫飯；看看那些酒館的店號，自然陌生，那馬路的名字倒還面熟，——×路，你記得的罷？民國九年，密司W逃婚逃到了上海，就住在×路的一個旅館裏，你和我都去看望過她。那時候，我們都是熱騰騰的『五四青年』，密司W的逃婚我們是百分之百擁護的——這些事，現在想來，我自己總要笑，但×馬路卻永遠不能忘記了，在外國十年，只有這條馬路我記得明明白白！可是今回我就鬧了一個笑話。車夫拉到了×馬路，我還不知道；我看見車夫停下車來，我就板起面孔喊他：『怎麼半路裏停下來了？我是老上海，你不要亂敲竹槓！……』

「哈哈哈哈哈！」

我忍不住大笑。

K也微微一笑，但是立刻又繃了眉頭，接下去——

「當真，上海許多馬路變到不認識了！後來，我一天一天怕出門了。回國已半個月，今

天還是第三次出門呢！」

「是不是怕像上次那樣鬧笑話？」

「不然馬路換了樣是小事。我覺得上海的人全都換了樣。尤其是上海的女人，當真我看不慣！」

聽得這麼說，我又笑了。那時候上海女人的時裝是長旗袍外面套一件短大衣，細而長的假眉毛，和一頭蓬鬆鬆的長頭髮。這和K出國那時所見密司W她們的裝束顯然不同。我自以為懂得K的心情了，他那時很看重密司W，不妨說，有幾分戀愛她；想來那時候的密司W的裝束也在K的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罷？因此他覺得眼前的時裝女人，人都「看不慣」罷？可是看見K一臉嚴肅的勁道，我不好意思開玩笑，我只隨便回答着：「噢，噢，那個——但是，K，你以為現在女人的時髦裝束不好看麼？」

「嘿！那裏談得到好看不好看呢！簡直是怪！」

K突然好像生氣，大聲叫了起來。於是，覺着我有點喫驚，他又放低了聲浪，很悲哀似

的接下去：

「老實告訴你，S，我覺得上海的女人簡直是怪東西。說她們是外國人罷，她們可實在是中國人；說她們是中國人呢，哼！不像我所記得的中國女人不是這樣的。我不敢出來，就因為我看見了她們就感得不高興，我好像到了陌生的地方，到了一個特別的國度！」

我睜大了眼睛，驚異到說不出話來。我想不到這位埋頭在試驗管和顯微鏡裏的老朋友竟還有他個人的「哲學」。我看着K的臉，兩道濃眉毛的緊繃紋表示了這位化學者的朴質的心正被化學以外的一些事苦惱着。我覺得應該多說幾句話了，可是K又趕着先說道：

「譬如英國罷，——假使你要說譬如德國或法國都一樣；從前我並沒有英國朋友，也沒多見英國人，但是英國人，我能夠了解他們。我讀過英國歷史，讀過英國人所作的一些小說，讀過關於英國民族性的書籍，所以我到了英國並不感到陌生，我知道那些面生的人們，思想和性格——或者用我們從前一句老話，人生觀現在上海可就不同了。上

海這地方，就好像是一個新國度，歷史上從來沒有的；上海的男男女女就好像是一個新的人種，也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從前我住在上海，並沒有過這樣的感覺，這次久別重來，我就分明感到了！我回到了故鄉，可是我好像飄洋飄到了荒島，什麼都是異樣的，我所不能了解的！

「一點也不錯，上海就是一個新國度。這個新國度，就是你出國後十年之內加速度造成的。你不看見租界和華界之間有許多鐵門麼？這就是『上海國』的界線！」

「唉！」

我的朋友嘆一口氣，手撐住了下巴，不作聲了。過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的說：

「真糟糕！我是家在上海的。光景非在這個「國度」裏做老百姓不可了，然而我是一個陌生人，這真糟糕！」

「但是，K，如果你住上半年，你就能夠懂得上海人了。」

我的口氣，一點不帶玩笑，K似乎很感動。他望了我一眼，性急地問道：

「有這一類的書麼？最好是有書。你知道我是研究化學的，有機物或無機物，我都能夠分析化驗，但是碰到活活的人，我的拿手戲法就不中用了！我只能從書本子上去了解他們。」

「書是沒有的。不過有法子。你先去讀讀洋涇浜章程；研究研究租界裏的『華人教育』從前是怎樣的，現在是怎樣的；你還應該去考察考察上海有多少教堂，多少傳道所，你要去聽聽牧師的傳道；你要統計一下，上海有許多電影院，開映的是什麼影片；你還要留心讀讀上海出版的西字報和華字報——這樣下去半年，你自然會懂得上海人了。」

「太難，太難！」

K苦悶地搖着頭說。

「那麼還有一個辦法：你不要一頭鑽在試驗管和顯微鏡裏，你大着膽子到處去跑跑，——上海女子的脛紅的嘴唇不會咬你一口的；你混上半年，就很夠了，不過到了那時候，你自己也成了上海人，也許你依然不懂得上海人是怎樣一種『民族』，然而你一定

不會感得陌生」

我說着又忍不住哈哈笑了。我知道我的這位老朋友脾氣；第一條路他不肯走，第二條路他也不能走，他是一個「書毒頭」（書獃子）。

K似乎也明白我的笑聲裏的意義，他的左手摸着下巴，愕然睜大了眼睛，接着又搖了搖頭，輕聲說：

「大概鄉下還是十年前的老樣子罷？我應該說上海變得快，不是全中國，對不對？」於是輪到我愕然張大了眼睛了。我真料不到K還是十年前的老脾氣，抵死不看報紙。我拍着這位老朋友的肩膀，很誠懇地說：

「不錯，K，你到鄉下去住一下是很有益的！因為你那時就會知道鄉下有些地方，有些人，也是你陌生的！那時你就知道中國境內不但有『上海國』，還有許多別的國！」

說到這裏，我的老婆走了進來，我就不管K怎樣鼓起了眼睛發怔，一把拉他起來，要他「湊一個搭子」打四圈麻將再說。

「現代化」的話

朋友，假如你不厭煩，喜歡出來走走的話，有幾處地方你不可不看。

上海的「東頭」，楊樹浦那一帶，你喜歡麼？想來你一定喜歡的那邊有許多紗廠，——中國輕工業的要塞。沒有熟人，你只好望那些巍峨的廠門而興歎。想來你總可以找到一個熟人罷？那麼，中國棉紗大王的領土就許你進去了。可是得先關照你：你要忍耐，因為有幾分鐘的不舒服。因為那邊的空氣裏全是棉花的纖維，大一點像鵝毛樣的飛絮有時竟會一片一片撲到你臉上身上，黏住了不肯去；是的，那邊的空氣濃厚些，你一下裏會覺得悶，怪脹似的。但是不過幾分鐘罷了。你立刻會慣。並且想來你一念及每天十二小時在那樣空氣中工作的，也和你一樣是人，你自然會仰臉行一次深呼吸，一點也不覺得什麼了。

你將被引進了彈鬆「花衣」的工場。許多黝黑晶亮，蹲著的巨人似的機器，伸長了

粗胳膊——直徑二尺的粗鐵管——就同手攜手似的組成了一列；牠們從下面的籠形滾板上（那你就說是「嘴」罷，爲的那許多木條構成的滾板實在太像了牙齒）吞進了壓得緊緊的「花衣」，於是通過了牠們的肚子，消化——唷，該說是扯鬆罷，於是又通過了牠們的胳膊，送到另一位「巨人」的肚子裏；這也幹的同樣工作——扯鬆，但一定是高級的工作，因爲後來就看見牠的一個斗形嘴巴裏吐出那些「花衣」來了，那已經鬆鬆的，一看就叫你感得軟綿綿，而且顏色也同雪一樣白。

這些扯鬆了的「花衣」像雪塊似的落下來，落進一個地洞去了。朋友，也許你當真認是一個洞罷？然而不然。洞是洞，不過洞下又是黑鐵管的粗胳膊，「花衣」從這胳膊又運到另一個「巨人」的肚子裏了。你要看個究竟，你得走到下層的機器間。

說來也許你不肯相信：下層機器間裏的「巨人」們就好像專同上層機器間裏的伙伴「整氣」似的。好好兒彈得又鬆又白的「花衣」到牠們肚子裏不知道怎樣一來，就從牠們屁股裏拉下，早又壓得緊緊的，而且變成了一張氈似的，捲在一根鐵棒上了。牠

們的扁屁股眼兒只管拉，拉，那鐵棒只管捲，捲，到後來就像大筩的捲筩紙似的肥得很了，於是走來了一位工人，截斷了那拉不完的「扁屎」，就那麼連鐵棒抱起來，攔到磅秤上過磅。

這時你的「熟人」也許會告訴你，這是「花衣」變成棉紗的第一步手續（嚴格說，就是第二步），以後就要將這些捲筩紙樣的棉氈拉成「棉條」了。

專拉「棉條」的鋼巨人可就沒有粗胳膊。個兒也小些。牠們不很吵鬧，那捲筩形的棉氈裝在上面，慢慢地展開來，就同捲筩紙在印刷機上相仿；可是這專拉「棉條」的鋼巨人有一把大鋼梳，把那棉氈一梳一梳的又弄碎了，弄碎了就經過牠的肚子，消化做濃霧似的噴出來，——朋友，請你想像我用的這個「霧」字；你用什麼字好呢？實在可說是棉的瀑布，可是沒有瀑布那樣勢頭和厚實；那是稀薄的鬆鬆的，恰像霧，——然後這「霧」又經過了或者被吸進了一個巧妙的部分，變做了手指那麼粗的又白又嫩的「棉條」。這也是自動的拉出來，自動的裝進了一個紅漆的長圓鐵筩。

以後，這些「棉條」尚須經過又一組的機器，（那是小得多，看樣子就覺得牠們是前面所說的那班鋼巨人的少爺）六根併一根，抽成了較細然而較結實的一種「棉條」。於是再經過了吵鬧得很利害的「小姐」式的一組機器，紡成了「粗紗」——這有普通麻繩那麼粗。由粗紗再紡成細紗。擔任這一工作的機器，是十足的摩登小姐式了，頂會吵鬧。牠們一列車有四百個錠子；這些小傢伙本來聲音不大，可是牠們成千成萬打夥兒鬧起來，那聲音就可怕；你對面談話，喊破了喉嚨也聽不見。粗紗間和細紗間裏要許多女工伺候著；她們是整天沒得坐的。她們要「接紗頭」，她們要把「羅拉」上的棉絮拭去，她們管理錠子。前面說過的鋼巨人卻只要很少的幾個人伺候，而且大都是男工。

朋友，也許你早就在什麼洋行的樣子間大玻璃窗前看見過那些成排的靜靜地站著的紡車罷，這都是供給我們中國人來開發中國，建設中國的。並且如果你到紗廠裏看過，走出廠門來鬆一口氣的時候，也許就幻想到中國是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路而且民族資本主義已經確立，——至少像印度似的。

一句話來包括你的感想，朋友，你是相信中國是在著著地「現代化」！

不錯呀！十年前的上海和現在很不相同的。現在上海是被大烟囪包圍著。假使你從上海的「東頭」轉到「西頭」，你就看見曹家渡一帶也是紗廠林立，不過那是日本人的資本罷了。你再到南市，到閘北，到浦東，你到處看見大烟囪了。尤其是閘北，大大小小的絲廠和大大小小的各部門的工業，例如電料，洋傘，熱水瓶，橡膠，搪瓷，幾乎可說色色俱全，就像鄉下的「露天毛坑」一樣，到處可見。你進了南京路的國貨商場，就覺得日用品都有「國產」的了。呵，呵，中國是在著著地「現代化」呵！

不錯，中國在一步一步「現代化」，或是「工業化」，我也可以相信的；因為不但中國自家開工廠，外國人也來開。拏紗廠來說罷，全中國共有紗廠一百二十八家，去年開工紗錠四百四十九萬三千三百餘枚，比前年增加了二十六萬五千餘枚；在這總數中，屬於中國資本家的紗錠，計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餘，比前年增加了十四萬一千七百多枚，屬於日本資本家的，卻也有一百七十八萬七千餘錠，比前年也增加了十萬多枚。然而

出品呢，去年中國紗廠對日商紗廠只成了一百四十二萬七千包對八十萬○五千包之比。再講到原料呢，朋友，你的「熟人」自會告訴你，靈寶花衣怎樣不行，只能攙用，因此他們是仰給於美棉的。新近成立的五千萬美金大借款，據說就是專購美國的棉麥，救濟中國的紡織工業的。這也可見中國將更被「開發」而且「利用」了外資。

但是朋友，咱們是不「談」政治的，咱們仍舊講講「上海景緻」罷。要是你覺得看了大烟囪還不夠，我勸你上三馬路，北京路，寧波路，還有外灘；那邊是中國的金融樞紐。你渡進了中央，中國或是交通——這三家大銀行，也許你會看到一件事覺得奇怪；那就是在一處的銅欄干後面有些辦事人老是拏著一疊小小的不過半寸闊寸把長的花紙片很快的數著數著。你一定驚讚他們手法的純熟。而且你也許會看見（要是在月底）銅欄干外擠攢著人手，又都是拏了那些小小的花紙片一束或者竟是一厚疊。朋友，這些小小的花紙片就是公債庫券的息票或本息票，因為政府發行的公債庫券已經有十一萬萬了。朋友，也許你因此會想到中國國民的儲蓄能力畢竟不弱罷？那麼，你最好再去觀光

一次上海的公債市場在那邊，每天成交在千萬以上，滿臉流汗的投機者，總在「百萬翁」和「窮光蛋」這階段中間滾。在那邊，「做交易」的衝鋒似的吶喊，「空頭」的大膽，「多頭」的魄力，操縱的奇妙，都叫鄉下土財主瞪大了眼睛莫明其妙。內地的金錢逃到上海來了，而在現代式的操縱下，不知道有了多少鄉下土財主壓得粉碎，於是逃到上海來的金錢又這樣「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了。不用說，資金集中，「財閥」造成，也是中國的「現代化」的徵象！

朋友，你喜歡樂一下麼？那就有現代化的各種娛樂隨你去挑選。你要是愛細腰粉腿，就有跳舞場。或是你只要看看電影，好呀，大大小小的電影院都有新開幕的大光明，據說是東亞第一的現代化。現代式的建築，現代式的裝璜；一百多尺的燈塔，遠遠地就領導你的路向；三個噴水泉噴射五色的花雨；最新科學發明的冷氣和熱氣的裝置，最新式的發音機，沒有迴聲的軟磚，二千個舒服的座位；而且開映的將是最近歐美現代生活的影片。並且請你千萬不要忘記大光明左近就有建築中的二十二層的四行儲蓄會大廈。

這是上海建築現代化的代表！

所以誰說中國沒有進步，不是盲目，就是喪心病狂。

朋友，再說到內地農村罷。現在大家都嚷著農村經濟破產。但是破產儘管破產，現代化仍是著著地在進行呀！這個，你不到農村去看，也可以知道。這幾年來，公路成了不少，鄉下人也有眼福看見汽車了；跟著交通的發達，向來鄙塞，洋貨和鈔票不大進得去的地方，也就流通無阻了；生活程度也慢慢跟著高了；生活程度高，又是「現代化」的顯著徵象。還有，跟著交通的發達，大都市裏的時髦風氣也很快地灌進內地去了；剪髮，長旗袍，女大衣，廉價的人造絲織品，國產電影，一齊都來了。都市和鄉鎮現在正起了交流作用，鄉鎮的金錢流到都市，而都市的「現代」風氣的裝飾和娛樂流到鄉鎮。然而我的朋友，最好你到農村裏住上幾個月。那時你就知道農村之急速地現代化，竟出乎你的意料。譬如從前鄉下人的勞力還可以在就地零碎出賣；大地主收了幾百石的租米，需要很多短工來打白，現在則機器碾米廠到處有的，工作又快，工錢又便宜，鄉下人的勞力就沒有人請教。

從前屛水用人工，逢到大水年成，鄉下人自己收成無望，也還可以出賣勞力給大地主，混他個把月的食糧，現在則「洋水車」把他們排除了。這些還都不算什麼。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場也在有些地方出現了！從前高利貸者的兼併土地還不過是「蠶食」，現在農村資本主義的手腕則是「鯨吞」了。從前鄉下人就怕年成不好，現在則年成好了更恐慌，這加速了農村的土地集中，而土地集中就是最顯著的農村「現代化」。

所以，朋友，我再說一句：誰以為中國沒有「進步」，不是盲目，就是喪心病狂！

香 市

「清明」過後，我們鎮上照例有所謂「香市」，首尾大約半個月。

趕「香市」的羣衆，主要是農民。「香市」的地點，在社廟。從前農村還是「桃源」的時候，這「香市」就是農村的「狂歡節」。因爲從「清明」到「穀雨」這二十天內，風暖日麗，正是「行樂」的時令，並且又是「蠶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來的農民一半是祈神賜福（蠶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預酬蠶節的辛苦勞作。所謂「借佛游春」是也。

於是「香市」中主要的節目無非是「喫」和「玩」。臨時的茶棚，戲法場，弄缸弄甕，走繩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線戲，髦兒戲，西洋鏡——將社廟前五六十畝地的大廣場擠得滿滿的。廟裏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紙，各式各樣泥的紙的金屬的玩

具燦如繁星的「燭山」薰得眼睛流淚的檀香煙，木拜墊上成排的磕頭者。廟裏廟外，人聲和鑼鼓聲，還有孩子們手裏的小喇叭，哨子的聲音，混合成一片騷音，三里路外也聽得見。

我幼時所見的「香市」就是這樣熱鬧的。在這「香市」中，我不但賞鑑了所謂「國技」，我還認識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兒童們的狂歡節。

「革命」以後，據說爲的要「破除迷信」，接連有兩年不准舉行「香市」。社廟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門，而廟前廣場的一角也築了籬笆，據說將造公園。社廟的左偏殿上又有什麼「蠶種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從去年起，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許舉行了。於是我又得機會重溫兒時的舊夢，我很高興地同三位堂妹子（她們運氣不好，出世以來沒有見過像樣的熱鬧的香市）趕那香市去。

天氣雖然很好，「市面」卻很不好。社廟前雖然比平日多了許多人，但那空氣似乎

很陰慘。居然有鑼鼓的聲音。可是那聲音單調。廟前的烏龍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後那座戲臺卻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光風化日」之下，一切都不像我兒時所見的香市了！

那麼姑且到唯一的鑼鼓響的地方去看一看罷。我以為這鑼鼓響的是什麼變把戲的，一定也是癩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這是「南洋武術班」，上海的良友畫報六十二期揭載的「臥釘牀」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員。那不是無名的「江湖班」。然而他們只售票價十六枚銅元。

看客卻也很少，不滿二百（我進去的時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術班的人們好像有點失望，但仍認真地表演了預告中的五六套馬戲，穿劍門，穿火門，走鉛絲，大力士……他們說：「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把式不敢馬虎——」他們三條船上男女老小總共有到三十個！

在我看來，這所謂南洋武術班的幾套把式比起從前「香市」裏的打拳頭賣膏藥

的玩意來，委實是好看得多了。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擠得滿場沒個空隙兒麼？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得二百來看客。往常「香市」的主角——農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見。

後來我知道，鎮上的小商人是重興這「香市」的主動者；他們想借此吸引遊客振興市面；可是他們也失望了！

鄉村雜景

人到了鄉下，便像壓緊的彈簧，驟然放鬆了似的。

從矮小的窗洞望出去，天是好像大了許多，鬆噴噴的白雲在深藍色的天幕上輕輕飄著；大地伸展著無邊的「夏綠」，好像更加平坦；遠處有一簇樹，矮矮地蹲在綠野中，卻並不顯得孤獨；小河反射着太陽光，靠着那些樹旁邊彎彎地去了。有一座小石橋，橋下泊着一條「赤膊船」。

在鄉下，人就覺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嘻開着笑嘴，老在你門外徘徊——不，老實是「排闥直入」，蹲在你案頭了。

住在都市的時候到公園裏去走走，你也可以看見藍天，白雲，綠樹，你也曾暫時覺得這天，這雲，這樹，比起三層樓窗洞裏所見的天的一角，雲的一抹，樹的尖頂確實是更近於

「自然」那時候，你也會暫時感到「大自然」張開了兩臂在擁抱你了。但不知怎地，總也時時會感得這都市公園內所見的「大自然」不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好像是「人工的」——比方說，就像紅樓夢大觀園裏的「稻香村」的田園風光是「人工的」一般。

生長在農村，但在都市裏長大，並且在都市裏飽嘗了「人間味」，我自信我染著若干都市人的氣質；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氣質是一個弱點，總想擺脫，卻怎地也擺脫不下；然而到了鄉村住下，靜思默念，我又覺得自己的血液裏原來還保留着鄉村的「泥土氣息」。

可以說有點愛鄉村罷？

不錯，有一點。並不是把鄉村當作不動不變的「世外桃源」所以我愛。也不是因為都市「醜惡」。都市美和機械美我都讚美的。我愛的是鄉村的濃郁的「泥土氣息」。不像都市那樣歇斯底列，神經衰弱，鄉村是沉着的，執拗的，起步雖慢可是堅定的——而這，

我稱之爲「泥土氣息」。

讓我們再回到鄉村的風景罷——

這裏，綠油油的田野中間又有發亮的鐵軌，從東方天邊來，筆直的向西去，遠得很，遠得很；就好像是巨靈神在綠野裏劃的一條墨線。每天早晚兩次，機關車拖着一長列的車廂，像爬蟲似的在這裏走過。說像爬蟲，可一點也不過分冤枉了這傢伙。你在大都市車站的月臺上，聽得「啞」——的一聲歇斯底列的口笛，立刻滿月臺的人像鬼迷了似的亂推亂撞，而於是在隆隆的震響中，「這傢伙」喘着大氣衝來了，那時你覺得牠是快得很，又莽撞得很，可不是？然而在寥闊的田野中，凭著短窗遠遠地看去，牠就像爬蟲，怪嫵媚的爬着，爬着，直到天邊看不見，混失在綠野中。

晚間，這傢伙按着鐘點經過時，在夏夜的薄光下，就像是一條身上有燐光的黑蟲，爬得更慢了，你會代替牠心焦。

還有那天空的「鐵鳥」，一天也有一次飛過。像一個尖嘴姑娘似的，還沒見牠的身

影兒就聽得她那吵鬧的騷音，飛的不很高，翹膀和尾巴看去都分明。牠來的時候總在上午，鄉下人的平屋頂剛剛裊起了白色的炊烟。戴着大箬笠穿了鐵甲似的「蒲包衣」（鄉下人夏天落田，都穿這特別的蒲包衣，猶之雨天穿簑衣或蓑衣）在田裏工作的鄉下人偶然也翹頭望一會兒，一點表情都沒有。他們當然不會領受那「鐵鳥」的好處，而且他們現在也還沒喫這「鐵鳥」的虧。他們對於牠淡漠得很，正像他們對於那「爬蟲」。

他們憎恨的，倒是那小河裏的實在可憐相的小火輪。這應該說是一「夥」了。因為有燒煤的小火輪，也有柴油輪——鄉下人叫做「洋油輪船」。每天經過這小河，相隔二三小時就聽得那小石橋邊有吱吱的汽管叫聲。這小火輪的一家門，放在大都市的碼頭上，誰也看牠們不起。可是在鄉下，牠們就是惡霸。牠們軋軋地經過那條小河的時候總要捲起兩道浪頭，潑辣辣地冲打那兩岸的泥土。這所謂「浪頭」，自然么小可憐，不過半尺許高而已，可是牠們一天幾次冲打那泥岸，已經夠使岸那邊的稻田感受威脅。大水的年頭兒，河水快與岸平，小火輪一過，河水就會灌進田裏。就在這一點，鄉下人和小火輪及其

堂兄弟柴油輪成了對頭。

小石橋迤西的河道更加窄些，輪船到石橋口就要叫一聲，彷彿官府喝道似的。而且你站在那石橋上就會看見小輪屁股後那兩道白浪泛到齊岸半寸。要是那小輪是燒煤的，那牠沿路還要撒下許多黑屎，把河牀一點一點填高淤塞，逢到大水大旱年成就要了這一帶的鄉下人的命。鄉下人憎恨小火輪不是盲目的沒有理由的。

沿着鐵軌來的「爬蟲」怎樣像蚊子的尖針似的嘴巴吮吸了農村的血，鄉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鐵鳥」目前和鄉村是無害亦無利；剩下來，只有小火輪一家門直接害了鄉下人，就好比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他們也知道對付那水裏的「土劣」的方法是開濬河道，但開河要抽捐，納捐是老百姓的本分，河的開不開卻是官府的事。

剛才我不是說小石橋西首的河身特別窄麼？在內地，往往隔開一個山頭或是一條河就另是一個世界。這裏的河身那麼一窄，情形也就不同了。那邊出產着「土強盜」，這也是非常可憐相的「土強盜」，沒有槍，只有鋤頭和菜刀。可是他們卻有一個「軍師」。

這「軍師」又不是活人，而是一尊小小的泥菩薩。

這些「土強盜」不過十來人一幫。他們每逢要「開市」，大家就圍住了這位泥菩薩軍師磕頭膜拜，嘴裏唸着他們的「經」，有時還敲「法器」，跟和尚的「法器」一樣。末了，「土強盜」夥裏的一位——他是那泥菩薩軍師的「代言人」——就宣言「今晚上到東南方有利」，於是大家就到東南方。「代言人」負了那泥菩薩到一家鄉下人的門前，說「是了」，他的同伴們就動手。這份被光顧的人家照例是什麼值錢的東西也不會有的，「土強盜」自然也知道；他們的目的是綁票。住在都市裏的人一聽說「綁票」就會想到那是一輛汽車，車裏跳下四五人，都有手槍，疾風似的攔住了目的物就閃電似的走了。可是我們這裏所講的鄉下「土」綁票卻完全不同。他們從容得很。他們還有「儀式」。他們一進了「泥菩薩軍師」所指定的人家，那位負着泥菩薩的「代言人」就站在門角裏，臉對着牆，立刻把菩薩解下來供在牆角，一面念佛，一面拜，不敢有半分鐘的停頓。直到同伴們已經綁得了人，然後他再把泥菩薩負在背上，仍然一路念佛跟着回去。

第二天，假使被綁的人家籌得了兩塊錢，就可以把肉票贖回。

據說這一宗派的「土」綁匪發源於溫台，可是現在似乎到處全有了。而他們也有他們的「哲學」。他們說，偷一條牛還不如綁一個人便當。牛使牛性的時候，怎地鞭打也不肯走，人卻不會那麼頑強抵抗。

真是多麼可憐相，然而嫵媚的綁匪呵？

陌生人

火車不通輪船不到的鄉村近來也闖進了「陌生人」了。他們和火車輪船是本家。他們中間最有勢力的，是兄弟倆。

我們先說「陌生人」中間的老大。

鎮上有一座土地廟。如果父老的傳說可信，則「該」廟的「大老爺」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忠臣，三四百年來，享受此方人民的香火。不用說，他應該保佑這一方的老百姓了。鄉下人迷信這位土地老爺特別關心蠶桑，所以每年清明節後「嬉春祈蠶」的所謂「香市」一定舉行在這土地廟。

杭州岳墳前跪着秦檜和王氏的鐵像。上杭州去燒香的鄉下人一定要到「岳老爺墳」去一趟，卻並不為瞻仰忠魂而為的要摸跪在那裏的王氏的鐵奶；據說由此一摸，

蠶花能夠茂盛。但是我們這裏所說的土地老爺雖則也是忠臣卻沒有冤家的「鐵奶」供鄉下人按摩。反而是鄉下女人自己的肉奶在神座前被男性的手摸了一把就可以蠶花好。因此大奶奶的鄉下女人一定要在土地老爺的神座前擠一下。

這也是百年相承的習俗。即使被摸以後依然蠶花不熟，從不會怪到奶，更不會怪到土地老爺。總之，祈蠶必須在這土地廟。

可是近來，「陌生人」……闖進了這土地廟而且和土地老爺搶生意了。廟門前掛了一塊招牌：蠶種改良分所。

廟裏的一間大廳被派作「改良種」的養育場。牆上糊了白紙，雕刻着全部「三國演義」的長窗上半截都換了玻璃，幾個學生模樣的青年男女在那裏忙着。所謂村長也者，散着傳單，告訴鄉下人道：「官府賣蠶種了，是洋種！要蠶好，去買洋種罷！」鄉下人自然不去理睬這個「陌生人」。但是後來賣繭子，聽說洋種繭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鄉下人心裏不能不動了。於是就有幾個繭子脾氣的鄉下人從土地老爺駕下轉變到「陌生人」

手裏了。他們是冒險的。因為購洋種，須得隔年先交錢，須得「存記」而且到來年「收蟻」時，要由「改良分所」的學生模樣的年青女人決定日子，甚至收了蟻再交給鄉下人。這可糟糕！「陌生人」太不管千百年相傳的老規矩了！而且洋種也不一定好。鄉下人覺得還是土地老爺可靠。於是「改良分所」也不得不遷就些，只管賣種，不再包養「兒子」了。既不「包養兒子」，下種的時候自然免不了撒爛污。但是這「陌生人」的勢力卻一天一天強大；因為牠有靠山：一是繭廠規定洋種繭價比土種貴上三四成，二是牠有保護，下了一記「殺手鐮」，取締土種。

「陌生人」老二就是鼎鼎大名的肥田粉。他和他的老兄不同。他是笑嘻嘻「一團和氣」踏進了農村。記不清是那一年，這鹽樣的肥田粉被一些買不起荳餅的鄉下人冒險試用。這時肥田粉的價錢便宜得很。然而「力道」可不差！粉撒下去，兩三天後，失了營養的稻就會挺健生青。於是乎這位「陌生人」老二就很容易地取得了守舊的農民的信用。特別因為牠比荳餅的價錢便宜一半多。

第二年，荳餅的營業地盤縮小了一半，而肥田粉的價錢比上年更便宜；因為市場上有兩種牌子的肥田粉跌價競爭。鄉下人朝天鬆一口氣：「到底老天爺有眼睛，可憐鄉下人！」

又過了一年，沒有商人再敢販賣荳餅，可是肥田粉卻像潮水一般湧到，每家小商店都帶賣肥田粉。甚至賣糖食的三麻子也用拷棧盛着那鹽一樣的寶貝粉擺在店門前，說是一百二百文零買也行。一條街上也許有幾家鋪子不賣香煙，可沒有一家不賣肥田粉。這也怪不得：第一，「經售」肥田粉毋須大資本，（這和荳餅就不同）；第二，肥田粉的牌子更加多了，大家跌價傾銷，小商人有利可圖。結果，肥田粉就打倒了荳餅。

但是肥田粉這一家門雖同姓同名，脾氣可不相同。最初來的那一支跟土性合得來，牠就立了功。現在大家一哄而來，鄉下人以爲只要是光頭就一定會唸經，而小商人只要推銷得動，大家亂來一頓，結果是稻遭了厄運。

怎麼辦呢？肥田粉倒底不行！再買荳餅罷，荳餅商只剩一家了，高擡貨價，鄉下人問也

不敢問。於是老法子，專靠人糞。第二年，小商人也不敢帶賣肥田粉了，荳餅價錢依然貴得怕煞人，不過最初來的那號肥田粉還有人「經售」並且大吹「本粉真正老牌，肥力充足」而且價錢究竟比荳餅便宜（雖然粉已經漲價），鄉下人只好大着膽子再用。這一來，「陌生人」老二當真在鄉村裏生了根。這根愈長愈大，深入到農村，肥田粉的價錢也就愈來愈高。農村的金錢又從這一個裂口流入了都市，流到了外洋。

現在大家都說要促進農村的生產力量。這話如果當真有可能，我們這裏所介紹的「陌生人」兄弟倆就要做主角。並且事實上他們倆已經登上了農村的舞臺，霸佔在那裏了。他們也許本來生得不壞，而且我們科學的地信仰他們是好相識；但是目前成效如何，讀者也許看了本文還不大明白，那就請到鄉下去住上半年八個月罷！

談迷信之類

辛亥革命的「前夜」，鄉村裏讀「洋書」的青年人有被人側目的「奇形怪狀」凡三項：一是辮髮截短了一半，末梢蓬鬆，頗像現在有些小姑娘的辮梢，而辮頂又留得極小，只有手掌似的一塊，四圍便是極長的「劉海」；二是白竹布長衫，很短，衣袖腰身都很窄小，褲腳管散着；三呢，便是走路直腿，蒲達蒲達地像「兵操」，而且要是兩三個人同走，就肩挨肩的成爲一排。

當時這些年青人在鄉間就成爲「特殊階級」。而他們確也有許多特殊的行動。最普通的便是結伴到廟裏去同和尚道士辯難，坐在菩薩面前的供桌上，或者用粉筆在菩薩臉上抹幾下。碰到迎神賽會，他們更是大忙而特忙；他們往往擠在菩薩轎子邊說些不尷不尬的話，乘人家一個眼錯，就把菩薩頭上的帽子摘了下來，藏在菩薩腳邊，或者把菩

薩的帽子換了個方向，他們則站在一旁拍掌大笑。

當時的青年「洋」學生好像不自覺地在幹着「反宗教運動」；他們並沒有什麼組織，什麼計劃，他們的行動也很幼稚可笑，然而他們的「朝氣」叫人永遠不能忘卻。他們對於宗教的認識，自然很不夠，可是他們的反對「迷信」卻出自一片熱忱，一股勇氣，所以鄉下的迷信老頭子也只好搖着頭說：「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菩薩也要讓他們幾分了！」

去年我到鄉下去養病，偶然也觀光了「青天白日」下的「新政」，看見一座大廟的照牆上赫然寫着油漆的標語：「省政府十戒。」其中第一條就是戒迷信。廟前的戲臺上原來有一塊「以古爲鑑」的橫額，現在也貼上了四塊方紙，大書着「天下爲公」，「兩邊の木刻對聯自然也改穿新裝，一邊是「革命尙未成功」，一邊當然是「同志仍須努力」了。這種面目一新的派頭，在辛亥革命時代是沒有的，於是我微笑，我感到「時代」是畢竟不同了！

然而後來我又發見廟裏新添的許多善男信女恭獻的匾額中有一方寫着「信士某某率子某某」者，原來就是二十五年前「菩薩也要讓着幾分」的「洋」學生。他現在皈依在神座下了，並且他「率子某某」皈依了，並且我也看不見二十五年前蒲蓬蒲蓬地直了腿走路的年青人在鄉間和菩薩搗亂了！從前那個「洋學堂」只有幾十個學生，現在是幾百了，可是他們都沒有什麼「奇形怪狀」。他們大都是中產階級的子弟，也和二十五年前的一樣。不過他們和二十五年前的「前輩先生」顯然有點不同，就在他們所唱的歌曲上也可以看出來了；從前是「男兒志氣高，年紀不妨小」，而現在卻是「毛毛雨」了！於是我又微笑，我不很明白這到底是不是「時代」不同了麼？

從前和菩薩搗亂的青年人讀古文觀止，做「秦始皇漢武帝合論」，知道地是圓的球形，知道「中國」實在並不居天下之中，知道富強之道在於船堅砲利——如此而已。他們的頭腦實在遠不及現在的年青人，然而他們和當時社會乃至家庭的「思想衝突」卻又遠過於現在的年青人。近年來中國是「進步」了，簇新的標語，應時應節的宣傳綱

領——例如什麼紀念日的什麼「國貨運動週」、「航空救國週」、「拒毒運動週」等等，都輪流貼滿了鄉村裏小茶館的泥牆。正所謂「力圖建設」和二十五年前的空氣相差十萬八千里。這在認識不足的年青人看來，當然覺得自己和社會之間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不調和。而況他們的家庭既不禁止他們進學校，也不禁止他們自由結婚。

並且即使有些不順眼的事情也都以堂皇的名義來公開實行，即如小小的迎神賽會亦何嘗不在迷信之外另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振興市面。

今年大都市裏天天嚷着「農村破產」、「救濟農村」。於是「振興農村」的棉麥借款就應運而生。鄉村間也要「振興市面」的，恰好今夏少雨，於是祈雨的迎神賽會也應運而生。一個鄉鎮的四條街各自舉行了一次數十年來未有的大規模的迎神賽會。一位「會首」說：「我們不是迷信，借此振興市面而已！」這句話自然開通之至。因而假使有些「讀洋書」的年青人夾在中間幫忙，也就「合理」得很。

迎神賽會總共鬧了一個月光景。而且一次比一次「更見精采」。聽說也化了萬把

塊呢。然而茶館酒店的「市面」卻也振興了些。有人估計，賽會的一箇月中，鄰近鄉鎮來看熱鬧的人，總共也有萬把人；每人化費二元，就有二萬元，也就是「市面」上多做了二萬元的生意。這在市面清淡的現今，真所謂不無小補。

有一位「躬興其盛」的先生對我說：「最熱鬧的一夜，四條街都擠滿了人，約有十萬的看客。輪船局臨時添了夜班，航船和快班船也添了夜班，甚至有一夜兩班的。有幾個鄰鎮向來沒有輪船交通，此時也都開了臨時特班輪。」

所以把一切費用都算起來，在賽會的一箇月間，市面上至少多做了十萬元的生意。這點數目很可使各業暫時有起色，然而對於米價的低落還是沒有關係。結果，賽會是賽過了，雨也下過了，農民的收成據說不會比去年壞，不過明年的米價也許比今年還要賤些呢……

冬 天

詩人們對於四季的感想大概頗不同罷。一般的說來，則爲「遊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到適當的字眼來了，總之，詩人們對於「冬」好像不大懷好感，於「秋」則已「悲」了，更何況「秋」後的「冬」！

所以詩人在冬夜，只合圍爐話舊，這就有點近於「蟄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給詩人們添了詩料。甚而至於踏雪尋梅，此時的詩人儼然又是活動家。不過梅花開放的時候，其實「冬」已過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詩人，對於一年四季無所偏憎。但寒暑數十易而後，我也漸漸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覺得冬天的味兒好像特別耐咀嚼。

因爲冬天曾經在三個不同的時期給我三種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歲的時候，我覺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們定要我穿了許多衣服，弄得我動作遲笨，這是我不同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黃，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謝「冬」了。

在都市裏生長的孩子是可憐的，他們只看見灰色的馬路，從沒見過整片的一望無際的大草地。他們即使到公園裏看見了比較廣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細曲得像狗毛一樣的草皮，枯黃了時更加難看，不用說，他們萬萬想不到這是可以放起火來燒的。在鄉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是灰黃色的枯草，又長又密，腳踏下去簌簌地響，有時沒到你的腿彎上。是這樣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燒。我們都脫了長衣，劃一根火柴，那滿地的枯草就畢剝畢剝燒起來了。狂風着地捲去，那些草就像發狂似的騰騰地叫着，夾着白煙一片紅火焰就像一個大舌頭似的會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有時我們站在上風頭，那就跟着火頭跑；有時故意站在下風，看着烈焰像潮水樣湧過來，湧過來，於是我們大聲笑着嚷着在火焰中間跳，一轉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經上前去了，於是我們就又追上

去送牠。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屠的棺木或者骨殖，火勢逼近了那棺木時，我們的最緊張的時期就來了。我們就來一個「包抄」，撲到火線裏一陣滾，收熄了我們放的火。這時候我們便感到了克服敵人那樣的快樂。

二十以後成了「都市人」，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這時我對於冬，理應無憎亦無愛了罷，可是冬天卻開始給我一點好印象。二十幾歲的我是只要睡眠四個鐘頭就夠了的，我照例五點鐘一定醒了；這時候被窩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氣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鄉，靜得很，沒有聲音來打擾我，這時候躲在那裏讓思想像野馬一般飛跑，愛到那裏就到那裏，想夠了時，頂天亮起身，我彷彿已經背着人不聲不響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種愉快。那時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較起來，覺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樣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樣使得我上牀的時候弄堂裏還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卻又是滿弄堂的洗馬桶的聲音，直沒有片刻的安靜。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蒼蠅蚊蟲的世界，而也是瘧病

光顧我的季節呵！

然而對於「冬」有惡感，則始於最近。擁着熱被窩讓思想跑野馬那樣的事，已經不高興再做了，而又沒有草地給我去「放野火」。何況近年來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願多穿點衣服，並且把窗門關緊。

不過我也理知地較為認識了「冬」。我知道「冬」畢竟是「冬」，摧殘了許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過是「冬」，北風和霜雪雖然兇猛，終不能永遠的不過去。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運命快要告終，「春」已在叩門。

「春」要來到的時候，一定先有「冬」。冷罷，更加冷罷，你這嚇人的冬！

上海大年夜

在上海混了十多年，總沒見識過陰曆大年夜的上海風光。什麼緣故，我自己也不想起來了；大概不外乎「天下雨，」人懶，「事忙」這三樁。

去年——民國二十二年，歲在癸酉，公曆一千九百三十三年，恰逢到我「有閒」而又「天好」而又是小病了一星期後想走動，於是在「大年夜」的前三天就時常說「今年一定要出去看看了。」

天氣是上好的。自從十八日（當然是廢曆）夜裏落過幾點雨，一直就晴了下來。是所謂「廢曆」的十八日，我擔保不會弄錯。因為就在這一天，我到一個親戚家裏去「喫年夜飯」。這天很暖和，我料不到親戚家裏還開着「水汀」毫無準備的就去了，結果是脫下皮袍尙且滿頭大汗。當時有一位鄉親對我說：「天氣太暖和了，冬行春令——春令！

總得下一場臘雪才好！

似乎天從人願，第二天當真冷了些。可是這以後，每天一個好太陽把這「上海市」曬得一天暖似一天；到廢曆的「大年夜」的「前夕」簡直是「上墳時節」的氣候了。而這幾天裏，公債庫券的市價也在天天漲上去，正和寒暑表的水銀柱一般。

「大年夜」那天的上午，聽得生意場中一個朋友說：「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過不了年關，單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東方面要求巡捕房發封，還沒解決。」

「這就是報紙上常見的所謂『市面衰落』那一句話的實例麼？」我心裏這樣想。然而翻開「停刊期內」各報的「號外」來看，只有滿幅的電影院大廣告搜盡了所有的誇大，刺激，誘惑的字眼在那裏鬪法。

從前見過店鋪倒閉的景象也在我眼前閃了一閃。肩挨著肩的商店的行列中忽然有一家緊閉著柵門，就像那多眼的大街上瞎了一隻眼；小紅紙寫着八個字的，是「清理賬目，暫停營業」；密密麻麻橫七豎八貼滿了的，是客戶的「飛票」；而最最觸目的是地

方官廳的封條，——一個很大的橫十字。

難道繁華的南京路上就將出現四五十隻這麼怪相的瞎眼？於是我更加覺得應該去看看「大年夜」的上海。

晚上九點鐘，我們一行五個人出發了。天氣可真是「理想的」。雖然天快黑的時候落過幾點牛毛雨，此時可就連風也沒有，不怕冷的人簡直可以穿夾。

剛剛走出弄堂門，三四輛人力車就包圍了來，每個車夫都像老主顧似的把車槓一放，拍了拍車上坐墊，亂嚷着「這裏來呀！」我們倒猶豫起來了。我們本來不打算坐人力車。可是人力車的後備隊又早聞聲來了，又是三四輛飛到了我們跟前。而且似乎每一個暗角裏都有人力車埋伏着，都在急急出動了。人力車的圓陣老老實實將我們一行五個包圍了！

「先坐了黃包車，穿過××街，到××路口再坐電車，怎樣？」

我向同伴們提議了。

「××路口麼？一隻八開！」車夫之一說。

「兩百錢！」我們一面說，一面準備「突圍」。

「一隻八開！年三十，馬馬虎虎罷。」

這是所謂「情商」的口吻了。而且雙方的距離不過三四個銅子。於是在雙方的「馬馬虎虎」的聲音中，坐的坐上，拉的也就開步。

拉我的那個車夫例外地不是江北口音。他一面跑，一面說道：

「年景不好……往年的大年夜，你要雇車也雇不到……那裏會像今年那樣轉灣角上總有幾部空車子等生意呢。」

說着就到了個轉角，我留神細看，固然有幾輛空車子，車夫們都伸長了「覓食」的頸領。

「往年年底一天做多少生意？」我大聲問了。其實我很不必大聲。因為這條××街的進口冷靜靜的並沒為的是「大年夜」而特別熱鬧。

「哦——打仗的上一個年麼隨便拉拉，也有個塊把錢進賬……」

「那麼，今年呢？」

「運氣好，還有塊把錢；不好，五六毛……五六毛錢，派什麼用場……你看，年底了，洋價倒漲到二千八百呀！」

「哦——」我應了這麼一聲，眼看着路旁的一家烟兌店，心裏卻想起鄰舍的×太太來了。這位太太萬事都精明，一個月前，洋價二千七的時候，她就兌進了大批的銅子，因為經驗告訴她，每逢年底，洋價一定要縮；可是今年她這小小的「投機事業」失敗了，今天早上我還聽得她在那裏罵烟兌店「混賬」。

「年景不好」拉我的車夫又嘆氣似的說：「一天拉五六毛，淨剩下來一雙空手，過年東西只好一點也不買……不像是過年了！」

××路已經在前面了。我們一行五人的當先第一輛車子已經停下來了。我付錢的時候，留神看了看拉我那車夫一眼。他是二十多歲精壯的小夥子，並不是那些拉不動的

「老鎗」然而他在這年底一天也只拉得五六毛錢麼？」

站在××路口，我又回望那短短的××街。一家剃頭店似乎生意還好。我立刻想到我已經有二十多天沒會理髮。可是我的眼光隨即被剃頭店間壁的南貨店吸住了。天哪，「大年夜」南貨店不出生意，真怪！然而也不足怪。像這樣小小的南貨店，自然只能伺候中下級社會的主顧，可是剛才拉我的車夫不是說「過年東西只好一點也不買」麼？

「總而言之，××街裏沒有大年夜。」

坐在電車裏，我這樣想。同時我又盼望「大年夜」是在南京路，福州路一帶。

十字路口，電車停住了。交通燈的紅光射在我們臉上。這裏不是站頭，然而電車例外的停得很長久。

「一部汽車，兩部汽車……電車，三部汽車，四部，五部……」

我身邊的兩個孩子，臉貼在車窗玻璃上，這樣數着橫在前面的馬路上經過的車輛。我也轉臉望着窗外，然而交通燈光轉了綠色，我們坐的電車動了。嗚嗚從我們的電

車身邊有一輛汽車「突進」了，接着又是一輛，接着是一串，威風凜凜地追逐前進，我們的電車落後了。我凝眸遠眺。前面半空中是三公司大廈高塔上的霓虹電光，是戳破了黑暗天空的三個尖角，而那長蛇形的汽車陣，正向那尖角裏鑽。然而這樣的景象只保留了一剎那。三公司大廈漸曳漸近了。血管一樣的霓虹電管把那龐大建築的輪廓描畫出來了。

「你數清麼？幾部？」

孩子的聲音在我耳邊響了起來。這不是問我，然而我轉眼看着這兩個爭論中的孩子了。忽然有一條原則被我發見了：今夜所見坐車的人好像只有兩個階級，不是擠在電車或公共汽車裏，就是舒舒服服坐了黑牌或白牌的汽車，很少人力車！也許不獨今夜如此罷？

「車」字門中，這個中間的小布爾喬亞氣味的人力車的命運大概是向着沒落的罷？

我們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下了電車。

於是在「水門汀」上，紅色的自來水龍頭旁邊，我們開了小小的會議。

「到那裏去好？四馬路怎樣？」

這是兩位太太的提議。她們要到四馬路的目的，是看野鷄；因為好像聽得一位老上海說過，「大年夜」裏，妓女們都裝扮了陳列在馬路口。至於四馬路之必有野鷄，而且其數很多，卻是太太們從小在鄉下聽熟了的。

可是兩個孩子卻堅持要去看電影。

這當兒，我的一票可以決定局勢。我主張先看電影後看野鷄。因為電影院「大年夜」最後一次的開映是十一點鐘。看過了電影大概四馬路之類還有野鷄。

於是我們就走貴州路，打算到新光大戲院去。

我不能不說所謂「大年夜」者也許就在這條短短的狹狹的貴州路上；而且以後覺得確是在這裏。人是擁擠的，有戴了鴨舌頭帽子的男人，更有許多穿着緋色的廉價人造絲織品的年青女子；也有汽車開過，慢慢地爬似的，嗚嗚地好像哀求。兩個孩子拖着我

快跑，（恐怕趕不上影戲，）可是兩位太太只在後邊叫「慢走」。原來她們發見了這條路上走的或是站着的濃妝年青女子就是野鷄。

也許是的。因為鴨舌頭帽子的男人擲了許多的「攢砲」，拍拍拍地都在那些濃妝的青年女子的腳邊響出來，而她們並不生氣。不但不生氣，還是歡迎的。「愈響愈發」是她們的迷信。

我們終於到了新光大戲院的門口。上一場還沒散，戲院門裏門外擠滿了人。

而且這些人大都手裏有票子。

兩位太太站在馬路旁邊望着那戲院門口皺眉頭。就是那勇敢的男孩子，（他在學校裏「打強盜山」是出名勇敢的，）也把疑問的眼光看着我的面孔。

「就近還有幾家影戲院，也許不很擠。」

我這樣說着，徵求伙伴們的同意。

但是假使片子不好呢？大些的孩子，一個很像大人的女孩子，眼光裏有了這樣的遲

疑。「不管牠！反正我們是來趁熱鬧的。借電影院坐坐，混到一點多鐘，好到泥城橋一帶去看兜喜神方的時髦女人。」

又是我的意見。然而兩個孩子大大反對。不過這一回，他們是少數了，而且他們又怕多延捱了時間，「兩頭勿着實」於是只好跟着我走。

到了北京大戲院。照樣密密的人層。而且似乎比新光大戲院的現象更加洶洶然可畏。轉到那新開幕的金城。隔着馬路一望，我們中間那位男孩子先叫起「好了」來了。走到戲院門口，我們都忍不住一股的高興。這戲院還是「平時狀態」。但是一問，可糟了！原來這金城大戲院沒有「大年夜」的，夜戲就只九點半那一場，此時已經閉幕。

看錶上是十一點差十分。

「到那裏去好呢？」——大家臉上又是這個問號了。也許新光今夜最後一場是一點半開映罷？那麼，還趕得及新光近！

真不知道那時候爲什麼定要看影戲。孩子們是當真要看的，而我們三個大人呢，還

是想借此混過一兩個鐘點，預備看看「大年夜」的上海後半夜的風光而已。

然而又到了新光了。十一點正，前場還沒散，門裏門外依然擠滿了人，也許多了些。這次我們是奮勇進攻了。五個人是一個長蛇陣。好容易擠了進去，望得見賣票處了，忽然又有些紳士太太們卻往外邊擠；一面喊道：「票子賣完了。賣完了！」我疑心這是騙人的。爲什麼戲院當局不掛「客滿」的牌子？我不能再「紳士氣」了。我擠開了幾位攔路的時候，髦女郎，直到賣票處前面。我們的長蛇陣也中斷了。賣票員只對我搖手。

好容易又擠了出來，到得馬路上時，我忍不住歎口氣說：

「雖然『大年夜』不在××街的小小南貨店裏，可確是在每家影戲院裏！」

以後我們的行程是四馬路了。意外地不是「大年夜」一樣的，也沒看見多少豔妝的野鷄之類。「攢砲」聲音更少。

兩個孩子是非常掃興了。於是「打嗎啡針」每人三個氣球。

我們最後的希望是看看南京路上有沒有封皮的怪相「瞎眼睛」。

然而也沒有。

十二點光景擠進了南京路的虹廟。這是我的主張。可是逛過了浴佛節的靜安寺的兩個孩子大大不滿意。「沒有靜安寺那樣大」是他們的批評。他們怎麼會知道我是出來找「大年夜」的，而「大年夜」確也是在這座廟裏！

後來我知道過不了年關的商店有五百多家。債權人請法院去封門。要是一封，那未免有礙「大上海」的觀瞻，所以法院倒做了和事老。然而調解也等不及，乾脆關上大門貼出「清理賬目」的鋪子也就有二百幾十家了。南京路上有一家六十多年的老店也是其中之一。

「你猜猜南京路的鋪子有幾家是賺錢的？」哈哈，說是只有兩家半！那兩家是三陽南貨店和五芳齋糕糰點心店。那半家呢，聽說是冠生園。」

回家的路上碰見一位鄉親，他這樣對我說。

鄉親這番話，我怎麼能夠不相信？並且我敢斷定複雜的「大上海」市面無論怎樣

「不景氣」但有幾項生意是不受影響的，例如我們剛去隨喜了來的虹廟，並且我又確實知道滬西某大佛寺的大小廳堂乃至「方丈室」早已被施主們排日定完；這半年裏頭，想在那大佛寺裏「做道場」簡直非有大面子不行的！

到家的時候，里內一個廣東人家正放鞭砲，那是很長的一串，挑在竹竿上。我們站在里門口看去，只見一條火龍，漸縮漸短。等放過了我們走進去，依舊是冷清清的弄堂，不過滿地碎紅，堆得有寸許厚。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也算是「現代史」罷

郁達夫先生仗着一枝秃筆跑江湖，也總算是老資格的了，可是他最近也感到他這書獃子在上海混不過去，大雨天裏溜到杭州去過「隱士」生活。在下跑江湖的資格遠不及達夫先生，可是十多年來也總死賴在上海，這回看見達夫先生的榜樣，也就浩然起了「歸」志。

說到敵鄉，跟杭州就差的遠了。杭州是「天堂」，敵鄉不過是「草鎮」。在敵鄉人眼裏看來，上海更是天堂的天堂。所以即使在上海是十足的「阿木林」，到了敵鄉儘能夠充內行，到處不會喫虧。爲的有這一層保障，我到了敵鄉後就居然敢到處闖，不怕上當。

那一天，我帶了十幾個銅子，悠悠然上街閒逛，忽然到了一個空場左近，猛聽得鑼鼓喧天，我躑躅過去一看，原來是變把戲的。不用說，照例是布幔圍住，看不見把戲場裏的祕密。

又是照例的場口一幅當作屏門用的布幔上畫著紅紅綠綠的「把式」圖；有男有女，有老有小，還有馬。原來這是改良新式把戲，有十八九歲的姑娘跑馬「獻技」。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回兒，知道進場票價是十六個銅子。我數一數，身邊剛好有十六個銅子。但我到底在上海混過十多年，知道那門面上的五彩廣告畫是騙人的，還是留着十六個銅子買燒餅喫罷。於是脚跟一轉，正想走了，猛不防那把戲場門前賣票的漢子忽地把那廣告畫的布幔拉開，特別放盤，送閱幾秒鐘。我明明看見一位十八九歲拖著兩根短辮子的紅衣姑娘騎在一匹黃馬上，在場裏疾馳！好哇！我的耳邊就騰起了這樣的采聲。當下我一陣糊塗，就犧牲了十六個銅子，搖搖擺擺進了場。

自然我那時候不相信自己早做了阿木林。因為馬是有的，一匹黃馬。馬上有人，拖著兩條短辮子，約莫十八九歲，紅衣黑褲子的姑娘。而這姑娘騎了馬是在那裏跑。而且鑼鼓敲的好不熱鬧。但是十分鐘後，我就覺悟到有點上當了。因為那姑娘和馬只不過繞著圈子走，而且慢騰騰地走著。不用說，這樣繞圈子走，看到第三遍時，就是小孩子也看厭了。何

況到第四遍時，我又「發現」了那台上的姑娘好像不是真的姑娘。不但胸前一平如砥，而且全臉全身毫無半點女相。本來我是看把戲，真姑娘或是假姑娘的把戲，我可以不管，不過把小子來冒充姑娘，可也太把看客當作頭號阿木林了。

然而正當我憤憤不平的時候，「把戲」可就當真來了，場門口賣票那漢子這時忽又站上了高凳，臉對着場裏，把兩個手指放在嘴裏吹一胡哨，立刻那馬上的假姑娘（對不起，我斷定她是假姑娘了）在馬屁股上加一鞭，琮琮地快跑起來了！同時，那漢子就把那當作屏門的五彩廣告畫布幔刷的一下拉了開來，嘴裏怪聲怪氣大嚷。幾秒鐘後，——剛好那假姑娘跑完一個圈，布幔重復拉上，場內的祕密就此再不給場外人看，而那匹黃馬又是慢騰騰地走著。

可是這一次的特別放盤，送閱幾秒鐘，居然又吸進了幾個看客。

以後這同樣的「把戲」第三次，第四次……無數次演著，直到變把戲的覺得人們的錢袋已經空空。然而那時天色不早，就要說「明天請早」了！

我算是做了三小時的十足阿木林。我拍拍空了的錢袋，忍不住笑起來了。記得申報自由談上登過何家幹先生的一篇短文——現代史，也是講變戲法的怎樣叫人慷慨解囊。但是我覺得我所碰到的這班變把戲的，更是巧妙。妙在那幾秒鐘的「拉開布幔」叫局外人看見場裏確是像煞有介事緊張。

老鄉紳

「要是並沒有所謂上帝，我們就得創造他一個！」——福祿特爾

朋友！這是樁真實事，發生在×省×縣×鄉！

那一天早上，東方紅日初升，空氣清爽。夜來有過陣頭雨，街上青石板的凹陷處還是一個一個的水潭。積世老鄉紳×老穿了件「結衫」，站在自己家門前的石階上，一手捋着鬍子，仰臉看天空的浮雲，悠然自得，便是上八洞的神仙也不及他老人家清閒納福。

他老人家有一點古怪脾氣；喜歡信口開河撒一點兒不傷脾胃的小謊。他哄得人家相信了，自家躲在旁邊暗笑；他說這是頂好的延年祕訣。他是一位幽默家。

這一天早上，他正在看天空的浮雲，正正經經並沒想到要撒謊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一位忘年交，恭恭敬敬拱着手喊道：

「×老早呵！聽說昨夜那個響雷劈開了東鄉外的一株老槐樹，就是×橋邊那株老槐樹！」

×橋麼？那是離鎮有六里路的一座三洞大橋！突然×老的眼珠一翻，不假思索地脫口回答道：

「這就對了！原來那孽畜的老窠竟在×橋的大槐樹底下！」

忘年交愕然看着×老的淡黃面孔，摸不着頭腦。但是×老道貌岸然地自言自語接下去了：

「哦！×橋到螺螄灘，少說也有三十里路，這孽畜遭了雷火，還能夠窠去那麼遠，厲害！嚇厲害！」

忘年交現在聽出眉目來了，趕快問道：

「×老！那老槐樹底下躲着妖精麼？」

「可不是！昨夜雷雨過後，螺螄灘那邊從天上掉落一條大蟒蛇來，身體比吊桶還粗，

頭像栲栳，死在田裏，總有半畝地那麼大；正不知道這孽畜從那裏來，卻原來×橋邊的老槐樹是牠的老家！小兒是常到×橋去的，慚愧得很，僥倖沒有齧了牠的饑吻。今兒牠既然遭了天條，倒要走螺螄灘一趟去看看明白。」

「對呀，對呀！可是二十多里路，這樣大熱天，不是玩的！」

忘年交一邊說，一邊拱手，就走開了。×老直望到不見了這位朋友的影子，這纔回味過來似的獨自哈哈笑着，也回進家內去了。

到了午後，×老把這件事完全忘記了；照例踱到茶館去的時候，他聽得滿茶館紛紛談論着螺螄灘有一條極大的死蟒蛇。×老這纔想起了今天早上弄的小狡猾，就忍住了笑，在旁邊聽他們講。可是他漸漸收住了笑容，正正經經用心在聽了。人家講的多麼細到！並且其中滿頭大汗的一位據說是剛去看了來的呀！

「原來是真的麼？」×老搔着鬍子肚裏想。他疑惑自己早上對那忘年交說的一番話確是有來歷的了，他不相信自己會撒下那樣一個謊了。

於是在聽完了以後，×老第一個站起來說道：

「今天早上我也聽說有這回事，我還以為是謠言哪！既然是真的，那倒不能不去看一下。」

許多茶客都哄然附和。一羣人擁出了那茶館，就向鎮西螺螄灘那條路走去，×老是趕在前頭的第一個。

第三部

雷雨前

清早起來，就走到那座小石橋上。摸一摸橋石，竟像還帶點熱。昨天整天裏沒有一絲兒風。晚快邊響了一陣子乾雷，也沒有風，這一夜就悶得比白天還厲害。天快亮的時候，這橋上還有兩三個人躺著，也許就是他們把這些石頭又曬得熱烘烘。

滿天裏張着個灰色的幔。看不見太陽。然而太陽的勢力好像透過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頭頂。

河裏連一滴水也沒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壳似的。田裏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有兩尺多闊的，你能說不像溝麼？那些蒼白色的泥土，乾硬得就跟水門汀差不多。好像牠們過了一夜工夫還不曾把白天吸下去的熱氣吐完，這時牠們那些扁長的嘴巴裏似乎有白煙一樣的東西往上冒。

站在橋上的人就同渾身的毛孔全都閉住，心口泛淘淘，像要嘔出什麼來。

這一天上午，天空老張着那灰色的幔，沒有一點點漏洞，也沒有動一動。也許幔外邊有的是風，但我們罩在這幔裏的，把鷄毛從橋頭拋下去，也沒見他飄飄揚揚踱方步。就住在抽出了空氣的大筒裏似的人，張開兩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可是吸進來只是熱辣辣的一股悶。

汗呢，只管鑽出來，鑽出來，可是膠水一樣，膠得你渾身不爽快，像結了一層壳。

午後三點鐘光景，人像快要乾死的魚，張開了一張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發了一條縫！不折不扣一條縫！像明晃晃的刀口在這幔上劃過。然而劃過了，幔又合攏，跟沒有劃過的時候一樣，透不進一絲兒風。一會兒，長空一閃，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縫。然而中什麼用？

像有一隻巨人的手擎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邊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這巨人已

在咆哮發怒；越來越緊了，一閃一閃滿天空瞥過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隆，幔外邊來了巨人的憤怒的吼聲。

猛地閃光和吼聲都沒有了，還是一張密不通風的灰色的幔！
空氣比以前加倍悶！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會猜想這時那幔外邊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氣；你斷得定他還要進攻。你焦躁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閃電光，那隆隆隆隆的怒吼聲。

可是你等着，等着，卻等來了蒼蠅。牠們從齷齪的地方飛出來，嗡嗡嗡嗡的，繞住你，釘你的塗一層膠似的皮膚。戴紅頂子像個大員模樣的金蒼蠅剛從糞坑裏喫飽了來，專揀你的鼻子尖上蹲。

也等來了蚊子。哼哼地，像老和尚念經，或者老秀才讀古文。蒼蠅給你傳染病，蚊子卻老實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來擎着蒲扇亂撲，可是趕走了這一邊的，那一邊又是一大羣乘隙進攻。你大聲叫喊，牠們只回答你個哼哼，嗡嗡，嗡嗡！

外邊樹梢頭的蟬兒，卻在那裏唱高調：「要死！要死！要死！」

你汗也流盡了，嘴裏乾得像燒，你手脚也軟了，你會覺得世界末日也不會比這再壞！

然而猛地電光一閃，照得屋角裏都雪亮。幔外邊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轟隆隆，轟隆隆！他勝利地叫着。胡——胡——擋在幔外邊整整兩天的風開足了超高速度撲來了！蟬兒噤聲，蒼蠅逃走，蚊子躲起來，人身上像剝落了一層壳那麼一爽。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長空飛舞。轟隆隆，轟隆隆，再急些，再響些罷！

讓大雷雨沖洗出個乾淨清涼的世界！

大旱

這是大旱年頭一個小小鄉鎮裏的故事。

親愛的讀者：也許你是北方人，你就對於這故事的背景有點隔膜了。不過我也有法子給你解釋個明白。

第一，先請你記住：這所謂小小的鄉鎮至少有北方的二等縣城那麼熱鬧；不單說熱鬧還不夠，再得加一個形容詞——摩登。鎮裏有的是長途電話（後來你就知道牠的用途了）電燈，翦髮而且把髮燙曲了的姑娘，抽大煙的少爺，上海流行過三個月的新妝，還有——周鄉紳六年前蓋造的「煙囪裝在牆壁裏」的洋房。

第二，這鄉鎮裏有的是河道。鎮裏人家要是前面靠街，那麼，後面一定靠河；北方用吊桶到井裏去打水，可是這個鄉鎮裏的女人永遠知道後房窗下就有水；這水，永遠是毫不

出聲地流著。半夜裏你偶然醒來，會聽得窗外（假使你的臥室就是所謂靠河的後房）有嘩嘩啞啞的櫓聲，或者船娘們帶笑喊著「扳艄」，或者是竹篙子的鐵頭打在你臥房下邊的石脚上——錚的一響，可是你永遠聽不到水自己的聲音。

清早你靠在窗上眺望，你看見對面人家在河裏洗菜洗衣服，也有人在那裏剖魚，魚的鱗甲和腸子在水面上慢慢地漂流，但是這邊——就在你窗下，卻有人在河水裏刷馬桶，再遠幾間門面，有人倒垃圾，也有人挑水——挑回去也喫也用。要是你第一回看見了這種種，也許你胸口會覺得不舒服，然而這鎮裏的人永遠不會跟你一樣。河水是「活」的，牠慢慢地不出聲地流著；即使洗菜洗衣服的地方會泛出一層灰色，刷馬桶的地方會浮著許多嫩黃色的泡沫，然而那裝嚴的靜穆的河水慢慢地流著流著，不多一會兒就還你個茶色的本來面目。

所以，親愛的讀者，第三項要請你記住的，這鎮裏的河道是人們的交通工具，又是飲料的來源，又是垃圾桶。

鎮外就是田了。鎮上人談起一塊田地的「四至」來，向來是這樣的：「喏，東邊到某港，西邊靠某浜，南邊又是某港，北邊就是某某塘」（塘是較大的河。）水，永遠是田地的自然邊界。可是，我的朋友，請你猜一猜，這麼一塊四面全是河道的田地有多少畝？一百畝罷？太多太多！五十畝呢？也太多！十畝，二十畝？這就差不多了！水是這麼的「懂事」，像蛛網一般佈滿了這鄉鎮四周的田野。親愛的讀者，這就是我要報告的第四項了。

這樣的鄉村，說來真是「魚米之邦」，所謂「天堂」了罷！然而也不盡然。連下了十天雨，什麼港什麼浜就都滿滿的了，鄉下人就得用人工來排水了，然而港或浜的水只有一條出路：河。而那永遠不慌不忙不出聲流著的河就永遠不肯把多餘的水趕快帶走。反過來，有這麼二十天一個月不下雨，糟了，港或浜什麼的都乾到只剩中心裏一泓水，然而那永遠不慌不忙不出聲流著的河也是永遠不會趕快帶些水來喂飽港或浜。

要是碰到像今年那樣一氣裏五六十天沒有雨，嘿！你到鄉下去一看，你會連路都認不準呢！我要講的故事，就從這裏開頭。

從前要到這小小的鄉鎮去，你可以搭小火輪。從這鎮到鄰近的許多小鎮，也都有小汽油輪。那條不慌不忙不出聲流著的鎮河裏每天叫着各種各樣的汽笛聲。這一次四十多天不下雨，情形可就大大不同。上海開去的小火輪離鎮五六十里就得停住，客人們換上了小船，再前進。這些小船本來是用櫓的，但現在，櫓也不行，五六十里的路就全靠竹篙子撐。好容易到得鎮梢時，小船也過不去了，客人們只好上岸走。這裏是一片荒野，離鎮上還有十多里路。

我到了鎮中心區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街上有些乘風涼的人。我走上了一座大橋，看見橋頂上躺著七八個人，呼呼地打鼾。這裏有一點風，被風一吹，這才覺得倦了，我就揀一個空位兒也放倒了身體。

「外港尚且那樣，不知這鎮河乾成了什麼樣子？」我隨便想，就偃起身子來看河裏。這晚上沒有月亮，河裏墨黑，從橋頂望下去，好像深得很。漸漸看出來了，有兩點三點小小

的火光在河中心閃動。隱隱約約還有人聲。「哦！還好！」我心裏鬆了一鬆，我以為這三三兩兩的火光自然就是從前見慣的「生意船」，或者是江北船戶在那裏摸螺螄。然而火光愈來愈近了，快到了橋邊了，我睜大眼睛看，那裏有什麼船呢，只是幾個赤條條的人！小時候聽人講的「落水鬼」故事便在我腦上一閃。這當兒，河裏的人們也從橋塊的石埠走上來了，的確確是「活人」，手裏擎著竹絲籠，他們是在河裏掏摸小蟹的頑皮孩子。原來這一條從前是交通要道，飲料來源，又兼無底垃圾桶的鎮河，現在卻比小小的溝還不如！

四十多天沒雨，會使這小小的鄉鎮完全改變了面目。本來是「路」的地方會弄到不成其為「路」。

從前這到處是水的鄉鎮，現在水變成了金子。人們再不能夠站在自家後門口吊水上來，卻要跑五六里路挨班似的這才弄到一點泥漿樣的水。有人從十多里路遠的地方挑了些像樣的水來，一毛錢一桶；可是不消幾天，就得跑地二十多里路這才有像樣的水。

在白天，街上冷清清地不大見人，日中也沒有市。這所謂「市」就是鄉下人拏了農產物來換日用品。我巡遊著那冷落的市街，心裏就想起了最近讀過的一首詩。這位住在都市的詩人一面描寫夜的都市裏少爺小姐的跳舞忙，一面描寫鄉下人怎樣沒晝沒夜的屎水，給這兩種生活作一個對比。我走過那些不見一個鄉下人的街道時，我自然也覺得鄉下人一定是田裏忙了，沒有工夫上鎮裏來「做市面」。但是後來我就發見了我的錯誤。街那邊有一家出租汽油燈的鋪子，什麼「真正國貨光華廠製」的汽油燈，大小小掛滿了一屋子，兩個人正靠在鋪前的櫃臺邊談閒天。我聽得中間一個說道：

「虧本總會罷？一塊錢一個鐘頭，我給你算算，足有六分鈔呢！」

說話的是四十來歲的長條子，剃一個和尚頭，長方臉，眯細了眼睛，大概是近視，卻不帶眼鏡。我記起這位仁兄來了。他是鎮上的一位「新貴資產階級」，前年借了一家歇業的典當房子擺了三十多架織布機，聽說幹的很得手呢。我站住了，望望那一位。這是陌生

面孔有三十多歲，一張圓臉兒，曬得印度人似的，他懶洋洋摸著下巴回答這長條子道：

「六分鈔是六分鈔，能做得幾天生意呢？三部車本錢也要一千光景，租船難道不要錢？初頭上開出去抽水，實實足足做了八天生意，你算算有什麼好處？現在生意不能做了，船又開不回來，日曬夜露，機器也要出毛病呵！」

「唔唔，出毛病還在其次……就怕搶！」

長條子搖著頭說，眯細了眼睛望望天空。

我反正有的是空工夫，就踱到櫃臺邊跟他們打招呼。幾句話以後，我就明白了他們討論的「虧本不虧本」是什麼。原來那黑圓臉的就是汽油燈鋪子的老板，他買了三部蘇農廠的抽水機，裝在小船上，到鄉下去出租，一塊錢一點鐘，汽油歸他出。這項生意是前年發大水的時候，札米廠的老板行出來的，很賺了幾個錢。今年汽油燈鋪的老板就來學樣，卻不料鄉下那些比蛛網還密的什麼港什麼浜，幾天工夫裏就乾得一滴水也沒有了，抽水機雖然是一利器，卻不能從十里外的大河裏取水來，並且連船帶機器都擱淺在

那裏，回不到鎮裏了。港極多的鄉下，現在乾成了一片大平原。鄉下人閒得無事可做。他們不到鎮裏來，倒不是爲的戽水忙，卻是爲的水路乾斷——平常他們總是搖了船來的。再者，他們也沒有東西可賣，毒熱的太陽把一切「耘生」都活活曬死了。

這一個小小的熱鬧摩登的鄉鎮於是就成爲一個半死不活的荒島了：交通斷絕，飲水缺乏，商業停頓。再有三四十天不下雨，誰也不敢料定這鄉鎮裏的人民會變成了什麼！

可是在這死氣沉沉的環境中，獨有一樣東西是在大活動。這就是鎮上的長途電話。米店老板一天要用好幾次長途電話，探詢上海或是無錫的米價錢；他們要照都市裏的米價步步漲高起來，他們又要趕快進貨，預備掙一筆大錢。公安分局也是一天要用那長途電話好幾次的；他們跟鄰鎮跟縣裏的公安局通消息，爲的恐怕鄉下人搶米，擾亂地方治安；他們對於這一類事，真是眼明手快，勇敢周密。

辱 水

就說是A村罷。這是個二三十人家的小村。南方江浙的「天堂」區域照例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百來份人家以上的大村。可是A村的人出門半里遠，——這就是說，繞過一條小「浜」，或者穿過五六畝大的一片田，或是經過一兩個墳地，他就到了另一個同樣的小村。假如你同意的話，我們就叫牠B村。假如B村的地位在A村東邊，那麼西邊，南邊，北邊，還有C村，D村，E村等等，都是十來分鐘就可以走到的，用一句文言，就是「雞犬之聲相聞」。

可是我們現在到這一羣小村裏，卻聽不到鷄犬之聲。狗這種東西，喜歡嗅點兒葷腥；最不擺架子的狗也得喫白飯拌肉骨頭。枯葉或是青草之類，狗們是不屑一嗅的。兩年多前，這一帶村莊裏的狗早就挨不過那種清苦生活，另找主人去了。這也是牠們聰明見機。

要不餓肚子的村裏人會殺了牠們來當一頓的。

至於鷄呢，有的；春末夏初，稻場上啾啾的亂跑，全不過拳頭大小，渾身還是絨毛，可是已經會用爪子爬泥，找出小蟲兒來充饑。然而等不到牠們「喔喔」啼的時候，村裏人就帶牠們上鎮裏去換錢來買米。人可不像鷄，靠泥裏的小蟲子是活不了的。所以近年來這一帶的村莊裏，永遠只見啾啾的小雞，沒有鄰村聽得到的喔喔高啼的大雞。

這一帶村莊，現在到處是水車的聲音。

A村和B村中間隔着一條小河。從「端陽」那時候起，小河的兩岸就排滿了水車，遠望去活像一條蜈蚣。這長長的水車的行列，不分晝夜，在那里咕嚕咕嚕地叫。而這叫聲，又可以分做三個不同的時期：

最初那五六天，水車就像精壯的小夥子似的，牠那「杭育，杭育」的喊聲裏帶點兒輕鬆的笑意。水車的尾巴浸著淺綠色的河水，轆轤地從上滾下去的葉子板格格地憨笑

似的一邊跟小河親一下嘴，一邊就喝了滿滿的一口，即刻又轆轆轆地上去，高興得嘻嘻哈哈地把水吐了出來，馬上又轆轆地再滾了下去。小河也溫柔地微笑，河面漾滿了一圈圈的笑渦。

然而小河牠也漸漸瘦了。水車的尾巴接長了一節，牠也不像個精壯的小夥子，卻像個瘦長的癆病鬼了。葉子板很費力似的喀喀地滾響，滾到這瘦的小河裏，搶奪了半口水，有時半口還不到，再喀喀地掙扎著上來，沒有到頂，（這裏是水車的嘴巴，）太陽已經把帶泥的板邊曬成灰白色了。小河也是滿臉土色，再也笑不出來，卻吐著歎息的泡沫。

這樣過了兩天，水車的尾巴就不得不再接長一節。可是，像一個氣管支炎的老頭子，牠咳得那麼響，卻是乾咳。葉子板因為是三節了，滾得更加慢，更加吃力，軋軋地響聲也是乾燥的，聽了叫人牙齒發酸。水車上的人，半點鐘換一班。他們汗也流完了，腿也麻木了，用了可驚的堅強的意志，要從這乾癟的小河榨出些濃痰似的泥漿來！軋軋，喀喀，遠遠近近的無數水車憤怒地悲哀地哭喊。

這樣又是一天，小河像逃走了似的從地面上隱去。河心裏的泥開始起縐紋，像老年人的臉；水車也都噤口，滿身污泥，一排一排，朝着滿天星斗的夏天的夜。

稻場上，這時例外地人聲雜亂。A村和B村的人在商量一個新的辦法。那條小河的西頭，是一個小小的浜，那已是C村的地界。靠著浜邊，是C村人的桑地，倘使在這一片桑地上開一道溝出去，就可以把外邊塘河裏的水引到浜裏，再引到小河裏。

從浜到塘河，路倒不遠，半里的一小半；爲難的，這是一片桑地，而且是C村人的。然而要得水，只有這一條路呀！A村和B村的人就決定主意去跟那片桑地的主人們商量，借這麼三四尺闊的地面開一道溝出來；要是壞了桑樹，他們兩村的人照樣賠還。

他們的可驚的堅強的意志終於把這道溝開成了。然而塘河裏的水也淺得多了，不用人工，不會流到那新開成的溝。這當兒，農民的可驚的堅強的意志再來一次表現。A村和B村的人下了個總動員！新開溝跟塘河接頭那地方立刻挖起一口四五丈見方的蓄

水池來，沿那池口，排得緊緊的，是七八架水車，都是三節的尾巴，像有力的長臂膊，伸到河心水深的地點，車上全是拚命的壯丁，發瘋似地踏著，葉子板汨汨地狂叫！這是人們對旱天的最後的決戰！

蓄水池滿了，那灰綠色的渾水漸漸地流進那四尺多闊的溝口，倒好像很急似的；然而進了溝就一點一點慢下來了。終於通過了那不算短的溝，到了浜，再到了那小河的乾枯的河牀，那水就看不出是在流，倒好像從泥裏滲出來似的小河兩岸的水車頭，這時早又站好了人，眼望著河心。有幾個小孩在河灘上跑來跑去，不時大聲報告道：「水滿一點了！」一個手指頭那麼深了！忽然一聲胡哨，像是預定的號令，水車頭那些人都應著發聲喊，無數的脚都動了，水車急響著，枯枯的乾燥的叫號。但是水車的最下的一個葉子板剛剛能夠舐著水，卻不能喝起水來——小半口也不行。葉子板滾了一轉，溼漉漉地，可是厚不起水！

「叫他們外邊塘河邊的人再用點勁呀！」有人這麼喊著。這喊聲一遞一遞傳過去，

驛馬似的報到塘河上。一用勁呀！塘河上那七八架水車上的人齊聲叫了一下。他們的酸重的腿兒一齊絞出最後的力氣，他們臉上的肌肉繃緊到起稜了。蓄水池潑刺刺潑刺刺地翻滾著白色的水花。從池灌進溝口的水嘩嘩地發叫。然而通過了那溝，到得小河時，那水又是死洋洋沒點氣勢了。小河裏的水是在多起來，然而是要用了最精密的儀器才能知道牠半點鐘內究竟多起了若干。河中心那一泓水始終不能有兩個指頭那麼深！

因為水通過那半里的一小半那條溝的時候，至少有一小半是被沿路的太乾燥的泥土截留去了。因為那個乾了的小浜也有半畝田那麼大，也是燥渴得不肯放水白白過去去的呀！

天快黑的時候，小河南岸跟塘河邊的水車又一齊停止了。A村和B村的人扳著青裏泛紫的面孔，瞪出了火紅的眼睛，大家對看著，說不出話。C村的人望望自己田裏，又望望那塘河，也是一臉的憂愁。他們懂得很明白：雖然他們的田靠近塘河地位好，可是再過

幾天，塘河的水也屏不上來了，他們跟A村B村的人還不是一樣完了麼？

於是在明亮的星光下，A村和B村的人再聚在稻場上商量的時候，C村的人也加入了。有一點是大家都明白的：儘管他們三村的人聯合一致，可是單靠那簡陋的舊式水車，無論如何救不活他們的稻。「算算要多少錢，雇一架洋水車。」終於耐不住，大家都這麼說了。大家早已有這一策放在心裏——做夢做到那怪可愛的洋水車，也不止一次了，然而直到此時方才說出來，就因為雇用洋水車得化錢，而且價錢不小。照往年的規矩說，洋水車灌滿五六畝大的一井田要三塊到四塊的大洋。村裏人誰也出不起這大的價錢。但現在是「火燒眉毛」，只要洋水車肯做賒賬，將來怎樣挖肉補瘡地去還這筆債，只好暫且不管。

塘河上不時有洋水車經過，要找牠不難。趁晚上好亮的星光，就派了人去守候罷。幾個精力特別好，鐵一樣的小夥子，都在稻場上等候消息。他們躺在泥地上，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他們從洋水車談到鎖上的事，正談著鎮上要「打醮求雨」，塘河上守候洋水車

的人們回來了。這里躺著的幾位不約而同跳了起來問道：「守著了麼？什麼價錢？」

「他媽媽的！不肯照老規矩了。說是要照鐘點算。三塊錢一點鐘，田裏滿不滿，他們不管。還要一半的現錢！」

水 「呀，呀，該死的沒良心的，趁火打劫來了！」

大家都叫起來。他們自然懂得洋水車上的人爲什麼要照鐘點算。在這大旱天把塘河裏的水老遠地抽到田裏，要把田灌足，自然比往年難些，——不，洋水車會比往年少賺幾個錢，所以換章程要照鐘點算！

洋水車也許能救旱，可是這樣的好東西，村裏人沒「福」消受。

又過了五六天，這一帶村莊的水車全變做啞子了。小港裏全已乾成石硬，大的塘河也瘦小到只剩三四尺闊，稍爲大一點兒的船就過不去了。這時候，村裏人就被強迫著在稻場上「偷懶」。

他們法子都想盡了，現在他們只有把倔強求生的意志換一個方面去發洩。大約靜默了三天以後，這一帶村莊裏忽然喧填著另一種聲音了；這是鑼鼓，這是吶喊。開頭是A村和C村的人把塘河東邊橋頭小廟裏的土地神像（這是一座不能移動的泥像，但村裏人立意要動牠，有什麼辦不到！）擡出來在村裏走了一轉，沒有香燭，也沒有入磕頭（老太婆磕頭磕到一半，就被喝住了），村裏人敲着鑼鼓，發狂似的吶喊，拖著那位土地老爺在乾裂的田裏走，末了，就把神像放在田裏，在火樣的太陽底下。「你也嘗嘗這滋味罷！」村裏人潮水一樣的叫喊。

第二天，跌在田裏的土地老爺就有了伴。B村E村以及別的鄰村都去把他們小廟裏的泥像擡出來要他們「嘗嘗滋味」了，土地老爺擡完了以後，這一帶五六個村莊就聯合起來，把三五里路外什麼廟裏的大小神像全都擡出來「遊街」，全放在田裏跟土地做伴。「不下雨，不擡你們回去！」村裏人威脅似的說。

泥像在那太陽下面曬起了裂紋，泥的袍褂一片一片掉下來。敲著鑼鼓的村裏人見

了，就很痛快似的發喊「神」不能給他們「風調雨順」神不能做得像個「神」的時候，他們對於「神」的報復是可怕的！

人造絲

那一年的秋天，我到鄉下去養病。在「內河小火輪」中，忽然有人隔著個江北小販的五香豆的提籃跟我拉手；這手的中指套著一個很大的金戒指，刻有兩個西文字母：H B。

「哈哈，不認識麼？」

我的眼光從戒指移到那人的臉上時，那人就笑着說。

一邊說，一邊他就把江北小販的五香豆提籃推開些，咯吱一響，就坐在我身旁邊的另一隻舊藤椅裏。他這小胖子，少說也有二百磅呢！

「記得不記得？××小學裏的乾癟風菱……」

他又大聲說，說完又笑，臉上的肥肉也笑得一跳一跳的。

哦，哦，我記起來了，可是怎麼認得我不認識呢？從前的「乾癟風菱」現在變成了「菱」。

「胖油炸槍」——這是從前我們小學校裏另一個同學的綽號。當時他們是一對，提起了這一位，總要帶到那一位的。

然而我依然想不起這位老朋友的姓名了。這也不要緊。總之，我們是二十年前的老同學，打架打慣了的。二十多年沒見面呢！我們的話是三日三夜也講不完的。可是這位老朋友似乎很曉得我的情形，說不了幾句話，他就裝出福爾摩斯的神氣來，突然問我道：

「回鄉下去養病，是不是打算住多少天呢？」

我一怔。難道我的病甚至於看得出來麼？天天見面的朋友倒說我不像是有病的呢！老朋友瞧着我那呆怔怔的神氣，卻得意極了，雙手一拍，笑了又笑，翹起大拇指，點着自己的鼻子說道：

「你看我到外國那幾年，到底學了點東西回來！我會偵探了！」

「嗯，可是你剛才說要辦養蜂場罷，你爲什麼不掛牌子做個東方福爾摩斯？」我也笑了起來。

不料老朋友把眉毛一縐，望着我，用鼻音回答道：

「不行！福爾摩斯的本事現在也不行！現在在一張支票就抵得過十個福爾摩斯！」

「然而我還是佩服你！」

「呵呵，那就很好。不過我的本事還是養蜂養雞。說到我這一點偵探手段，見笑得很，一杯咖啡換來的。昨天我碰到了你的表兄，隨便談談，知道你也是今天回鄉下去，去養病。要不然，我怎麼能夠一上船就認識你？哈哈——這一點小祕密就值一杯咖啡。」

我回想一想，也笑了。

往後，我們又漸漸談到蜂呀雞呀的上頭，老朋友伸手在臉上一抹，很正經的樣子，扳着手指頭說道：

「喂，喂，我數給你聽。我出去第一年學醫。這是依照我老人家的意思。學了半年，我就知道我這毛腿脾氣，跟醫不對。看見報上說，上海一地的西醫就有千多，我一想更不得勁兒；等到我學成了時，恐怕就有兩千多了，要我跟兩千多人搶飯喫，我是一定會失敗的。我

就改學繅絲。這也是很自然的一回事。你知道我老人家有點絲廠股子。可是糟糕！我還沒有學好，老人家絲廠關門，欠了一屁股的債，還寫了封哀的美敦書給我，着我趕快回國找個事做。喂，朋友，這不是把我急死麼？於是我一面就跟老人家信來信去開談判，一面趕快換行業。那時只要快，不拘什麼學一點回來，算是我沒有白跑一趟歐洲。這一換，就換到了養蜂養鷄。三個月前我回來了，一看，才知道我不應該不學醫！

老朋友說到這裏，就鼓起了腮巴，一股勁兒看着我，好像要等我證明他的「不該不學醫。」等了一會兒，我總不作聲，總也是學他的樣子看着他，他就吐一口氣，自己來說明道：

「爲什麼呀？中國是病夫之國咯！我的半年的同學裏，有幾位已經掛了牌子，生意蠻好。可是我跟他們同學的半年裏，課堂上難得看見他們的尊容！」

「哎，哎，事情就是難以預料。不過你打算辦一個蜂場什麼的，光景不會不成功罷？」

我只好這麼安慰他。

「難說，難說……我把我的計畫跟幾位世交談過，他們都不置可否。事後聽得他們對旁人說：『養養蜜蜂，也要到外國去學麼？』朋友！」

這位老朋友第一次歎口氣，歪着頭，不出聲了，大拇指撥動他中指上的挺大的金戒子，旋了一轉，又旋一轉。

這當兒，兩位穿得紅紅綠綠的時髦女人從我們前面走過去，一會兒又走回來，背朝着我們，站在那裏唧唧噥噥說話。

我的老朋友一面仍在旋弄他那戒子，一面很注意地打量那兩位背面的「美人」。他忽然小聲兒自言自語的說：

「我頂後悔的，是我學過將近三年的繅絲。」

他轉過臉來看了我一眼，似乎問我懂不懂他這句話的意思。我自己以為懂得，點一下頭；然而老朋友卻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趕快搖着頭自己補充道：

「並不是後悔我白花了三年心血。不是這個！是後悔我多了那麼一點知識，就給我

十倍百倍的痛苦！」

「哦——我真弄糊塗了。」

「啫啫，老朋友苦笑一下，我會分辨蠶絲跟人造絲了。那怕是蠶絲夾人造絲的什麼綢，什麼縐，我看了一眼，至多是上手來捏一把，就知道那裏頭攙的人造絲有多少。哼，我回來三個月，每天看見女人們身上花花綠綠時髦的衣料，每次看見我就想到了——」

「就想到了你老人家的絲廠關門了？」我忍不住湊了一句，卻不料老朋友大不以爲然，搖着手急口說下去道：

「不，不——我是想到了人造絲怎樣製的，我覺得那些香噴噴的女人身上只是一股火藥氣！」

「什麼？你說是火藥氣！」我也喫驚的大聲說。

我們的話語一定被前面的那兩位女人聽得清清楚楚了，她們不約而同，轉過半張臉來，朝我們白了一眼，就手拉手的走開了我們這邊。這在我的老朋友看來，好像是絕大

的侮辱；他咬緊了牙齒似的唸了一個外國字，然後把嘴巴冲着我的耳朵叫道：

「不錯，是火藥氣！製人造絲的第一步手續跟製無煙火藥是一樣的！原料也是一樣的！」

這小胖子的嗓子本來就粗，這會兒他又冲着我的耳朵，我只覺得耳朵裏轟轟轟的，「人造絲……無煙火藥……一樣！」轟轟轟還沒有完，我又聽得這老朋友似乎又加了一句話：「打仗的時候，人造絲廠就改成了火藥局哩！」

到這時，我也明白爲什麼這位老朋友說是「痛苦」了。他學得的知識只使他知道中國人身上有人造絲，而且人造絲還有火藥氣，無怪他反覆說：「頂後悔的，是我學過將近三年的繅絲！」

現在又是許久不見這位老朋友了，也不知道他又跑到了那裏去；不過我每逢看見人造絲織品的時候，總要想到他，而且也嗅到了他所說的「火藥氣！」

桑樹

跟「香市」裏的把戲班子一同來的是「桑秧客人」。

爲什麼叫做「客人」呢？孩子們自夥淘裏私下議論。睜大了小眼睛躲在大人身背後，孩子們像看把戲似的望着這些「客人」。說話聽不懂；他們全是外路口音。裝束也有點不順眼；他們大半穿一件土藍布的，說牠是長衫就太短，說是馬褂又太長，鎮上沒人穿的褂子；他們又有滿身全是袋的，又長又大，看上去又挺厚的土藍布做的背心；年紀大一點的，腳上是一雙土布鞋，淺淺的鞋幫面，雙梁，配着白布的襪子，褲管塞在襪統裏；鎮上只有幾個老和尚是這麼打扮的。

他們賣「桑秧」。什麼叫「桑秧」？孩子們有點懂。這是小小的桑樹，大桑樹有桑果。孩子們大都爬上過大桑樹，他們不希望這麼魔的小傢伙。可是他們依然歡迎這些外路

的「桑秧客人」爲的是「桑秧客人」來了，「香市」也就快到，把戲班子船跟桑秧船停在一處。

就同變把戲的先要看定場子一樣，「桑秧客人」也租定了鎮上人家的一兩間空屋，擺出貨來了。他們那桑秧的種類真多！一人高，兩叉兒的，通常是一棵一棵散放着，直挺挺靠在牆壁上，好比是已經能夠自立的小夥子。差不多同樣高，然而頭上沒有兩叉兒的，那就四棵或者六棵併成一組，並且是躺在地上了；牠們頭齊脚的一組一組疊起來，高到廊簷口。牠們是桑秧一家子裏邊的老二，還有老三，老四，老五……自然也只有躺在泥地上疊「人」堆的份兒了，通常是二十棵，三十棵乃至五十棵紮成一組。

最末了的「老么」們竟有百來棵擠成一把兒的。你遠看去總以爲是一把掃帚。「桑秧客人」也當牠們掃帚似的隨隨便便在門檻邊一放。

有時候，門檻邊擠的人多了，什麼草鞋腳，赤腳或者竟是「桑秧客人」他們自己的

土布雙梁鞋，也許會蹣在「老么」們那一部大鬍子似的細根上。有時碰到好晴天，太陽光曬進屋子裏來了，「桑秧客人」得給「老大」牠們的根上灑點水或者拿蘆蓆蓋在牠們身上；可是門檻邊的「老么」們就沒有那份福來享。頂巴結的「客人」至多隔一天拿牠們到河裏去浸一浸，就算了。

因爲百來棵一把的「老么」們的代價還趕不上牠們「大哥」一棵的小半兒呵！

逛「香市」的鄉下人就是「桑秧客人」作買賣的對象。

鄉下人總要先看那些疏疏落落靠在牆壁上的一人高兩叉兒的「老大」，他們好像「看媳婦」似的相了又相，問價錢，捫一下自己的荷包，還了價錢，再捫一下自己的荷包。兩叉兒的「老大」牠們都是已經「接過」的，就好比發育完全的大姑娘；種到地裏，頂多兩年工夫就給你很好的桑葉了。「老二」以下那一班小兄弟，即使個兒跟「老大」差不多，天分卻差得遠了。牠們種到地裏，第二年還得「接」；不「接」麼，大起來就

是野桑，葉兒又小又瘦，不能作蠶寶寶的食糧。「接過」後，也還得三年四年——有時要這麼五年，才能生葉，才像一棵桑樹。

然而鄉下人還了價錢，捫着自己的荷包，算來算去不夠交結「老大」的時候，也只好買「老二」、「老三」牠們了。這好比「領」一個八九十來歲的女孩子作「童養媳」幾時可以生兒子，扳指頭算得到。只有那門檻邊的「老么」們，誰的眼光不會特地去看一下。鄉下人把「老二」、「老三」牠們都看過，問價而且還價以後，也許有意無意地拿起掃帚樣的「老么」們看一眼，但是只看一眼，就又放下了。可不是，要把這些「老么」調理到能夠派正用，少說也得十年呀！誰有這麼一份耐心呢？便算有耐心，誰又有那麼一塊空地攔上十年再收利呢！

有時候，討價還價鬧了半天，交易看看要不成，「桑秧客人」抓抓頭皮，就會拿起門檻邊那些掃帚樣的「老么」們擲在鄉下人面前說：「算了罷，這一把當做饒頭罷！」鄉下人也摸著下巴，用他的草鞋腳去撥動「老么」們那一部大鬍子似的細根。交易成

功了。鄉下人擱着兩三組「老二」或是「老三」手裏拎着掃帚似的「老么」。

「老么」就常常這樣「賠嫁丫頭」似的跟着到了鄉下。

特地去買「老么」來種的，恐怕就只有黃財發。

他是個會打「遠算盤」的人。他的老婆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他就到鎮上育嬰堂裏「抱」了個八個月大的女孩子來給他三歲大的兒子作老婆。他買那些「老么」輩份的桑秧，也跟「抱」八個月大的童養媳同樣的「政策」。他有一塊地，據說是用得半枯，非要讓牠醒一醒不可了；他化三毛錢買了兩把「老么」桑秧來，就種在那塊地上。

這就密密麻麻種得滿滿的了，總數有兩百四十多。當年冬天凍死了一小半。第二年春，他也得了「賠嫁」的一把，就又補足了上年的數目。到第四年上，他請了人來「接」；那時他的童養媳也會挑野菜了。小桑樹「接」過後，只剩下一百多棵像個樣兒，然而黃財發已經滿足。他這塊地至多也不過擠下百來枝。

可是這是十年前的舊事。現在呢，黃財發的新桑地已經出過兩次葉了，夠喫一張「蠶種」。黃財發的童養媳也長成個大姑娘，說不定肚子裏已經有兒子。

八個月大的女孩子長成了人，倒還不知不覺並沒操多少心。么細的桑秧也種得那麼大可就不同。黃財發會背給你聽：這十來年裏頭，他在那些小桑樹身上灌了多少心血；不但是心血，還化了錢呢！他有兩次買了河泥來壅肥這塊用枯了的地。十年來，他和兩個兒子輪換着到鎮上去給鎮裏人家挑水換來的灰，也幾乎全都用在這塊桑地。

現在好了，新桑地就像一個壯健的女人似的，去年已經給了他三四十擔葉，就可惜繭價太賤，葉價更賤得不成話兒。

這是日本兵打上海那一年的事。

這一年，黃財發的鄰舍李老四養蠶虧本，發狠把十來棵老桑樹都砍掉了，空出地面來改種菸片。雖則是別人的桑樹，黃財發看着也很心痛。他自然知道菸片一擔賣得好時

就有二三十塊，這跟一塊錢三擔的葉價真是不能比。然而他看見好好的桑樹砍做柴燒，忍不住要連聲說：「罪過！罪過！」

接連又是一年「蠶熟」，那時候，黃財發的新桑地卻變成了他的「命根」，人家買貴葉給蠶吃，黃家是自吃自。但是繭子賣不起錢，黃財發只扯了個夠本。

「早曉得這樣，自家不養蠶，賣賣葉，多麼好呢！」黃財發懊悔得什麼似的；這筆損失賬，算來算去算不清。

下一年就發狠不養蠶了，專想賣葉。然而作怪，葉價開頭就賤到不成話兒。四五十人家的一個村坊，只有五六家養蠶，而且都是自己有葉的。鄰村也是如此。鎮上的「葉行」是周圍二三百里範圍內桑葉「買」「賣」的總機關，但這一年叫做「有秤無市」。最初一元兩擔的時候，黃財發捨不得賣，後來跌到一元四擔，黃財發想賣也賣不脫手。

十多年來的「如意算盤」一朝打翻了！

要是拿這塊桑地改種了菸葉，一年該有多少好處呢？四擔的收成是有的罷？一擔只算二十塊錢，也有這些……黃財發時常轉着這樣的念頭。一空下來，他就去巡視他的新桑地。他像一個頂可惡的收租米人似的，居心挑剔那些新桑樹。他搖動每一棵桑樹的矮身子，他仔細看那些皺皮上有沒有蟲蛀；他末了只是搖頭嘆氣。這些正在壯年的新桑樹一點「敗相」也沒有！要是牠們有點「敗相」，黃財發那改種菸葉的念頭就會決定。他又恨這些新桑樹，又愛這些新桑樹。他看着這些變不出錢來的新桑樹，真比逃走了一個養大到十八九歲的童養媳還要生氣！

而況他現在的光景也比不上十年前了。十年前他還能夠「白攔着」這塊地，等牠過了十年再生利。現在他卻等不及。他負了債，他要錢來完糧繳捐呢！

但是菸葉在村坊裏的地盤卻一天一天擴大了。等到黃財發一旦下了決心，那菸片的價錢也會賤到不像話兒罷？不過黃財發是想不到那麼遠的。如果他能想到那麼遠，他

就會知道現在是無論什麼巧法兒都不能將他的生活再「綑補」下去。

最後還得交代一句：像黃財發那樣的「身家」，村坊裏已經是頭兒尖兒。

談月亮

不知道什麼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過，我只覺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爲一片模糊虛僞的光滑，引人去上當；我只覺得那月亮的好像溫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潛藏着的一切醜相幻化爲神祕的美，叫人忘記了提防。

月亮是一個大騙子，我這樣想。

我也曾對着彎彎的新月仔細看望。我從沒覺得這殘缺的一鉤兒有什麼美；我也照着「詩人」們的說法，把這彎彎的月牙兒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來，這一鉤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的鋒快的殺人的鋼刀。

我又常常望着一輪滿月。我見過她裝作姿勢地在雲裏中間躲，我也見過她像一個

白癡人的臉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麼「廣寒宮」什麼「嫦娥」——這一類縹緲的神話，我永遠聯想不起來，可只覺得她是一個死了的東西，然而她偏不肯安分，她偏要「借光」來欺騙漫漫長夜中的人們，使他們沉醉於空虛的滿足，神祕的幻想。

月亮是溫情主義的假光明！我這麼想。

呵呵，我記起來了；曾經有過這麼一回事，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這月亮。那時我不過六七歲，那時我對於月亮無愛亦無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鄰舍的老頭子在街上玩。先是我們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隨後我們就各人說出他所見的月亮有多麼大。「像飯碗口」是我說的。然而鄰家老頭子卻說「不對」，他看來是有洗臉盆那樣子。

「不會差得那麼多的！」我不相信，定住了眼睛看，愈看愈覺得至多不過是「飯碗口」。

「你比我矮，自然看去小了呢。」老頭子笑嘻嘻說。

於是我立刻去搬一個凳子來，站上去，一比，跟老頭子差不多高了，然而我頭頂的月亮還只有「飯碗口」的大小。我要求老頭子抱我起來，我騎在他的肩頭，我比他高了，再看看月亮，還是原來那樣的「飯碗口」。

「你騙人哪！」我作勢要揪老頭兒的小辮子。

「嗯，那是——你爬高了不中用的。年紀大一歲，月亮也大一些，你活到我的年紀，包你是看去有洗臉盆那麼樣子。」老頭子還是笑嘻嘻。

我覺得失敗了，跑回家去問我的祖父。仰起頭來望着月亮，我的祖父摸着鬍子笑着說：「哦，就跟我的臉盆差不多。」在我家裏，祖父的洗臉盆是頂大的。於是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失敗了。在許多事情上都被家裏人用一句「你還小哩！」來剝奪了權利的我，於是就感到月亮也那麼「欺小」，真正豈有此理。月亮在那時就跟我有了仇。

呵呵，我又記起來了，曾經看見過這麼一件事，使得我知道月亮雖則未必「欺小」。

卻很能使人變得脆弱了似的，這件事，離開我同鄰舍老頭子比月亮大小的時候總也有十多年了。那時我跟月亮又回到了無恩無仇的光景。那時也正是中秋快近，忽然有從「狹的籠」裏逃出來的一對兒，到了我的寓處。大家都是卯角之交，我得盡東道之誼。而且我還得居間辦理「善後」。我依着他們倆鐵硬的口氣，用我自己出名，寫了信給雙方的父母，——我的世交前輩，表示了這件事恐怕已經不能夠照「老輩」的意思挽回。信發出的下一天就是所謂「中秋」，早起還落雨，偏偏晚上是好月亮，一片雲也沒有。我們正談着「善後」事情，忽然發現了那個「她」不在我們一塊兒。自然是最關心「她」的那個「他」先上樓去看去。等過好半響，兩個都不下來，我也只好上樓看一看倒底爲了什麼。一看可把我弄糊塗了！男的躺在牀上嘆氣，女的坐在窗前，仰起了臉，一邊望着天空，一邊抹眼淚。

「哎，怎麼了？兩口兒鬪氣說給我來評評。」我不會想到另有別的問題。

「不是呀！——」男的回答，卻又不說下去。

我於是走到女的面前，看定了她，——憑着我們小時也是捉鬼的夥伴，我這樣面對而朝她看是不算莽撞的。

「我想——昨天那封信太激烈了一點。」女的開口了，依舊望着那冷清清的月亮，眼角還噙着淚珠。「還是，我想，還是我回家去當面跟爸爸媽媽辦交涉，——慢慢兒解決，將來他跟我爸爸媽媽也有見面之餘地。」

我耳朵裏轟的響了一聲。我不知道什麼東西使得這個昨天還是嘴巴鐵硬的女人現在忽又變計。但是男的此時從牀上說過一句來道：

「她已經寫信告訴家裏，說明天就回去呢！」

這可把我駭了一跳。糟糕！我昨天全權代表似的寫出兩封信，今天卻就取消了我的資格；那不是應着家鄉人們一句話：什麼都是我好管閒事鬧出來的。那時我的臉色一定難看得狠。女的也一定看到我心裏，她很抱歉似的親熱地叫道：「哥哥，我會對他們說，昨天那封信是我的意思叫你那樣寫的！」

「那個，只好隨牠去；反正我的多事是早已出名的。」我苦笑着說，釘住了女的面孔。月光照在她臉上，這臉現在有幾分「放心了」的神氣；忽然她低了頭，手握住了臉，就像悶在甕裏似的聲音說：「我撇不下媽媽。今天是中秋，往常在家裏媽給我……」

我不願意再聽下去。我全都明白了，是這月亮，水樣的貓一樣的月光勾起了這位女人的想家的心，把她變得脆弱些。

從那一次以後，我彷彿懂得一點關於月亮的「哲理」。我覺得我們向來有的一些關於月亮的文學好像幾乎全是幽怨的，恬退隱逸的，或者縹緲遊仙的。跟月亮特別有感情的，好像就是高山裏的隱士，深閨裏的怨婦，求仙的道士。他們借月亮發了牢騷，又從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又從月亮想像出「廣寒宮」的縹緲神祕。讀幾句書的人，平時不知不覺間薰染了這種月亮的「教育」，臨到緊要關頭，就會發生影響。

原始人也會在月亮身上做「文章」——就是關於月亮的神話。然而原始人的月

亮文學只限於月亮本身的變動；月何以東升西沒，何以有缺有圓有蝕，原始人都給了非科學的解釋。至多亦不過想像月亮是太陽的老婆，或者是姊妹，或者是人間的「英雄」逃上天去罷了。而且他們從不把月亮看成幽怨閒適縹緲的對象。不，現代澳洲的土人反而從月亮的圓缺創造了奮鬥的故事。這跟我們以前的文人在月亮有圓缺上頭悟出恬淡知足的處世哲學相比起來，差得多麼遠呀！

把月亮的「哲理」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也許只有我們中國罷？不但騷人雅士美女見了月亮，便會感發出許多的幽思離愁，扭捏纏綿到不成話；便是喑鳴叱咤的馬上英雄也被寫成了在月亮的魔光下只有悲涼，只有感傷。這一種「完備」的月亮「教育」會使「狹的籠」裏逃出來的人也觸景生情地想到再回去，並且我很懷疑那個鄰舍老頭子所謂「年紀大一歲，月亮也大一些」的說頭未必竟是他的信口開河，而也許有什麼深厚的月亮的「哲理」根據罷！

從那一次以後，我漸漸覺得月亮可怕。

我每每想：也許我們中國古來文人發揮的月亮「文化」並不是全然主觀的；月亮確是那麽一個會迷人會麻醉人的傢伙。

星夜使你恐怖，但也激發了你的勇氣。只有月夜，說是沒有光明麼？明明有的。然而這冷淒淒的光既不能使五穀生長，甚至不能曬乾衣裳；然而這光夠使你看見五個指頭卻不夠辨別稍遠一點的地面的坎坷。你朝遠處看，你只見白茫茫的一片，消弭了一切輪廓。你變做「短視」了。你的心上會遮起了一層神祕的迷迷胡胡的苟安的霧。

人在暴風雨中也許要戰慄，但人的精神，不會鬆懈，只有緊張；人撐着破傘，或者破傘也沒有，那就挺起胸膛，大踏步，咬緊了牙關，衝那風雨的陣，人在這裏，磨煉他的奮鬥力量。然而清談的月光像一杯安神的藥，一粒微甜的糖，你在她的魔術下，脚步會自然而然後鬆了，你嘴角上會閃出似笑非笑的影子，你說不定會向青草地下一躺，眯着眼睛望天空，亂麻麻地不知想到那裏去了。

自然界現象對於人的情緒有種種不同的感應，我以為月亮引起的感應多半是消極。而把這一點畸形地發揮得「透澈」的，恐怕就是我們中國的月亮文學。當然也有並不借月亮發牢騷，並不從月亮得了自欺的安慰，並不從月亮想像出神祕縹緲的仙境，但這只限於未嘗受過我們的月亮文學影響的「粗人」罷！

我們需要「粗人」眼中的月亮；我又每每這麼想。

二十三年中秋後

瘋子

大概是三十年以前罷，我第一次知道了什麼叫做瘋子。

那時我不過七八歲，我的家鄉的住了三代的老屋對門是一家賣水菓的；他家除了沿街的兩間鋪面，後邊就是一塊空地，據說是「長毛」燒了一直就沒有錢再造起。空地後邊就是河，小小的石埠，臨水有一棵老桑樹和梔子樹。就是他家，出了我所知道的第一個瘋子。

因為他家那塊空地是夏天乘涼冬天曬太陽的好所在，我那時差不多天天到他家去玩的。他們是賣水果的，上午很忙，下午卻空閒了，他們的小兒子阿四也許到城隍廟前的書場上聽「程咬金賣柴扒」，他們的老當家就坐在鋪門邊的竹椅子上打磕銃；和我們幾個一般是鄰舍的孩子在空地上玩耍的，總是他們的六十多歲的老婆婆，還有一位

不會許人家的二十多歲的姑娘叫做阿繡。我們不大喜歡阿繡。因為她拉住了我們不是問誰做的鞋子，就是問我們媽媽梳的新式的髻叫什麼名字，再不然就是捉得我們中間一個叫騎在她膝上，她使勁地搖嘴裏哼一些我們聽不懂的調子。我們頂喜歡纏住了那老婆婆要她講「長毛」故事。

老婆婆的「長毛」故事總從她家這塊燒掉了房子的空地開頭。她指着空地上一塊半埋在土裏的石墩兒，或者是那棵老桑樹，就講她那反覆過無數次的故事。照例聽到後來我們一定要怕的，我們先是大家擠緊在一堆，不敢再望一眼那石墩或桑樹，然後，我們中間有誰忽然怪叫了一聲，於是我們也都一齊叫起來，帶怕帶玩笑似的一齊跑進了屋子。老婆婆的「長毛」故事就這樣從來沒有講到過尾巴。

我們跑進屋子去，十回有九回是找他家的左手兩個指頭缺了一節的阿三。也是賣水果的，但不及阿四那樣會唱曲子似的叫賣，並且下午開了也不上書場去，卻躲在他屋裏玩他的玩意兒。他會畫紅面孔大鬍子的關帝，白臉的曹操，或者赤髮金臉的奎星。他畫

奎星特別拿手。活像他家隔壁文昌閣上那一個。但是他畫來畫去只這三位，而且或坐或立，也總是那一套的樣子。雖是那麼著，我們卻也不厭，我們總是從空地上一哄進來就擠在他四周；他像有點嫌我們打擾了他似的，不過也不作聲，正正經經畫他的。有時我們中間有誰太放肆了，弄他的畫筆，或是騎到他坐着的那張竹椅子背上去，那他就要慢慢地站起來，一腳踏在竹椅子上，右手拏一根他自家做的戒尺，舉得高高地橫在頭頂，睜圓了眼睛，鼓起腮巴，朝那個太放肆的孩子「胡」的噴一口氣。據說還是趙玄壇打老虎的姿勢。於是我們都笑着拍手。但他的畫兒也這樣畫到一半擱起。

除了畫關帝，畫曹操，畫奎星，這位阿三又能塑菩薩。那一定是彌勒佛。也就在自家空地上挖點泥，曬乾了研得細細的，然後攪了水塑起來。他的彌勒佛可不及他的畫兒高明。只有那大肚子和拉開了的笑口叫人看了想到這尊菩薩是「笑彌陀」。然而那張笑口一定大得過分了一點。我們說阿三左手斷脫的那兩節指頭可以給那小小的泥菩薩含在嘴裏。阿三聽了倒也不生氣，——從沒見他笑過，卻也沒見他開口罵人，他只是捧着牠

的創作品橫看豎看，看過一會，就悄悄地放在板桌上。等過一兩天，泥菩薩不見了，他已經把牠還原爲泥。

阿三同他老子娘以及弟弟妹妹都不大說話。他們背後都說他有點瘋瘋癲癲，——一個瘋子。那時我常常想：瘋子也怪有趣的。

然而後來叫我第一次辨味着「瘋子」這個名兒的意味的，卻不是這阿三，而是他的弟弟阿四。

阿四本來是他家最能幹聰明的人兒。他家的賣買是他一個人在那裏主持。他看見了我們孩子總是笑嘻嘻地，有時還笑嘻嘻給我們一些水果，枇杷，金橘或者半個裏半個的石榴。但是我們不常同他在一處玩，爲的他除了笑嘻嘻，就是個沒嘴的葫蘆。他倒實在同阿三有點像，跟那也算能幹姑娘的阿繡可就不像是一個娘胎裏爬出來的；阿繡是頂愛說話，一天到晚咕咕只有她一張嘴。

現在我已經不記得怎麼一來這個聰明能幹笑嘻嘻的阿四忽然就瘋了。我只記得

那是在阿三失蹤——大家都說他出家做和尚去了，而且在阿四娶了老婆以後，阿四這老婆，原是童養媳，然而據說領來後只住了半年光景，就又顛倒寄養在一個鄉下人家裏，每月貼飯錢。這回是年紀大到再也攔不下去了，這才領回家來同阿四成親。有一天，我照例到他家去玩，忽然看見一個陌生面孔的身材矮小的女人在掃地，阿繡就拉住我悄悄地道：「這個新來的，就是阿四的新娘子。」

又過了幾天，就聽說阿四成親了，我們看見他穿了新做的藍布短衫褲，頭上破例帶個瓜皮帽，紅帽結，一條老是盤在額角上的辮子居然梳光了，垂在腦後；他本來生得白皙，這麼一打扮，看去也就很像個新郎官。

但是娶了老婆以後的阿四卻更加寡言，嘴角上的笑影也一天一天少見。晴天午後我們照常到他家空地上去玩，有時在門口碰着了，他，也不像從前那樣朝我們嘻嘻開了嘴，也不再給我們什麼枇杷之類，他卻用了陰淒淒的眼光望着我們，或者，拉住了我們中間一個，釘住了看一會，於是忽然拍拍手，嘆一口氣，就自願走了。他這拍手，後來成爲一種

習慣，——也許是他自己發明的表示煩惱的方法；每天早上我們剛起身就聽得街上傳來了拍拍的聲音，我們就知道是阿四站在他自己家門前朝天拍手了。晚飯時，我們在飯桌旁敲着碗筷等候開出飯來，也常常看見小丫頭好奇似的跑來報告道：「對門的阿四又在拍手了！」那時大家聽了，也不過一笑，並沒有想到那拍手是一幕悲劇的開頭呀。

這樣拍手的早晚課繼續了一些日子，就又添出新花樣來：是在拍手的時候又把腿用勁地踢。再過後不多幾天，又添了第三項：嘴裏噓噓地吹。早晚兩次，他拍的吹的很響，一天比一天響，隔一進房子也分明聽得出。好像他是因為要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隔了幾天就增加一個新的動作，並且把聲音弄得一天響似一天。到這時候，人們就常常說阿四也有點瘋瘋癲癲了。不過他還能夠照常做買賣。而且拍手踢腳噓氣的早晚課做過以後，他靜默地不開口，一點異樣也沒有。

是有什麼極大的煩悶在阿四心頭罷？那時我並不明白，我只記得我們到他家去玩的時候，竟不覺得他家早已多了一個新娘子。我們老婆婆，阿繡，同在空地上玩笑的時候，

那新娘子從不露臉。而老婆婆和阿繡也從不談到他家這個「新來的人」。有時我們湊巧早上就到他家的小石埠上釣魚，湊巧那新娘子也在那裏洗衣服，湊巧老婆婆和阿繡都不在跟前，那時候，新娘子就要笑迷迷地朝我們看，問長問短，原是怪和氣的。我們都覺得她比咕咕刮刮的阿繡好。然而說不了幾句話，阿繡就像嗅到了氣味似的跑來了，一雙眼睛怪樣地東張西望。新娘子就立刻變成啞口，低着頭匆匆洗衣服，我們問她話，她也不回答了。不一會，提着溼淋淋的衣服急忙忙走了。這當兒，阿繡的眼光時時瞥到她身上，而她卻頭也不擡，似乎非常侷促不安。

這樣的情形，後來又碰到過好幾次。我們小孩子也不大理會得。可是有一天，我和鄰家一個小朋友在將喫中飯的時候闖到了他家去，阿繡和老婆婆正忙着做飯，空地上只有那新娘子一個人在掃地，她看見了我們不理，我們也自顧採了些鳳仙花坐在一塊石頭上玩。她掃地掃到我們跟前時，忽然立定了，像要說話似的朝我們看。「新娘子！」我們這樣叫着，我們是一直這樣叫她的。她聽得叫，就把臉色一板，拿起那蘆花掃帚的柄，用手比

一比，意思是這就算人頭罷，卻把右手扁着像刀似的砍在那掃帚柄頭，低聲喝一句「殺！」又伸手偷偷指着廚房那邊。她那神氣是這樣的陰森可怕，我們都忍不住驚叫了起來。她連忙對我們搖手，淡淡一笑，就走了。這一幕啞謎，我那時不懂得，就到現在我還是不很明白，但那時我的孩子的心似乎也依稀辨到了阿繡和新娘子這兩個女人中間好像有仇似的。什麼仇呢？我那時當然不會知道。我回家把這事情告訴了大人，他們都喝我「不許多說。」但後來，我聽得燒飯的老媽子悄悄告訴我祖母道：「對門的老婆婆不讓她兒子在新娘子房裏睡覺，都是阿繡搬弄口舌。」於是我確定阿繡和新娘子有仇了。我的孩子的心倒是幫着新娘子這一邊，爲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只覺得她比咕咕刮刮的阿繡好。

這以後不多幾時，母親忽然禁止我到對門去玩，說是他家的阿四當真瘋了。我不大肯相信，卻也當真不去玩了，因爲他們一家的人似乎都有點變樣了：老當家午後不再坐在門口的竹椅子裏打瞌睡，卻上書場去了；老婆婆代了老當家坐在那裏，卻老是噤哩咕嚕罵些我聽不懂的話。阿繡呢，臉總是繃得緊緊地，臉上幾點細麻子分外明顯，看去叫人

怕阿四連生意也不肯做了。

早晚兩次的拍手、踢腳、噓氣，阿四仍然沒有忘記。不過又新添了一項：噓氣的時候叫着兩個字，彷彿是「殺胚！」這兩個字使得我們孩子聽了很怕，以為瘋子者就是那麼想殺什麼人的罷，同時我每逢聽得他這麼叫，我就記起了他家新娘子用掃帚柄比着頭低聲說的一字「殺！」我覺得他家遲早總要弄出殺人的事來罷。

但是有時在街上遠遠地看見阿四，覺得他跟別人沒有什麼兩樣。只在走近了時，才看得出他的眼光不定，面色青白；而且他像避貓的老鼠似的在人們身邊偷偷地走過，懷疑地偷相着別人的面孔，似乎一切人都會害他。

不是他想殺人，倒是他怕的被人謀害罷！我常常這樣想。

兩年後進了學校裏去住宿，我就只在星期日回家的時候還聽得阿四仍然做着他的早晚課，但聽說他的老婆已經被他的老子娘賣給鄉下人家又做新娘子去了。我聽得了這消息就忍不住想道：「那家鄉下人是不是也有一個像阿繡那樣的咕咕刮刮的大

姑娘？」

新娘子去後，阿四似乎有一個時候比較安靜。人們說他間或也做做生意了。但不久忽然又發作起來，不喫飯睡了幾天，起來後就站在門口罵人，不知他罵誰，人們也不去理會他。就我所知，阿四罵人，這是新記錄。

以後就添了一項新功課，早晚兩次站在大門口罵人。走路的人誰朝他看了一眼，他就要罵罵些什麼，從來沒有人聽得明白。

這樣也繼續了半年光景，終於有一天阿四也同他哥哥阿三似的忽然不見了。過了半月，有人說鎮外近處河裏浮起一個死屍，阿四的老子去看了回來說：「不是阿四！」究竟這人到那裏去了，始終沒有人知道。

賣水果的這兩老兒，就剩了咕咕刮刮的大姑娘阿繡。還在「待字閨中」，雖然年紀總快要三十了。而這阿繡，後來永遠是那樣的咕咕刮刮，也不用擔心她會瘋。「因為她是這樣咕咕刮刮，所以不會瘋罷？」——我常常這樣想。

再談「瘋子」

上次我講的兩個瘋子都是封建社會的產兒。水果店的阿三——會畫紅面大鬍子的關帝，白面的曹操，赤髮金臉的奎星的阿三，他實在有點像是被埋沒了的「藝術的天才」似的，（雖然我不敢斷定他是不是被俗人的唾沫淹死了的天才）他這樣的「瘋子」在有些「詩人」或「藝術家」看來，大概是最中意的「題材」罷，可是我倒覺得阿三的先前一點瘋氣也沒有他弟弟阿四的故事，更加有意義。

像阿四那樣的「瘋子」近年來已經少見了，——至少在我的故鄉是差不多沒有。挾父母之令以壓制弟弟和弟婦，特別是干涉到他們的牀第之私的「小姑」尤其是年紀不輕頗有點變態性慾煩悶的「小姑」在我的故鄉——那是感受着都市的風氣很快而且很銳敏的，幾乎可說沒有。

跟阿四同時代的，——而且也是封建社會的不二價的產物，還有幾個「瘋子」；童年的我常常喜歡同他們玩笑的；化一個小錢買得叫化子叫幾聲「老爺」的不第秀才，（在我的家鄉，「未青一衿」者，不能僭用「老爺」這尊稱，不過這是三十年前的事，近來是久矣廢除了那樣的「封建」的規矩了，誰今天有錢，他就是「老爺」了）以及想發橫財一年總有一次要到鎮外那大河裏「撈金刀金酒壺」（這是從我的家鄉的一個民間傳說來的，說是從前沈萬山的全是金器的伙食船就翻沉在那處的河道裏）的破落戶子弟。不過這樣的「科第迷」「財迷」的瘋子，說來也太陳腐了；還是一筆表過。

現在我要說的卻是另一「型」的瘋子。也是兩個。

大約是民國的第二三年罷，民間頗有些「破除迷信」的呼聲。本來呼聲自呼聲，迷信自迷信，兩方面是「河水犯不了井水」的樣子；可是那一回大概是因為要「普及教育」了罷，立刻要開辦幾個單級的小學校，「以符功令」好，經費是有的，每校每年二百六十元左右，教師也是現成的，私塾的「猴子王」正待改業而窮秀才也正在找出路；只

是校舍沒有着落，於是所謂「破除迷信」也者第一次見之於事實了。有幾座破廟的老和尚被辦學的紳士們從「方丈室」趕到了「香積廚」，大佛殿上的菩薩搬一個轉身，（這就是說，請菩薩面壁思過），居然就教起「天地日月」來，成爲學校，有的居然還掛了「學校重地，閒人莫入」的虎頭牌兒。

我這裏要講的「瘋子」之一就在那時候產生。

這是一位怪老實相的中年人。有一張山羊臉，羊眼睛，和罕見的高鼻子。並不高大，些微有點「雞胸駝背」似的。不論冬天夏天，他總是一件褪色的藍竹布長衫；不論晴天雨天，他總帶着一柄油紙雨傘，挾在夾肢下的。

這一位「瘋子」第一回給我的印象簡直是不瘋的。他挾着雨傘，目不旁視地匆匆忙忙走過，極像個辦大事的人物。他在街上出現的時候，總是那樣一板正經，忙得不可開交的樣子。而他可也實在比誰也忙些。他要打聽鎮上誰家有「佛事」，他要趕到那邊，站在和尚背後，必恭必敬地看着和尚「拜懺」，直到「關燈」，如果碰到那家做「佛事」

的人家是「高門大戶」，「經堂」是擺在第二進的屋子裏，那麼，他還要跟門上的一「大叔」作揖說好話，非達到了放他進去的目的決不休止；如果碰到同一天裏有兩三處的「佛事」，那麼，他一定要處處都到，他會非常科學的地支配好了時間，先在甲處，看和尚們「開懺」，然後匆匆地趕到乙處丙處，也趕上了看得見「開懺」，然後再輪流地回到甲處，站在和尚背後。在這些時候，他不能把一堂懺從頭看到底了，那他就按着「有始有終」的意義不論怎樣忙不過來，「開懺」和「關燈」這兩大儀，他是一定要到場的。有時他因此會跑來跑去，忙了一天，連喫飯都沒有工夫；那時候，他臉上緊張的神氣就好比是一個指揮幾路戰線的總司令；那時候，有什麼人故意尋他的開心當街一把拉住了他的話，那他不是「絕裾而去」，便竟會兩道眼淚直淌，跪下去哀求。

「今天鎮上有幾堂懺，」他比和尚們知道得清楚。

「誰家該做週年了，誰家的老太太或是老太爺要轉十週年或者二十週年了。」他的消息比和尚還靈，並且比和尚還關心，早就在那裏四處打聽。

要是你看見他跛着方步在街上走過，那你就可斷定今天是一處佛事也沒有；要是在這時候，你朝他看一眼，那他就正經得了不得地跛到你跟前，並且鄭重告訴你：明後天將有誰家的佛事，拜什麼懺，幾個和尚，那一個廟裏的和尚……也許那將要做佛事的人家自己倒還記不得那麼清楚。

到「甲子年」齊盧戰爭那時候，這一位瘋子忽然不見了；有人說是被軍隊拉了去。當佚子，也有人說他出家做了和尚；真相不明。但是過不了多久，他的「第二世」又出現了。這「看和尚的瘋子」二世卻不及那位一世那麼虔誠。雖然也是逢懺必到，但這「二世」卻滿足於一家，不像「一世」似的東西奔波；並且這「二世」也不像那「一世」似的「站在和尚背後」必恭必敬地「看」；他還幫和尚們收拾法器，幫主人家招待客人；他並不是夏天冬天穿着竹布長衫，也沒有擎雨傘，他是更像一個平常人。碰到機會好，他亦常常叨擾主人家一頓飯，他似乎不大肯讓肚子叫苦。不用說這「二世」已經是「墮落」了的，但爲保存史料起見，我在這裏也附帶一筆。他當然不是我上文所說的「另一

型的瘋子」兩個中間的一個。

這所謂第二個「瘋子」不看和尚，而且也不是「專門一科」的瘋子；這就是說，他的瘋的徵象常常在變動。他不是「羊眼睛」他的是一個人氣苦了時那種發紅的有點像出神又有點像瞪視着什麼死不肯放開的眼睛。也沒有什麼衣服上的特異，也不拏什麼特別的記號似的東西。他是喜歡說話的，有時要罵人。他第一次有點「瘋瘋癲癲」是在距今七年前鎮上的小學校實行了男女同學，而且許多大姑娘都翦了頭髮的時候。不知道是怎樣一來，人們忽然發覺了他每天必得在那小學校門前踱過兩三回，而且一面踱，一面就罵：「男女不分；讀書麼？學軋姘頭。」他又發明了「大姑娘翦髮」的目的也是要使「男女不分」通姦時方便些，——男的可以扮做女的，混在女子隊裏，而女的也可以扮做男的，混在男子這面去。

這種觀念，本來不是他一個人專有的；可是只有他當衆叫出來，所以他就成了「瘋子」。然而單只這一點，他這「瘋子」的頭銜還是不大牢靠的。不久，他就更加和平常人

不同了。他整天在街旁的垃圾堆裏搗摸，把什麼爛魚的肚實——特別是鹹帶魚的尾尖，當寶貝似的收集起來，然後挨家挨戶去分送，鄭重地說：「攔在屋頂過一個禮拜，治小孩子的腦膜炎，靈驗得很！」人家不要，他就不肯走；被他纏得沒有辦法接收了時，他又疑心人家是敷衍他了，一定要親眼看着人家把這些臭東西擱到屋頂去。這可是不折不扣「瘋子」的行徑了。人家遠遠看見他來，就趕快關門。於是，蓬蓬蓬，他挨家敲了過去，結果把他收集得來的臭東西每家門前給放下一些。

然而他的異想天開還不止此。他收集垃圾的範圍擴大了，凡是臭爛的東西，不論是動物或植物，他全部收了來，堆在自己的家裏，他還找了幾個頑皮的孩子幫他收。等那臭東西生了蟲，他就像拾得了寶貝似的，趕快連蟲連臭東西送到他的鄰舍去，說是這些蟲可以做戒煙丸，上海有公司出了大價錢在那裏收買。（在這裏，我得注一筆，鄉鎮裏「有嗜好」的人近來是非常之多的。）

他還有許許多多「化腐臭爲神奇」的法子，好在垃圾堆在鄉間是取用不盡的。他

這樣的「瘋子」現在還沒有「第二世」出現。但我覺得一定會有，而且還會有更多的別種「型」的瘋子要產生。至於他呢，則就我所見的而言，他是機械勢力侵入農村而且正當農村急速地破產這混亂的現象中第一次產生的帶着「時代的烙印」的一個瘋子。像前回我講過的阿四那樣的瘋子，以及此次所講的專門要看和尙拜懺的瘋子，大概將來不會再見了罷？將來會多起來的，也許就是這樣的妄想，在臭腐東西裏找出治腦膜炎的方法以及戒烟丸之類的瘋子。他們本質上倒是最不瘋的，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是「瘋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四日

舊賬簿

去年有一位鄉先輩發願修「志」。我們那裏本來有一部舊志，是乾隆年間一位在我鄉做官的人修的。他是外路人，而且「公餘」纂修，心力不專，當然不免有些不盡不備。但這是我鄉第一部「志」。

這一回，要補修了，經費呢，不用說，那位鄉先輩獨力擔任；可是他老先生事情忙得很，只能在體裁方面總其成，在稿子的最後決定時下一判斷，事實上的調查搜輯以及初稿的編輯，他都委託了幾個朋友。

是在體例的釐訂時，他老先生最費苦心。他披覽各地新修的縣志鎮志，參考牠們的體例；他又儘可能的和各「志」的纂修者當面討論；他爲此請過十幾次的客。

有一次請客，主要的「貴賓」是一位道貌岸然，長鬚子的金老先生。他是我們鄰鎮

的老輩，他修過他自己家鄉的「志」——一部在近來新修的志書中要算頂完備的鎮志。他有許多好意見。記得其中之一是他以為「鎮志」中也可有「賦稅」一門，備載歷年賦稅之輕重，而「物價」一項，雖未便專立一門，卻應在有關各門中特別注意；例如在「農產」頂好能夠調查了歷來農產物價格之漲落，列為詳表，在「工業」門，亦復如此。老先生的意見，沒有人不贊成。但是怎樣找到那些材料呢？這是個問題。老先生捋鬚微笑道：「這兒，幾十年的舊賬簿就有用處。」

從那一頓飯以後，我常常想起了我小時看見的我家後樓上一木箱的陳年舊賬簿。這些舊賬簿，不曉得以何因緣，一直保存下來，十歲時的我，還常常去翻那些厚本子的後邊的空白紙頁，撕下來做算草。但現在，我可以斷定，這一木箱的陳年舊賬簿早已沒有了。是燒了呢，或是「換了糖」？我記不清。總之，在二十年前，牠們的命運早已告終。而我也早已忘記我家曾經有過那麼一份不值錢的「古董」。

現在經那位金老先生一句話，我就宛然記得那一厚本一厚本的舊賬簿不但供給

過我的算草稿，還被我搬來搬去當作墊腳磚，當我要找書櫃頂上一格的木板舊小說的時候；那時候，我想不到這些「墊腳磚」就是——不，應該說不但是我家「家乘」的一部分，也就是我們「鎮志」的一部分。

實在的，要曉得我們祖父的祖父曾經怎樣生活著，最能告訴我們真實消息的，恐怕無過於陳年的舊賬簿。

我們知道我們的歷史，也無非是一種「陳年舊賬簿。」但可惜這上頭，「虛賬」和「花賬」太多！

我們又知道我們讀這所謂「歷史」的陳年舊賬簿得有「眼光。」不但得有「眼光」，而且也得有正確的「讀法。」正像那位金老先生有他的對於「陳年舊賬簿」的正確的「看法」一樣。

在這裏，我就想起了我所認識的一位鄉親對於他家的一疊「陳年舊賬簿」的態度。

這一位鄉親，現在是頗潦倒了，但從前，他家也著實過得去，證據就在他家有幾十年的「陳年舊賬簿」——等身高的一疊兒。他的父親把親手寫的最後一本賬簿放在祖傳的那一堆兒的頂上，鄭重地移交給他——那還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他呢，從老子手裏接收了那「寶貝」以後，也每年加上一本新的，厚厚的一本兒。那時候，他也著實過得去。可是近幾年來，就不同了。證據就在他近年來親手寫的賬簿愈來愈薄，前年他嘆氣對人說：「只有五十張紙了！」說不定他今年的賬簿只要二十張紙。

然而他對於「陳年舊賬簿」的態度是一貫的沒有改過。不——應該說，他的境遇愈窘則他對於他那祖傳的「陳年舊賬簿」的一貫的態度就更加堅決更加頑強。例如：三五年前他還沒十分潦倒的時候，聽得人家談起了張家討媳婦化多少李家嫁女兒化多少，他還不過輕輕一笑道：「從前我們祖老太爺辦五姑姑喜事的時候，也用到了李家那個數目，先嚴大婚，化的比張家還要多些；這都有舊賬簿可查！然而你不要忘記，那時候，油條只賣三文錢一根！」從前年起，他就不能夠那麼輕輕一笑了事了。前天大年夜，米店

的伙計在他家裏坐索十三元八角的米賬的時候，他就滿臉青筋直爆，發瘋似的跳進跳出嚷道：「說是宕過了年，燈節邊一定付清，你不相信麼？你不相信我家麼？我們家，祖上傳來舊賬簿一疊，你去看看，那一年不是動千動萬的大進出！我肯賴掉你這十三元八角麼？笑話，笑話！」他當真捧了一大堆的「陳年舊賬簿」出來叫那米店伙計「親自過目。」據說，那一個大年夜他就恭恭敬敬溫讀了那些「陳年舊賬簿」一夜。他感激得掉下眼淚來，只喃喃地自言自語著：「祖上那一年不是動千動萬的進出……鎮上那些暴發戶誰家拿得出這樣一大堆的舊賬簿！哦，拿得出這樣一大堆的幾十年的舊賬簿的人家，算來就只有三家：東街趙老伯，南街錢二哥，本街就只有我了！」他在他那祖傳的「陳年舊賬簿」中找得了自傲的確信。過去的「黃金時代」的溫誦把他現在的「潦倒的痛瘡」輕輕地揉得怪舒貼。

這是對於「陳年舊賬簿」的一種「看法。」而這種「看法」對於那位鄉親的效用好像還不只是「擋債」，還不只是使他「精神上勝利」，揉平了現實的「潦倒的痛

術。這種「看法」據說還使他能夠「心廣體胖，一隨遇而安。例如他的大少爺當小學教員，每月薪水十八元，年青人不知好歹，每每要在老頭子跟前吐那些更沒有別的地方讓他吐的「牢騷」；這當兒，做老子的就要「翻著舊賬簿」說：「十八元一月，一年也有二百元呢；從前你的爹爹還是優貢呢，東街趙老伯家的祖老太爺請了去做西席，一年才一百二十呀！你不相信，查舊賬簿，祖上親筆寫得有哪！」

這當兒，我的鄉親就忘記了他那「舊賬簿」也寫著油條是三文錢一根！

雖然照這位鄉親精密的計算，我們家鄉只有三家人家「該得起」幾十年的「陳年舊賬簿」；但是我以為未必確實。差不多家家都有過「舊賬簿」，所成問題者，年代久遠的程度罷了。自然，像那位鄉親似的「寶貝」著而且「迷信」著「舊賬簿」——甚至還誇耀著他有「那麼一疊的舊賬簿」的，實在很多；可是並不寶愛「舊賬簿」拿來當柴燒或者換了糖的，恐怕也不少。只是能夠像上面說過的那位金老先生似的懂得「舊賬簿」的真正用處的，卻實在少得很呵！

又有人說，那位鄉親的「舊賬簿」看法還是那位跟他一樣有祖傳一大疊「舊賬簿」的東街「趙老伯」教導成的，雖然「趙老伯」自家的「新賬簿」卻一年一年加厚，——他自家並不每事「查舊賬」而是自有他的「新賬」。

不過，這一層「傳說」，我沒有詳細調查過，只好作爲「懸案」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查舊賬」之時。

狂歡的解剖

從前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十三世紀那時候，有些青年人——大都是那時候幾個新興商業都市新設的大學校的學生，是很會尋快樂的。流傳到現在，有一本放浪者的歌，算得是「黑暗時代」這班狂歡者的寫真。

放浪者的歌裏收有一篇題爲於是我們快樂了的長歌，開頭幾句是這樣的：

且生活著罷，快活地生活著，

當我們還是年青的時候；

一旦青春成了過去，而且

潦倒的暮年也走到盡頭，

那我們就要長眠在黃土荒墟！

朋友，也許你要問：這班生在「黑暗時代」的年青人有什麼可以快樂的？他們尋快樂的對象又是什麼呢？這個，哦，說來也好像很不高明，他們那時原沒有什麼可以快樂的，不過他們覺得犯不著不快樂，於是他們就快樂了，他們的快樂的對象就是美的肉體（現世的象徵）——比之「紅玫瑰是太紅而白玫瑰又太白」的面孔，「閃閃地笑著……亮著」，像黑夜的明星似的眼睛，「迷人的胸脯，」勝過珊瑚梗的朱唇。」

一句話，他們什麼也不顧，狂熱地要求享有現實世界的美麗。然而他們不是頹廢。他們跟他們以前的羅馬人的縱樂，所謂羅馬人的頹廢，本質上是不同的；他們跟他們以後的十九世紀末年的要求強烈刺激，所謂世紀末的頹廢，出發點也是完全不同的。他們的要求享樂現世，是當時束縛麻醉人心的基督教「出世」思想的反動，他們唾棄了什麼未來的天堂，——渺茫無稽的身後的「幸福」，他們只要求生活得舒服些，像一個人應該有的舒服生活下去。他們很知道，當他們眼光光望著「未來的天堂」的時候，那幾千個封建諸侯把這世界弄得簡直不像人住的。如果有什麼「地獄」的話，這「現世」就

是他們不希罕死後的「天堂」他們卻渴求消滅這「現世」的活地獄；他們的尋求快樂是站在這樣一個積極的出發點上的。

他們的「放浪的歌」是「心的覺醒」而這「心的覺醒」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他們是趁了十字軍過後商業活動的漲潮起來的「暴發戶」他們看得清楚，他們已經是一些商業都市裏的主人公，而且應該是唯一的主人公。他們這種「自信」這種「有前途」的自覺，就使得他們的要求快樂跟羅馬帝國衰落時代的有錢人的縱樂完全不同，那時羅馬的有錢人感得大難將到而又無可挽救，於是「今日有酒今日醉」了；他們也和十九世紀的「世紀末的頹廢」完全不同，十九世紀末的「頹廢」跟「羅馬人的頹廢」倒有幾分相似。

所謂「狂歡」也者，於是也有性質不同的兩種：向上的健康的有自信的朝氣蓬勃的作樂，以及沒落的沒有前途的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縱樂。前者是「暴發戶」的意識，後者是「破落戶」的心情。

這後一意味的「狂歡」我們也在「世界危機」前夜的今年新年裏看到了。據路透社的電訊，今年歐美各國「慶祝新年」的熱烈比往年「進步」得多。華盛頓、紐約、羅馬、巴黎，這些大都市，半夜裏各教堂的鐘一齊響，各工廠的汽笛一齊叫，報告一九三五年「開幕」了；幾千萬的人在這些大都市的街上來往，香檳酒突然增加了銷耗的數量……真所謂滿世界「太平景象」。然而同時路透社的電訊卻又報告了日本通告廢除華盛頓海軍條約，美國也通過了擴充軍備的預算，二次世界大戰的「鬧場鑼鼓」是愈打愈急了。在兩邊電訊的對照下，我們明明看見了「今日有酒今日醉」那種心情支配著「今日」還能買「酒」的人們在新年狂歡一下。

我記起陽曆除夕百樂門的情形來了。約莫是十二時半罷，忽然音樂停止，跳舞的人們都一下站住，全場的電燈一下都熄滅，全場是一片黑，一片肅靜，一分鐘，兩分鐘，突然一抹紅光，巨大的「1935」四個電光字滿場的掌聲和歡呼雷一樣的震動，於是電燈又統統亮了，音樂增加了瘋狂，人們的跳舞歡笑也增加了瘋狂。我也被這「狂歡」的空氣噎住。

了，然而我聽去那喇叭的聲音，那混雜的笑聲，宛然是哭，是不辨哭笑的神經失了主宰的號啕！

我又記起廢曆年的前後來了。這一個「年關」比往年困難得多，半個月裏倒閉的商店有幾十，除夕上一天，又倒閉了兩家大錢莊，可是「狂歡」的氣勢也比往年「濃厚」得多。下午二點鐘，幾乎所有的旅館全告了客滿。並不是上海忽然多了大批的旅客，原來是上海人開了旅館房間作樂。除夕下午市場上突然流行的謠言——日本海軍陸戰隊要求保安隊繳械的消息，似乎也不能阻止一般市民瘋狂地尋求快樂，不也許因此他們更需要發狂地樂一下。影戲院有半夜十二時的加映一場，有新年五日內每日上午的加映一場，然而還嫌座位太少。似乎全市的人只要袋裏還有幾個錢娛樂的，那怕是他背上有千斤的債，都出動來尋強烈刺激的快樂。在他們臉上的笑紋中，（這紋，在沒有強笑的時候就分明是愁紋，是哭紋，）我分明讀出了這樣的意思：「今天不知明天事，有快樂能享的時候，且享一下罷，因為明天你也許死了！」

而這種「有一天，樂一天」的心理並不限於大都市的上海，廢曆新年初六以後的報紙一邊登著各地的年關難過的恐慌，一邊也就報告了「新年熱鬧」的勝過了往年。「越窮是越不知道省儉呵！」這樣慨嘆著。不錯，不窮而到了窮的，明明看見沒有前途的「破落戶」是不會「省儉」的，他們是「得過且過」；現在還沒「窮」，然而恐怖着「明天」的「不可知」的人們，也是不肯「省儉」的，他們是「有一天，樂一天」例外的只有生來就窮的人，餓肚子的人，他們跟發瘋的「狂歡」生不出關係。

我又記起廢曆元旦瞥見的一幕了。那是在二二八火燒了的廢墟上，一隊短衣的人們拿着鋼叉，關刀，紅纓槍，帶一個彩繪的布獅子。他們不是賣藝的，他們是什麼國術團的團員，有一面旗子。我看見他們一邊走，一邊舞他們的布獅子，一邊興高采烈地笑着叫着。我覺得他們的笑是「除夕」晚上以及這「元旦」一日我所聽到的無數笑聲中唯一的例外。他們的，沒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音調，然而他們的笑，不知怎地，我聽了總覺得多少是原始的，蒙昧的，正像他們肩上閃閃發光的鋼叉和關刀！

「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狂歡」時時處處在演着，不過時逢「佳節」更加表現得尖銳罷了。我好像聽見這不辨悲喜的瘋狂的笑，從倫敦，從紐約，從巴黎，柏林，羅馬，也從東京，從大阪……我好像看見他們看着自己的墳墓在笑。然而我也聽得還有另一種健康的有自信心的朝氣的笑，也從世界的各處在震盪；我又知道這不是爲了「現世」的享樂而笑，這是爲了比「放浪者的歌」更高的理想，因爲現在到底不是「中世紀」了。

一九三五，二月二十。

上海

一 我的二房東

在旅館裏只住了一夜，我的朋友就同我去「看房子」。

真是意外，沿馬路的電燈柱上，里門口，都有些紅紙小方塊，爛瘡膏藥似的，歪七豎八貼着。這是我昨天所不會看到的，而這些就是「餘屋分租」的告白。

我們沿着步行道慢慢地走去，就細讀那些「召租文學」。這是非常公式主義的，「自來水電燈齊全，客堂竈披公用，租價從廉」云云。不進去看是無所適從的，於是我們噹噹地叩着一家石庫門上的銅環了。我敢賭咒說，這一家石庫門的兩扇烏油大門着實漂亮，銅環也是擦得晶晶耀目，因而我就料想這一家大約是當真人少房子多，即所謂有「餘屋」了。但是大門一開，我就怔住了；原來「天井」裏堆滿了破舊用具，已經頗無「餘」

地。進到客堂，那就更加體面了；舊式的桌椅像「八卦陣」似的擺列着。要是近視眼，一定得迷路。因為是「很早」的早上九點鐘，客堂裏兩張方桌構成的給「車夫」睡的臨時牀舖還沒拆卸。廂房門口懸一幅古銅色的門帘，一位蓬鬆頭髮的尖臉少婦露出半截身子和我們打招呼。我們知道她就是「二房東」太太。

她喚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僕引我們上樓去看房間。在半樓梯，我第二次怔住了。原來這裏有一個箱子形的擱樓，上海人所謂「假二層」，箱子口爬出來一位赤腳大丫頭。於是我就有點感到這份人家的「屋」並不怎樣「餘」了。

客堂樓和廂房樓本不是我的目標。但聽那裏邊的咳嗽聲和小孩子的哭鬧也就知道是裝滿了人。我的目標是後廂房。這是空的，即所謂「餘屋」。然而這裏也有臨時擱樓，一伸手就碰到了那擱樓的板壁。

「這也在內麼？」

我的朋友指着擱樓說。

二房東的女僕笑了一笑，就說明這擱樓，所謂「假三層」還是歸二房東保留着，並且她這女僕，就宿在這擱樓上。

我再也忍不住了，連說「房子不合式」，就同我的朋友逃下樓去。這回卻要請我們走後門了。穿過那竈間的時候，我瞥眼看見這不滿方丈的竈間裏至少擺着五付煤球風爐。

「那人家，其實並沒有餘屋呀！」

到了馬路上的時候，我就對我的朋友說：

但是馬路旁電燈柱上和里門口，有的是數不清的「餘屋分租」告白。我們又接連看了幾家，那並不是真「餘」的現象是到處一樣。我覺得頭痛了。而我的朋友仍舊耐心地陪了我一家一家看過去。他說：

「上海人口據說是有三百萬啦，除了極少數人住高大洋房，那是真真有餘屋，而且餘得太多，可是決不分租，其餘百分之九十的上海人還不是這樣裝沙田魚似的裝起來

麼？這是因爲房租太貴，而一般上海人就頂不講究這一個住字。還有，你沒看見閘北的貧民窟呢！

我的朋友是老上海，他的議論，我只好接受。並且我想：在現社會制度下，世界的大都市居民關於住這方面，大概都跟上海人同一境地。

最後，我「看」定了一家了。那是在一條新舊交替的馬路旁的一個什麼里內。這一簇房屋的年齡恐怕至少有二十多歲。左右全是簇新的三層樓新式住宅，有「衛生設備」，房租是以「兩」計的。可是這些新房子總有大半空着，而這卑謙的齷齪的舊里卻像裝沙田魚的罐頭。上海的畸形的「住宅荒」在這裏也就表現得非常顯明。

這些老式房子全是單幢的，上海人所謂「一樓一底」。然而據說每幢房子裏至少住三家，分佔了客堂，客堂樓和竈披樓。多的是五家，那就是客堂背後以及客堂樓背後那麼只夠一隻牀位的地方，也成立了小家庭。我住的一幢裏，布置得更奇：二房東自己住了統客堂樓，上是一家住了統客堂樓，又一家則高高在上，住了曬臺改造成的三層樓，我住

的是竈披樓底下的竈披也住了一家。

同是沙田魚那樣緊裝着，然而我的這位二房東以及鄰居們在經濟地位上就比我第一次「看」的那份人家要低得多又多呢！但是對於我，這裏的竈披樓並不比那邊的後廂房差些，租錢卻比那邊便宜。

二房東是電車公司裏的查票員，四十多歲的矮胖子。他在住的問題上雖然很精明，然而穿喫玩都講究。他那包含一切的統客堂裏，常常擠着許多朋友，在那裏打牌，鬩飲。

然而他對於「住」一問題，也發表過意見；那是我搬了去的第二天早上：

「朋友！這麼大一個竈披樓租你十塊錢，天理良心，我並沒多要你的！有些人家靠做二房東喫飯的，頂少也要你十四塊。我這房子是搬進來頂費大了，嚇，他媽的，四百塊！我只好到三房客身上找點補貼，對不對？」

「哦，哦，好大的頂費！有多少裝修呢？」

「有個屁的裝修，就只那曬臺上的假三層，按月拿八塊錢連電燈的房租。我是借了。」

紅頭阿三的皮球錢來頂這房子的，我有什麼好處？」

我好奇地問他爲什麼要頂下來呢？我替他大略一算，他借了高利貸化那麼大本錢做二房東似乎當真沒有多大好處。

「一個人總得住房子呀！我本來住在那邊××里，」他隨便的舉手向西指了一指，「自己住客堂樓，竈披樓，租出了底下，竈披公用，那不是比這裏寫意得多？可是大房東要拆造了，翻造新式房子，就是那邊高高的三層樓，我只好搬走。上海地方房子一翻造，租錢就要漲上一倍。我住不起，只好頂了這幢來，自家也馬馬虎虎擠緊些。」

我相信二房東這番話有一部分的真理。在上海，新房子愈多造，則人們愈加擠得緊些。那天我和朋友「看」房子的時候，也因好奇心的驅使，敲過幾家新式房子的大門。這些住了三層樓「衛生設備」的人家，竟有把浴間改造成住人的房間來「分租」的。我當時覺得很詫異，以爲既然不要浴間，何必住新式房子。可是我的朋友也說是房錢太貴了，人們負擔不起，而又找不到比較便宜的舊式房子，就只好「分租」出去，甚至於算盤

打倒浴室上頭。

由此可知我的這位二房東查票員毅然借了高利貸頂下這房子來，也是再三籌畫的結果。

二 我的鄰居

到上海來，本要找職業。一連跑了幾處，都是「撞木鐘」。不知不覺住上了一星期，雖然「大上海」的三百萬人怎樣生活，我不很了了，——甚至同里內左右鄰人的生活，我也不知道，可是同一後門進出的三位鄰居終於混熟了。

先是跟住在竈披裏的一家做了「朋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我每天總得經過他們的「大門」。第一次見面的儀式是點頭，各人臉上似笑非笑地，喉管裏咕嚕了一聲；後來就漸漸談話。這位三房客，——就稱他爲「下鄰」罷，大約三十開外，尖下巴，老鼠眼睛，好像有老婆，又好像沒有老婆。職業呢，也好像有，也好像沒有。每天總有幾個人，長衫的或

短衫的，到他「家」裏唧唧噥噥好半天纔走。有一次，我經過他「家」，剛好那「大門」開了一條縫，我瞥眼看見裏頭有黃豆樣的燈火，一個人橫在旁邊捧着竹節短槍。這是抽鴉片烟，我知道。我笑了笑，也就走過了。但是回來的時候卻碰到那位「下鄰」站在他自家門口，我們照例把嘴唇皮縐成個笑樣，就算打過招呼，不料我的這位「下鄰」忽然請我「進去坐坐。」

屋子裏只有他一人，倒收拾得乾乾淨淨，黃豆大的燈火和短槍都不見了。他很關心似的問我「尋着生意」沒有，聽說了還沒有，他就側着臉，搔頭皮，又說他認識一個朋友，「人頭很熟」，他願意同我介紹。我自然「感謝」了。末了，他拿出一個紙包來，說是朋友寄存在他那裏的，可是他「家」裏門戶不謹慎，想寄到我房裏去，「明後天就來拿去。」

紙包不大，卻很有點分量。我當即猜到是「土」。我老實不很願意招惹這些閒事，但因為面皮嫩，又想到鴉片已經公賣，在上海地方「家」裏有「土」並不犯法，我也就接收了。這就是所謂「出門人大家幫忙。」

回到房裏我偷偷地打開紙包角一看，纔知道不是「土」而是些小小的紅色丸子。我直覺到這一定是報上常見的什麼「紅丸」了。紅丸在上海是查禁的，我真糟了！然而我既答應代保管，我就不好意思送回去，結果我把它藏在牀下。

幸而當天晚上我的「下鄰」就來取他的寶貝了。我裝出了開玩笑的樣子對他說道：「喂，朋友！你有這號貨色，也沒請我嚐嚐，多麼小氣呀！再者，你爲什麼不老實告訴我呢？我可以藏得好些。」

那「下鄰」只是閃着老鼠眼睛笑。

從這一回以後，我和他算是有了特別交情。漸漸我知道他的職業是販賣紅丸，以及讓人到他「家」來過癮，一種最簡陋的「私燈」。他自己也抽幾口，可是不多。

「現在，賣鴉片是當官，賣紅丸就算犯法，他媽的，要說到害人，還不是一樣！不過人家本錢大，就賣鴉片，我是喫虧本錢太小罷了！」有一天，他忽然發牢騷；他說這番話時，一對老鼠眼睛閃閃地就像要咬人家；於是，又像看透了什麼似的，他摸着尖下巴，很有自信地

接着說下去：「鴉片不能禁，不敢禁，爲的一禁了，上海地面就出亂子，可是你瞧着罷，將來總有一天紅丸也要當官！你說，上海是有錢人多呢，還是窮人多？」

「自然是窮人多啦！可是怎麼鴉片一禁就得出亂子？」

我熱心地反問；近來我覺得這位不正當職業的「下鄰」頗有意思了。

這可打開了這位「下鄰」的話匣子。他很「義憤」似的罵那些販賣黑貨的，他把販賣黑貨的內幕說了出來——自然一半是他們中間的「傳說」，然而又一半大概是真的，末了，他看定了我問道：

「你想想，要是當真禁鴉片，這一班人那裏來飯喫？他們砸了飯碗，還不惹事麼？我們販紅丸的，搶了他們的生意，就說紅丸頂毒，要禁了；可是朋友，上海人一年一年窮下去了，喫不起鴉片，只好拿紅丸來過癮，我們這項生意是一年年做大。將來總有一天，紅丸也要當官，哈哈！」

這位「下鄰」是老門檻，他的議論，我不能贊一詞。他以為無論什麼「生意」一有

了勢力——能夠養活一幫人，而這一幫人喫不飽時便能搗亂，那就只好讓這項「生意」當官；他這「當官哲學」也許是對的。可是他忘記了一點：無論什麼「生意」既當官了，本錢大的就可以壟斷。我立刻將這意思對他說了。他好像很掃興，又側着臉搔頭皮，勉強乾笑着說道：

「保不定下次航空獎券就有我的頭彩呀！」

後來我知道這位「下鄰」原先也是斯文一脈，是教書的，不知道怎樣一來就混到了這條「紅路」上去了。這話是住在統客堂樓的鄰居告訴我的。

這位「前鄰」是個有職業的人了。有老婆，也有孩子，本人不過三十歲左右，眼前的職業是交易所經紀人的助手。我同他是在扶梯上認識起來的。全幢房子裏要算他最有「長衫朋友」的氣味。而我也還是還沒脫下「祖傳」的長衫，所以很快地我們倆也成爲「朋友」了。

不用說，我們倆朋友之亂成，是我一方主動的。因爲我妄想著，或者他有門路給我介

紹一個職業。

我忘記不了我講起找職業時他的一番談話。當他知道了我的經濟情形，並且知道我是挾著怎樣的指望到上海來的，他就很懇切地說：

「你不要見怪，照我看來，你還是回鄉下去想法子罷！」

「哦，哦？」我苦悶地喊出了這疑問的聲音來。

「你現在是屋漏碰到連夜雨，」他接着說，「你到上海來托朋友尋事體，剛剛你的朋友自己也沒事體，你的運氣也太壞！可是你就算找到了事，照你說的一個月三四十元，眼前想想倒不錯，混下去纔知道苦了。」

「哎，哎！我只要夠開銷呀！」

「哈哈，要是夠開銷，倒好了，就爲的不夠呀！你一個月拿三十多元，今年是夠開銷了，明年就不夠。」他提高了嗓子，眼睛看着我的臉，「照你所說，你的事情只有硬薪水，沒有『外快』，在上海地面靠硬板板的薪水過日子，還要餓死的！」

「哦，哦！」

「你想，住在上海，開銷是定規一年大一年，你的薪水卻不能一年加一年，那不是今年夠開銷，明年就不夠了麼？所以我們在上海混飯喫，全靠『外快』來補貼。正薪水是看得見的，『外快』就大有上落。頂少也得個一底一面。譬如我們的二房東，他要是單靠正薪水，那裏會喫得這麼胖胖的？」

我用心聽著，在心裏咀嚼著，不知不覺怔住了。過一會兒，我鼓起了勇氣問道：

「那麼，你看我能不能改行呢？我這本行生意只有正薪水，我想來一定得改行了。」

談到這裏，我的「前鄰」就笑而不答。但好像不叫我絕望，他遲疑了半晌，這纔回答道：「人是活的，立定主意要改，也就改了。譬如我，從前也不是喫交易所的飯，也是混不過去纔改了行的。」

我覺得是「機會」來了，就立刻傾吐了求他幫忙介紹的意思。他出驚地朝着我看，好像我這希望太僥倖。但他到底是「好人」，並沒挖苦我，只說：

「你既然想進這一行，就先留心這一行裏的門檻罷。」

我自然遵教。以後碰到他在「家」時，我就常常去找他閒談，希望得點交易所的知識。但是「知識」一豐富，我就立刻斷定這一行我進不去。因為第一須有腳力很大的保人。我這希望誠然是太僭妄了呵！

在我熱心於這項幻想的時候，因為悶在「家」裏無聊，就時常到北京路，寧波路，漢口路一帶觀光。這裏是華商銀行和錢莊的區域。我記不清那許多大大小小的銀行名字，只覺得其多出乎我意料之外；這些銀行的名字，鄉下人都不知道，然而有錢的鄉下人帶了錢到上海來「避難」，可就和這些銀行發生關係了。銀行的儲蓄部儘量吸收這些鄉下逃來的金錢。

我的「前鄰」的上司——交易所第×號經紀人，據說就「代表」了好幾家銀行，有一天，我跟我的「前鄰」到交易所去看過。這位經紀人手下有六七個「助手」，而我的「前鄰」夾在中間好像異常渺小。他只聽從另一助手的指揮，伸出手掌去，漲破了喉

管似的叫——據說這就是「做買賣」。可是後來回「家」後我的「前鄰」問起我「好不好玩」的時候，他驀地正色莊容賣弄他的「本領」道：

「你不要看得伸手叫叫是輕便的差使，責任可重要得很呢！公債的漲跌，都從我的伸手叫叫定局的。哪幾萬人的發財破產都要看我這伸手叫叫！」

聽了這樣的話，我只有肅然起敬的份兒。而且我相信他的話並不是吹牛。雖則他的「伸手」和「叫叫」就同傀儡戲中的木偶一樣全聽命於他的上級同事——另一助手，可是我仍舊原諒他的自豪，因為那另一助手也是同樣的木偶，聽命於更上級的那個經紀人，而經紀人的背後牽線者則是那幾個銀行。

三 二房東的小少爺

我的朋友答應再等一星期就有確定的消息。我算算袋裏的家財，還可以混上兩星期，於是我就安心再等他幾天。

出門去，多少得化幾個錢，我整天守在「家」裏，有時悶氣不過，就到里門口看街景。這樣，我就同二房東的小少爺發生交情了。他是在小學校念書的，可是下午三點以後就看見他挾了書包，在弄堂裏或是馬路旁呼朋引友玩耍。

我去參觀過那個小學校。這是上海所謂「弄堂小學」，差不多每一弄堂裏總有這麼一兩所校舍。就是「一樓一底」的房子，我所參觀的那個小學校則同普通人家一樣，也是「後門進出」。竈披作了辦公室兼號房，還兼了「學校商店」，樓上樓下是兩個課堂，「天井」裏搭了亮棚，卻是校長太太的香房了。校門外的弄堂就是上體操課的操場。這些「弄堂小學」實在就是私塾，然而到底比私塾「高明」些罷。二房東的小少爺在「弄堂小學」裏四年，居然能看「小書」了。所謂「小書」是半圖半字的小說，名爲「連環圖畫小說」，「三國志封神傳」，「水滸七俠五義」，差不多所有的舊小說，都有簡易的「連環圖畫」一本。我第一次看見二房東的小少爺拿着這種「小書」，一面走一面看的時候，我很驚奇。我拉住了他問道：

「什麼書，給我看一看！」

這位小朋友於是得意洋洋地對我誇說劍仙如何如何，俠客如何如何，——許多劍仙的名兒，我都不曾聽見過。他看見我對答不來，更加得意了，哈哈大笑了一陣，就拍着我的口袋問道：

「你有銅子麼？有，我就領你去。看。去。真。多！」

我還有點遲疑，可是這位小朋友拉着我就走。出了里門不多幾步，就是一所「公廁」，在那「公廁」的牆邊，有幾個孩子圍住了什麼東西，熱心地一面看，一面議論。我們也是朝那裏走去。於是我猛然想起往常見過一個老頭子守着兩扇門似的東西站在那「公廁」的旁邊，而那門樣的板上花花綠綠有些像是書。要不是二房東的小少爺今回引我去，我是萬萬想不到「公廁」旁邊就有書攤的。

到了那攤兒跟前，我又看見還有短衫朋友坐在板櫈上也在看這些小書。我的小朋友又拍著我的衣袋問道：

「銅板多不多？」

「六七個是有的。」我回答，一面仰臉看那花花綠綠的兩扇板門的書架子。

「六個就夠了！喂，老頭子，俠盜花蝴蝶！」

我的小朋友很內行似的，支配了我和那擺書攤的老頭子。於是一部什麼「俠盜」大約是薄薄的小冊子二十多本，到了我們手裏。我約略翻了一翻，方纔知道所謂「連環圖畫小說」者，不只是改編幾本舊小說，簡直還有「創作」，只要有劍仙，有俠盜，有飛劍，有機關埋伏，便有人歡迎。

並且我又知道這書攤上的書只出租，不出賣，租回家去看的，固然也有，但大多數是當場看了一套再換一套。我的小朋友門檻精得很，他和這老頭子有不成文契約，是六個銅子當場租看兩套。

於是我覺得這「公廁」旁邊的尺寸地簡直是圖書館，稱之曰書攤，還是太失敬了！這一次以後，我每逢在馬路上走，便看見到處有這些「街頭圖書館」，差不多每一

街角，每一里門口，每一工廠附近，都有這些兩扇板門的「圖書館」，而所有的書也同樣是那幾種「武俠」連環圖畫。看書的不盡是小孩子，也有大人，不過穿長衫的大人很少很少。

我知道上海並沒有完備的公共圖書館，現在我更知道上海卻有此種「通俗」的街頭圖書館，並且還撒下了異常精密的「閱覽網」呵！

一個星期的期間過後，我的職業還是沒有找到。我的朋友勸我再等一星期，再去碰碰門路，可是我覺得已經夠了。「住」的問題，「外快」的問題，「紅丸」的問題，內地銀子跑到上海變成公債的問題，已經叫了我了解上海是怎樣一個地方，而上海生活又是怎樣一種生活了。尤其那些「弄堂小學」和「街頭圖書館」在我腦子裏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我很懷疑，世界上找得出像上海那樣的第二個大都市麼？